木瓜浜儿童文学丛书

盛永明 著

爹是英雄

盛永明少儿小说精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纪出版

木瓜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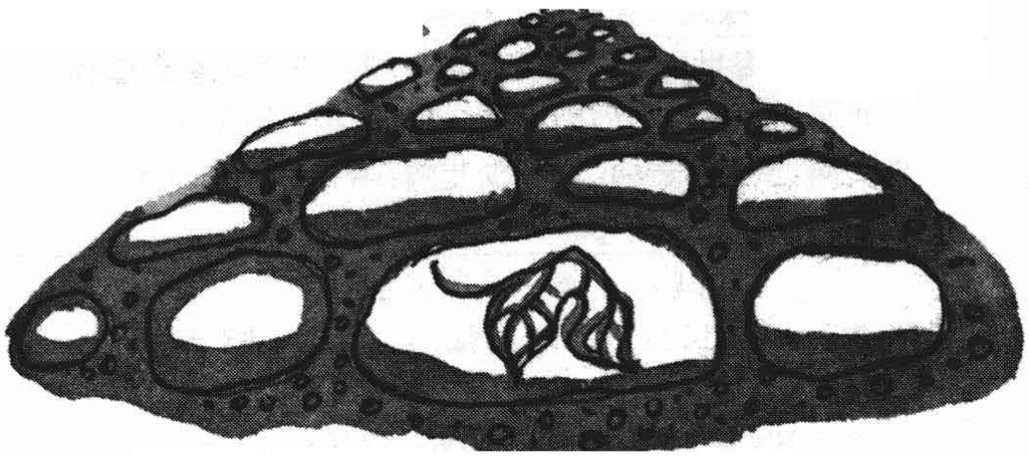
木瓜浜，江南一条小巷
街接着千年老街
与《诗经》保持来往

梦在那里生了翅膀
飞出了童年的纯真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324-8064-7
9 787532 480647 >
定价：13.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爹是英雄

盛永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爹是英雄：盛永明少儿小说精选/盛永明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9
（“木瓜浜”儿童文学丛书）
ISBN 978-7-5324-8064-7

Ⅰ. 爹… Ⅱ. 盛… Ⅲ.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459 号

“木瓜浜”儿童文学丛书

爹是英雄

盛永明少儿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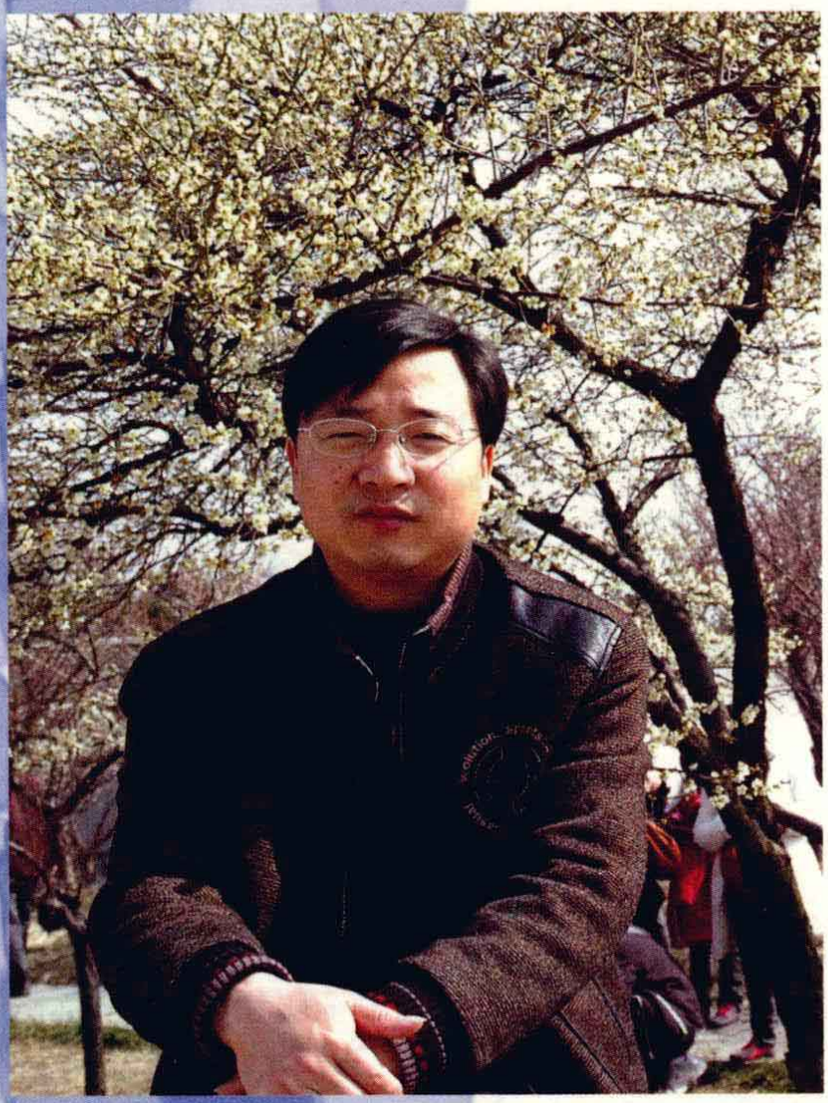
盛永明 著
陈 舒 图
钱 江 装帧

责任编辑：谢倩霓 庞 冬 美术编辑：钱 江
责任校对：黄亚承 技术编辑：裘兴海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4 字数：93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064-7/I·2952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盛永明，1972 年生，江苏昆山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曾在《儿童文学》《诗刊》《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发表；出版《家有花园》等散文集两部；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奖、全国首届老舍散文优秀奖等奖项，并入选《21 世纪文学大系——2005 年儿童文学》等年度精选本和各种文集。

关于本书

本书收集了作者8篇小说，以乡村小镇生活为背景，刻画了羊儿、木头、多莲等孩子对家庭、对父母、对亲人的爱和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从小就懂得体惜父母，也深深懂得穷人唯有靠读书才能有出路；苦难的家庭出身、心酸的童年经历、执著的人生追求……这些小说从多方面凸现了乡村少年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成长轨迹，读来感人至深。

目录 MULU

1. 今天不放羊 / 1

2. 拜亲 / 15

3. 爹是英雄 / 31

4. 木头扛书包 / 45

5. 学箍桶 / 62

6. 苹果“事件” / 82

7. 抛梁 /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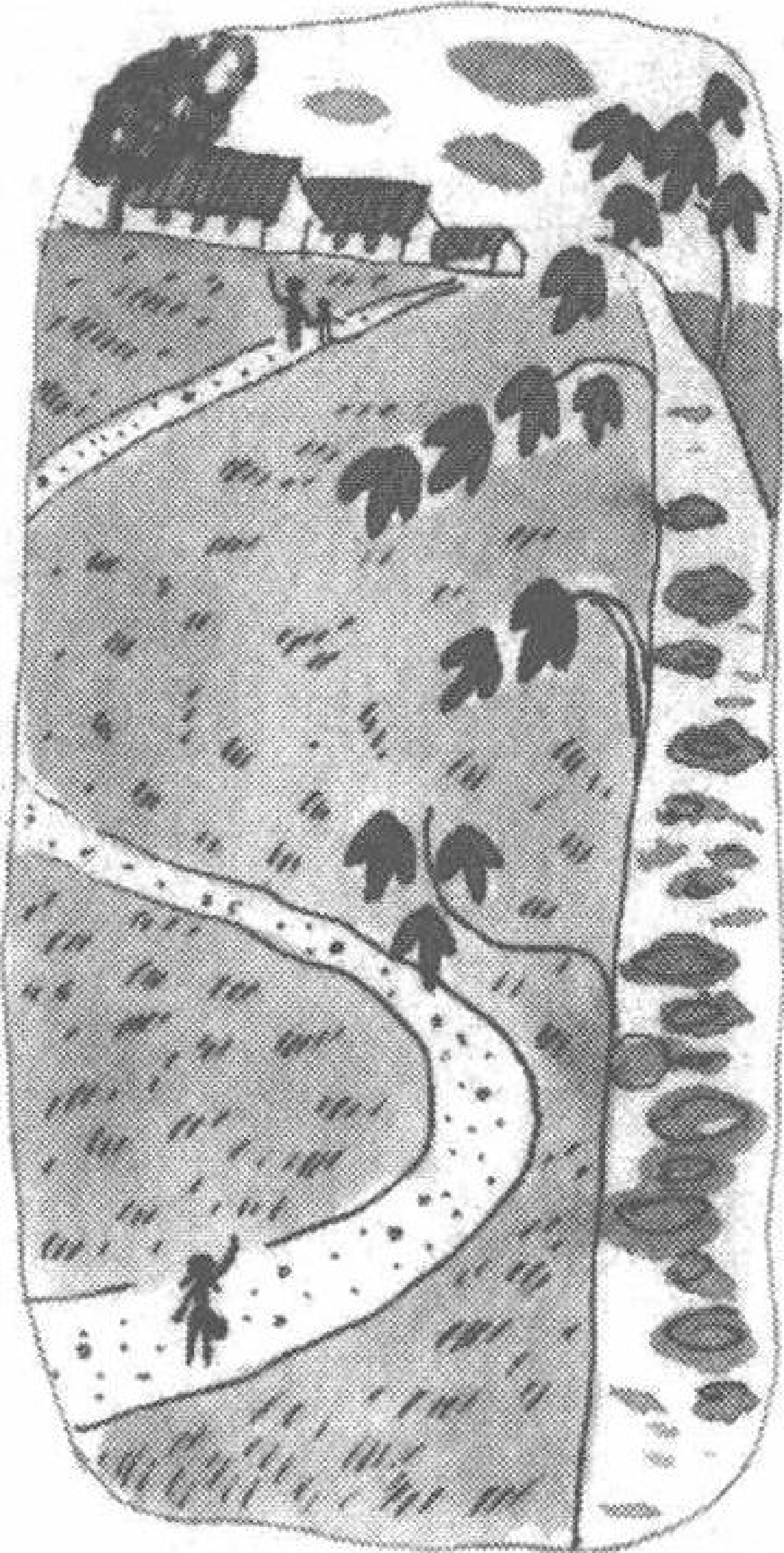
8. 是谁带走了弟弟 / 110

今天不放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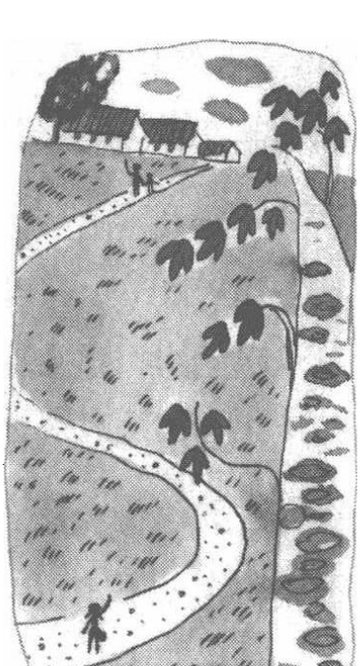
连绵不断的山峦如波涛般一层一层推向天边……

此时，正是早春薄暮时分，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山坡上羊儿在欢奔，牛儿悠悠地踏着步子，农家孩子赶着家畜，与西天的落日一同下山……羊儿挥动羊鞭子将自家的羊群赶回羊圈。十四岁的羊儿天天在山上放养维持她家生计的三十只羊。羊儿已超过上学的年龄，可她为了放养自家的羊，只能放弃上学。

这几天乡里下了通知，要求山村所有的孩子必须读完小学，否则乡里就要向各户多摊20元一人的管理费。羊儿听到这个消息，先是很开心，好像自己有书读了。可再一想家中的境况，恐怕娘还是不会答应，心里也就高兴不起来。羊儿将羊栅关好，便回屋煮饭烧水……羊儿爹五年前下山去开石，不幸山体崩塌，砸断了中枢神经，全身瘫痪，前年得病死了。留下羊儿娘拖扯一双儿女——羊儿



今天不放羊



连绵不断的山峦如波涛般一层一层推向天边……

此时，正是早春薄暮时分，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山坡上羊儿在欢奔，牛儿悠悠地踏着步子，农家孩子赶着家畜，与西天的落日一同下山……羊儿挥动羊鞭子将自家的羊群赶回羊圈。十四岁的羊儿天天在山上放养维持她家生计的三十只羊。羊儿已超过上学的年龄，可她为了放养自家的羊，只能放弃上学。

这几天乡里下了通知，要求山村所有的孩子必须读完小学，否则乡里就要向各户多摊 20 元一人的管理费。羊儿听到这个消息，先是很开心，好像自己有书读了。可再一想家中的境况，恐怕娘还是不会答应，心里也就高兴不起来。羊儿将羊栅关好，便回屋煮饭烧水……羊儿爹五年前下山去开石，不幸山体崩塌，砸断了中枢神经，全身瘫痪，前年得病死了。留下羊儿娘拖扯一双儿女——羊儿

和弟弟牛儿，生活相当艰苦。羊儿便早早替娘去做工，料理家务，上学只能留给弟弟牛儿。羊儿娘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时，羊儿已煮好晚饭。牛儿则早已一个人大口大口吃起晚饭来了。牛儿读三年级，成绩很差，令他娘伤心，甚至有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羊儿娘对儿子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长大有出息；平日对他也格外严格，可没用。于是羊儿娘一直想起羊儿爹，想着想着就落泪……羊儿便在一旁安慰娘，牛儿读书挺用功的，人也很聪明，就是贪玩。日后我看着他，让他考个一百分回来，让娘开心。羊儿娘抚摸着羊儿的脸，泪如雨下，对羊儿说不是娘不让你上学，是实在读不起，娘包的果园今年又遇虫灾了。唉……四十不到的羊儿娘已是两鬓斑白，那是生活过重的负担染白了她曾经有过的满头黑发。

“牛儿，功课做了没有？你怎么只知道吃？”羊儿娘放下锄头对趴在桌子上的牛儿说。

“娘，歇工了。”羊儿接过娘手里的锄头说。

“哎。”羊儿娘见了女儿，一天的疲惫顿时全无，女儿真是娘的贴心小棉袄。

“牛儿，吃了饭就去做功课，你怎么考试老是不及格？”

“娘，今天校长对我说，姐必须去上学，否则校长说要没收我家包的果园。”说罢牛儿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搁，下了凳子去里屋了。

羊儿听到弟弟跟娘这么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自己早想跟娘说了。其实娘不会不知道乡里发下来的通知，可娘为啥不说呢？羊儿娘心里实在有苦衷呀，若让女儿去读书，羊谁来放？自己去放，果园谁来种？若不让羊儿去上学，村里要来收每人 20 元管理费。家里哪来钱呢？羊儿娘心里感到说也难，不说也难。虽然女儿很听话，可村里领导不“听话”。羊儿娘吃着饭，看着羊儿不知说什么好呀。

“娘，我不去上学，人家来收管理费，你就对人家说没有，不就是了。他们不至于拆我家的房子吧。”羊儿看着娘说。

“可你刚才没听牛儿在说，再不让你去上学，人家就要没收我家的果园。”羊儿娘显得很忧伤，饭在嘴里难以咽下。又说：“其实娘是想让你去上学的，一个女孩不识字，大了终成问题。就像娘现在，人家拿来种果树的书，娘一个字也不识，只能看人家怎么种自己就怎么种，不懂还要问。有时人家忙得哪有工夫跟你说呢。可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自从你爹故世……”羊儿娘说着说着就落泪了。

“娘，先吃晚饭，有事明天再说吧。”羊儿说。

羊儿和娘默默地吃着晚饭，夜色慢慢笼罩了山峦。能见的几点星火，显得很明亮。

翌日早上，羊儿娘就催着姐弟俩起床。她对羊儿说：“羊儿，今天你与牛儿一起去上学吧。羊让娘放。”

羊儿没想到娘一夜之间就想通了让自己去上学。羊儿梳了梳辫子，便高兴地和弟弟去上学了。羊儿娘的这一举措，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村人没想到寡妇秀姑竟同意女儿去上学。那些有意不让女儿去念书的夫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便纷纷让自己的孩子放下手里的活，也去上学了。那天，学校突然变得热闹非凡，校长高兴地迎接前来上学的孩子，还特意去看了羊儿。整个山村，羊儿因爹早逝，全村算她家最贫困了。见贫困家庭的孩子都送来上学了，何愁其他家的孩子。校长显得很乐观。

羊儿因年龄偏大，被分在五年级。校长问羊儿跟得上吗？羊儿充满自信地说跟得上。羊儿虽然在家放羊，但她从未放弃读书。有时放羊放到学校旁边，还偷偷地旁听。有时弟弟做不出题目，都是她教的。第一天上课，老师有意提几个问题让羊儿回答，羊儿对答如流。老师们感到意外，都说羊儿很聪明。

羊儿上了一星期课之后，娘不让她去了。羊儿娘跟羊儿说了许多话。羊儿娘说之所以让羊儿上学，是为了保全娘承包的果园。现在人家都知道羊儿上学了，他们也不会来收管理费，更不会没收果园。这些日子，果园很忙，培土、浇肥。羊儿娘实在忙不过来，只能让羊儿去放羊了。羊儿听着娘的话，眼泪直往下淌。才上一个星期就不去了！羊儿娘也落泪，一边落泪一边对羊儿说：

“实在没办法。羊儿，娘实在是没法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呀。”

羊儿一个劲地抽泣。她心里明白，家里的负担太重了，让娘一个人操持，是太累了。

次日早上，羊儿娘把牛儿叫起来，对牛儿说：“牛儿，今天你去上课，老师问你姐为什么不来上课，你就说你姐生病，请病假。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老师问我姐为什么不来上课，就说病假。”牛儿重复了一遍娘的话。

牛儿吃了早饭背着书包上学去了。羊儿赶着羊上山放羊去了。

上完第二节课，校长把牛儿叫过来，问：

“毛牛儿，你姐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我姐病假，她生病了。”牛儿回答得很干脆。

“病好了，叫她马上来，毕业班，拖不得课。”说罢校长反剪着双手走了。

牛儿心中窃喜，真佩服娘的本领。等校长走后，有的同学便围了上来，问牛儿校长找他什么事？牛儿满脸堆笑地说校长问我姐怎么没来？我说我娘让她放羊去了，不来了。同学一阵哄堂大笑。有的问：“牛儿，那你刚才还跟校长说是病假呢。”

“哎呀，那是我娘编的，骗老师。”同学们又一阵哄堂大笑。

羊儿虽然放着羊，可她的心依然在课堂上。她多么希望自己能

重新走进课堂，在课堂里听老师上课。有时她早早将羊赶到临近学校的山坡上，自己在不远处听课堂里朗朗的读书声。那时候，羊儿感到自己也在课堂里，只是课堂很大，离老师很远。她捧着书，听着老师教学生朗读课文，自己也跟着读。天儿很蓝，羊群在山坡上悠悠地吃着草。羊儿便躺在山坡上，背着一篇一篇课文。待西边的太阳渐渐落下后，便赶着羊群回家。每天对羊儿来说都有新的收获。而她娘只要羊儿照看羊群，心里很是满足，不需要羊儿再做别的家务。羊儿娘心里一直感到自己愧对女儿。现在只要女儿安心放羊，不提上学，心里就非常感激了。于是羊儿稍有空闲，就拿出书本来看。有时与牛儿一起趴在桌子上做题目。这是羊儿娘最愿意看到的，她希望羊儿帮助牛儿，牛儿读书很不用功，成绩在班上常是倒数一、二名。而羊儿怕娘晓得她仍向往读书，心里难受，就借教牛儿为由，一来学习知识，二来不让娘知道自己的心思，一切都显得相安无事。

一个星期过后，校长仍不见羊儿来上学，又去找牛儿。校长问："毛牛儿，你姐怎么还没来上课？"

"我姐病假，她生病了。"这是娘再三关照牛儿的，只要有老师问，就说姐病假。

"你姐生的是什么病？都一个星期了。"

这一问把牛儿问倒了，心想娘压根儿没说姐生了什么病。牛儿只是眨着眼看着校长。

"毛牛儿，说谎要罚立壁角的。"校长说。

"我没说谎。"牛儿显得有些紧张，说，"我娘是这样告诉我的。她说老师问我姐为什么没来上学，就说我姐病假在家。她没对我说我姐生了什么病。"

"你娘说的？你娘要是也让你病假在家，你也不来？"校长瞪着

眼睛说。

“我娘不让我病假。”

“我看你应该‘病假’。”校长反剪着双手走了。

羊儿不去上学的事情很快传开了。村里许多大人纷纷开始让自己的孩子也“病假”。去上学的孩子一下子少了二十多个。这可把校长急坏了。心想照此下去，乡里的任务完成不了，而且毕业班的考试即在眼前，到那时上面来检查，自己怎么交差？尤其像羊儿这样聪明的孩子，不来上学更可惜。但校长又不敢把此事向乡里汇报，当时在领导面前拍过胸脯。校长便只好挨家挨户去走访。可得到的全是“病假”。真病假的假病假的，搞得校长晕头转向。有的大人见他来，就让孩子躺在床上装病，他前脚走，他们后脚就跟大人去了果园，或上山砍柴。有的干脆说羊儿可以病假去放羊，凭啥自己的孩子非要上学？总之各家各户都有理由。一句话，家中劳力少，孩子不来上学。

校长最后不得不去了一趟羊儿家。校长知道羊儿家是全村最贫困的人家。羊儿娘一个人忙里忙外不容易。羊儿不来上学理由比别的人家来得充足。可羊儿很聪明，校长从心底里惋惜羊儿的失学。面对羊儿娘的泪水，校长无言以对。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羊儿家目前的处境，他的走访，成了安慰。他让羊儿娘保重身体，一个死了男人的妇女，只有坚强，才能活下去。但校长心里也有苦衷，因为有许多人家都把羊儿看成“榜样”。要是羊儿来上学了，他们就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孩子上学。校长让羊儿上学，其意义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学，然而校长做不到。他看着羊儿娘单薄的身子和干涸的泪水，想说的话只好往肚子里咽……校长本想让自己的女儿替羊儿放羊。可要是大家知道，校长的女儿不上学，说不定学校会解散。

牛儿逃学很让娘伤心。她感到自己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孩子，也

感到难以向死了的丈夫交代。平日虽棍棒"侍候",但依然无法使牛儿归心读书。有人便嘲讽寡妇家的孩子也想有出头,简直是异想天开。羊儿娘恨不得让牛儿去放羊,让羊儿去念书。但不放心,万一丢失了羊,损失更惨重。羊儿娘感到好的做啥都是好的;坏的做啥都好不了。有时果园忙,想星期天让牛儿放羊,羊儿跟她去果园做帮手。但怕羊到牛儿手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羊儿娘再忙也只得一个人干。

那天,果园里果子熟了。羊儿娘早早便去摘果子。羊儿起床后,对牛儿说:"牛儿,今天你能不能帮姐去放一天羊? 姐有事。"

"放羊? 真的让我去放羊?"牛儿将信将疑地问姐。因为平日里娘几乎不让自己接近羊。

"真的,姐什么时候骗过你。"

"好! 好!"牛儿倏地起床,拿着羊鞭上山放羊了。

牛儿从没放过羊,虽然姐放羊时跟过,但都是姐挥鞭。今天让自己挥鞭了,这个神气劲甭提了。好像一下子长大了,羊都听他使唤了! 牛儿毕竟不是放羊娃。他哪有耐心跟在羊群后,看羊儿吃草。不是使劲挥鞭,跟着羊儿跑,就是躺在山坡上,也不管羊群去了哪儿。一晃太阳转过头顶,向西去了。村子里的丑蛋没想到牛儿在放羊。路过后山坡时,见到牛儿,扔了篮子就跟牛儿玩起来。丑蛋也是逃课大王,平日比牛儿还野。有一次上山摘野果,遭蛇咬,差一点丢了性命。丑蛋的野是出了名的。所以小伙伴在一起,他总是头。可偏偏牛儿牛劲十足,不赢不肯歇。这下好了,刚玩一阵子,就动手摔跤了。村里的小伙伴也闻讯赶来。山坡上好像设了擂台。牛儿牛劲足,丑蛋丑而硬。旁边看热闹的小伙伴一边起哄一边喊"牛儿加油!""丑蛋加油!"牛儿和丑蛋扭作一团难分高低……待牛儿姐赶到,牛儿与丑蛋才有了结局。丑蛋趾高气扬地说:"今天咱们

打平仗，下一次再较量。”于是一挥手，小伙伴跟着他下山了。

羊儿走到弟弟跟前，只见牛儿纽扣撕了；满脸是被抓的手痕，脖子里的衣领歪歪斜斜、汗渍斑斑。

“牛儿，你怎么好跟人打架？”羊儿掖了掖牛儿的衣襟说，“姐让你放的羊呢？”

此时的牛儿才想起羊。回头望了望，说：“刚才还在那边山坡上。”

羊儿顺着方向一看。只有静静的山坡和西沉的太阳，心里开始急了。

“牛儿，丢了羊要挨娘打的，快去找。”羊儿和牛儿开始分头找羊。羊儿放惯了羊，知道自家的羊一般在什么地方吃草。翻过一座山，羊儿看到了自己家的羊，便放声喊弟弟。

“牛儿——羊在这里，羊在这里！”喊声在山中来回旋荡。

羊儿把羊赶上山坡。牛儿跑了过来，说：

“可把我急死了。要是真的丢了羊，我不回家了。”

“不回家，你去哪儿？”

“姐，娘对我那么凶。回去你千万别告诉她我和丑蛋摔跤。”

“知道了，快！先把羊赶回家。”

羊儿边赶羊，边习惯性地数羊，这一数把她数出一身冷汗——缺了2只羊。而且一只是老母羊，是家中养羊的本钱呀。羊儿急了。

“牛儿，你把羊先赶回去，姐去找。太阳落下去，羊会被狼吃掉。”羊儿显得忧心忡忡。

“姐，那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你先把羊赶回家，姐去找。”

牛儿将羊赶回了羊圈，天黑下来了。山里的夜说来就来。牛儿

心里开始有些焦虑。他望了望屋后那座已笼罩着夜色的山，姐怎么还不回来?！牛儿知道今天肯定闯祸了。

“牛儿，你在望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娘站到了他身后。

牛儿一个转身说：“我在看姐。”

“怎么你姐放羊还没回来?”娘问。

“羊回圈了。”

“羊回圈了，她怎么没回来，去哪儿了?”娘问。

“丢了两只羊，姐去找羊了。”

“怎么?！丢了两只羊?”羊儿娘听到丢了羊，放下手里的篮子，只奔羊圈。一看丢的是一只老母羊。这下如同丢了魂。

“什么时候丢的?”羊儿娘急着问。

“我不知道。”牛儿害怕地说。

羊儿娘对牛儿交待了几声，直奔后山。羊，可以说是羊儿家除了一座破房子之外的全部家产。羊儿家在没承包果园时，靠的就是羊过生活的，那是羊儿娘的命根子。她拉扯两个孩子，若没有羊儿爹临死前买下的十几头羊，一家人早就饿死、冻死了。羊儿娘一个劲地朝山坡猛跑，她知道天黑后，狼就出来了。羊儿还不回来，说不定羊没找到，人倒被狼吃了。羊儿娘一边跑，一边喊着羊儿。山谷的回音将羊儿娘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可回声之后，只有黑沉沉的夜和黑沉沉的山……羊儿娘跑着，山风寒冷，吹着她单薄的身子，吹动她稀疏的头发……羊儿娘从早上出去，已忙碌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她感到她的腿在发软，她拼命地喊着羊儿，她多么希望羊儿能出现在自己的眼前。羊还可以养，可女儿是唯一的。山风啸啸，黑夜沉沉，羊儿娘爬过一座又一座山坡……

“羊儿——羊儿——”山谷里回荡着羊儿娘撕心的叫喊。

或许是苍天有眼，或许是羊儿爹在天保佑，在羊儿娘喊出羊儿

的回声消失后，对面的山坡传来了：

“娘，我在这边，我在这边——”羊儿赶着寻找回来的羊朝娘赶来。泪水在羊儿娘脸上流淌，羊儿娘紧紧地抱着羊儿，两只找到的羊在她们母女身边来回走着……

“牛儿，你怎么放的羊？连羊丢了都不知道！”羊儿娘用木棍打着满脸污垢的牛儿。牛儿被打得直哭。

“你不好好读书，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净给我丢脸。你给我跟你爹跪下，跪下——”羊儿娘又一棍打在牛儿的腿上。牛儿扑通跪在他爹的遗像前。

“娘，不要打弟弟，是我让他去放羊的。要打就打我。”羊儿求着娘，也跪倒在爹的遗像下。

羊儿娘抱着一双儿女哭成泪人。今晚要是找不到女儿，她死了怎么去见自己的男人。她感到最对不起女儿，她原本也可以像人家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堂；她又气愤自己的儿子，咋会这么不争气？要是他爹在，或许儿子不会这样。没爹的孩子总是受人欺。她知道牛儿的脾气像他爹，什么事都想逞英雄，要是好好管教，相信不会像今天这副样子。想到这里，羊儿娘伤心的泪水如同决了堤的河水，淹没她走过的艰难岁月，浸吞她曲折的人生道路……

羊儿在山坡上放着羊。牛儿在果园里摘着果。生活似乎再平静不过了。学校暑假正式开始。校长也回家忙活去了。那天，他正在家收拾儿子办婚事烧的柴火，乡中学的吴教导找上门来，向他报告好消息。校长感到非常意外，急忙问吴教导有什么好消息？吴教导打开公文包说：“你们毛岗小学的毛羊儿被县城的中学录取了。今年县中学到我乡招6个名额，毛羊儿名列前茅，获全乡毕业班第一名。”

“什么！？”校长不相信地问，“毛羊儿被县中学录取，你们有没有

搞错?"

"入学通知都发下来了。而且学杂费全免。"说罢打开盖有红印的通知书交给校长。校长接过通知书一看,真是毛羊儿。校长激动地握着吴教导的手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自从办起毛岗小学,能读到小学毕业的学生几乎寥寥无几。现在小学出了个毛羊儿考入县城中学,这绝不比考上大学逊色呀!

校长送走吴教导,拿着通知书直奔羊儿家。毛岗村沸腾了。这个消息就像一枚炸弹在小山村炸开了。大家奔走相告。有人把死了的毛大根都叫出来,说毛大根的女儿考上了县城的中学。也有的对羊儿考上县城中学表示怀疑,不是说羊儿病假在家,没去上学吗?其实大家不知道,羊儿那天叫弟弟去放羊,自己就是去考试。羊儿娘听到女儿考上县城中学,竟没一点笑脸。因为她知道家里拿不出可以送女儿上县城读书的钱。羊儿看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接过校长手里的通知书,看也没看就往口袋里放。

"毛羊儿,你不高兴?"校长脸露微笑地问。

"你是我们毛岗村的骄傲。"校长笑着说。

羊儿转脸看了看娘。娘的脸上并没有女儿考上县城中学的喜悦,只有牛儿在人群里跷起大拇指说:"我姐考上县城中学了。"

"羊儿娘,准备准备,送羊儿去县城。学校还要开欢送会呢。"校长说罢反剪着双手走了。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羊儿娘应该为女儿感到自豪。可她却高兴不起来。在以后的几天里,她没与女儿说过关于上学的事,懂事的羊儿也只管放她的羊。一张县城的入学通知书并未给他们家带来什么欢乐,只有艰难岁月的沉重咬噬着他们的苦乐年华……羊儿娘这几天常常默不作声。她的心里充满矛盾。若换牛儿考上,或许她会毫不考虑地让他去。因为牛儿在家也干不了什么事。羊

儿则不,要是羊儿走了,羊谁放呢? 可回过头来想想,女儿前途同样不可耽误。再说若不去,学校肯定会来要人。到时候怎么跟人家说呢? 女儿大了,女儿不可能永远守在娘的身边。羊儿娘考虑再三,还是拿不定主意。上学的日期一天一天在逼近。去还是不去,总得有个说法。校长已来过两次了。

毛岗村有许多人对羊儿娘总有一种歧视,都说她是克星。要不然男人怎么会先她而走呢。现在羊儿考上县城中学,有人来祝贺,有人不屑一顾。有人对羊儿娘说不让女儿去县城还不容易,对上面的老师说我们家羊儿病假。这是羊儿娘不许女儿念书一贯撒的谎。生病了,怎么能上学呢?! 有的人便一直在羊儿娘的身旁说这句话。他们料定羊儿娘不会让羊儿去上学的。去上学,羊谁放呢?

羊儿自从拿到通知书也没和娘说过读书的事。羊儿并不以为是娘不让她去读书,而是家里实在走不开人。娘一生操劳,死了爹后,更是老得特别快。羊儿不想离开娘。羊儿是娘唯一的精神依靠。羊儿想着娘黑夜里在山坡上寻不到自己时那副心碎的样子,就感到自己更不能离开娘了……

开学如期而至。那日羊儿娘早早就起床。羊儿娘开始为羊儿装点行李。羊儿默默看着娘将自己的衣服塞进爹出门背的布包里。羊儿只是看着娘,羊儿的泪水在淌。羊儿娘开始说话:

"羊儿,等会儿校长来接你,你去打扮一下。换上娘昨夜给你做的新衣服。"羊儿娘的泪水成串成串地往下滴,滴在那只浸满羊儿爹汗水的布包上。

羊儿一手夺过娘手里的包,说:

"娘,羊儿不离开你。羊儿天天守着娘。"

"傻孩子,哪有孩子大了不离开娘的。去,穿上新衣服。娘送你。"

校长已在门外等了半个多小时了。羊儿擦干泪水走在前面。羊儿娘拎着布包走在后面。山坡上来送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羊儿高兴。

“闺女，你大了。”村里年龄最大的毛娘也出来送羊儿，她拉着羊儿的手说，“你不可怪你娘，你娘不容易，太不容易。”

羊儿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山间的小路曲曲弯弯，羊儿将从这里走出去，走到一个让羊儿想娘的地方。此时太阳正满脸灿烂地照在山坡上，九月的毛岗村似乎有一点过年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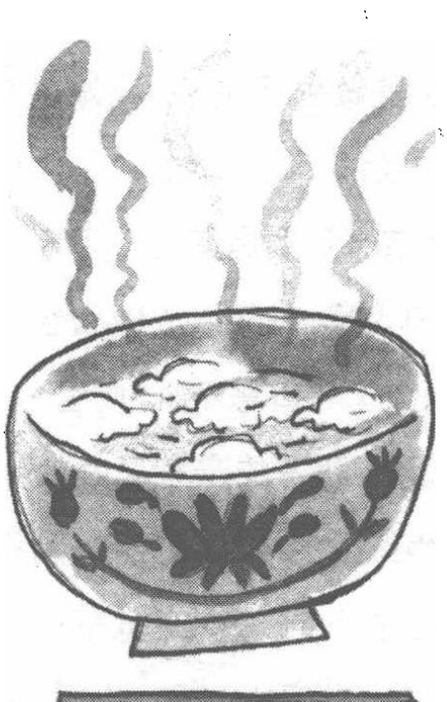
拜　亲

一

吴镇的娃娃亲由来已久，更甚者指腹为婚——演绎了很多人间悲剧；出了很多人命案子。解放后曾打了好多个幌子——新时代，新风气予以遏止。可一点也没用，如同清明时节的韭菜，割得快长得更快，到我长至十一二岁时已是蔚然成风。李家媒婆、张家媒婆忙得不亦乐乎——东打听西询问，哪家姑娘"八"字未请？哪家生的全是闺女？真是走破鞋底子，磨破嘴皮子。

吴镇的姑娘一时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富人家的女儿更是炙手可热，往往门槛都被踏破，热闹非凡。茶老板生了三个千金，当时因为没生到儿子，遭人歧视，垂头丧气过着灰头土脸的日

拜　亲



一

吴镇的娃娃亲由来已久，更甚者指腹为婚——演绎了很多人间悲剧；出了很多人命案子。解放后曾打了好多个幌子——新时代，新风气予以遏止。可一点也没用，如同清明时节的韭菜，割得快长得更快，到我长至十一二岁时已是蔚然成风。李家媒婆、张家媒婆忙得不亦乐乎——东打听西询问，哪家姑娘"八"字未请？哪家生的全是闺女？真是走破鞋底子，磨破嘴皮子。

吴镇的姑娘一时成了抢手货——"供不应求"。富人家的女儿更是炙手可热，往往门槛都被踏破，热闹非凡。茶老板生了三个千金，当时因为没生到儿子，遭人歧视，垂头丧气过着灰头土脸的日

子，几乎羞于见人。现在神气了，巴结他的人，讨好他的人好像潮水一样，来了一拨又一拨——络绎不绝，茶客天天爆满。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呀。于是茶老板站在自家的门口朝着天——狮子大开口，对着媒婆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俨然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当商品出售。这也不能怪他，谁让他是做生意的?！我娘就是在他家碰了钉子之后，一气之下去桑镇为我说了一门亲。

那时我还小，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娘去哪里说亲都无所谓。听娘说那是户大户人家，岳父大人做蚕丝生意，很有钱。娘说话的表情挂满神气，好像出了一口恶气，一脸喜气的样子好像已经把媳妇娶进家门，她见人就说：我攀的亲家可是个大户人家，哼——茶老板是这个。说着伸出她纤细的小指，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眼睛往眼梢一歪，翘起人中，停在半空中，如同睡觉扭折了头颈。

镇上的人就笑着说：是呀，是呀。央秀，你真有眼光。我娘乐呵呵地逢人就笑，满脸光彩，好像媳妇已经给她生了孙子。

有人却对娘说：央秀，攀了有钱人家的亲，当心自己做"矮人"！

还有的说：央秀跑到桑镇去攀亲，原来想攀高亲呀。

很多人对我娘说三道四，我娘不以为然，说什么"做矮人""攀高亲"？那分明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娘对此根本不予理睬，有时候还要把嘴角往右边一撇说：也不看看我们吴家在家族里的地位。

我祖父虽以打铁为生，但在族里威望极高。因为当年族里有几人做生意翻船，都是祖父救济他们。祖父知道这门亲事后，满心欢喜，说打铁的找了拉丝的，刚柔相济，取长补短，实在是难得呀！还要娘请上族里的几个长辈好好庆祝一下呢。

爹却一直持不同意见，说：二官还小，应该好好念书才是。不要像我那时因为干活而误了读书，如今落得个打铁的下场。

爹的话激怒了祖父，说：打铁有啥不好？靠本事赚钱，凭力气吃饭，啥见不得人呢?！他对我攀亲双手赞成，还说他与祖母攀的就是娃娃亲，现在生活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娘在一边更来劲，说：人家都攀了，我家不攀，人家还以为我们攀不起呢。再说好姑娘都被人家攀走了，等二官大了，到哪里去攀？当然我还要让茶老板知道我的厉害。

你们这样会耽误二官念书的。爹忧心忡忡。

念书，念书，不识字的都饿死了！娘大为不快地说，好像爹的话刺痛了她的心。

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对方姑娘叫玉婷，念高小三年级。我们只在相亲的那个晚上见过面。那天在媒人家，我胆怯地坐在娘的身旁，大人们的每张脸都笑得甜，他们谈论着，非常客气。他们以前都不认得，现在好像要把自己的心挖给对方看，表白自己内心有多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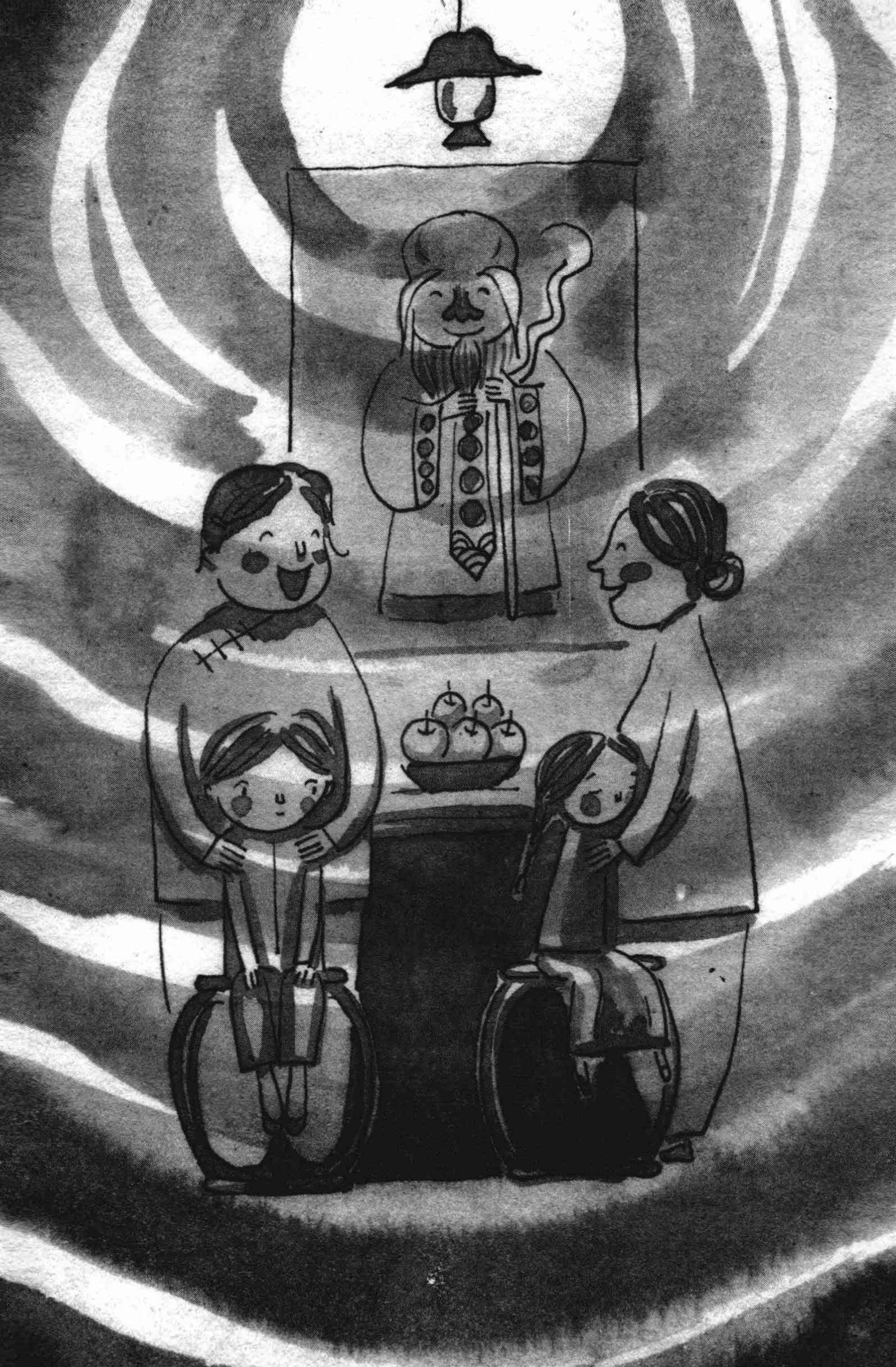
我借着微弱的煤油盏，想看一眼玉婷，但灯光昏暗，看不清她的模样。我就不明白相亲相的是什么？

玉婷一直偎依在她娘的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只有大人们的嘴巴在黑夜里不停地开启闭合，聊着一些无聊的话题；他们的笑脸好像黑夜里盛开的昙花，美丽而又短暂。

相亲结束后，爹背我回去，因为我困得都走不动路了。

二

攀上亲第一年，吴镇有风俗，毛脚女婿要在大年初一去小媳妇家拜亲，而且要备上一份厚礼。第一次拜亲很重要，所以娘过了腊月廿四就动手蒸(年)糕，还早早去商泱潭渔箭上订一条鲤鱼。拜亲



这两件礼物是必不可少的——蒸糕即蒸蒸日上，双亲高(糕)寿；鱼就是年年有余(鱼)。我们吴镇拜亲很讲究"口彩"。最后家里还请了一位裁缝师傅，特地为我定做一身新衣服。忙碌了几天后，只待大年初一的到来。

年三十早上起来，娘特地为我煮了一碗水煮鸡蛋，让我意外地惊喜了一回。因为水煮鸡蛋在那时是稀有物品，不是随便可以吃到的，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受，或者生了大病的人滋补身体。再者就是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看着冒气的鸡蛋，心里在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娘怎么如此大方地给予我这种享受？我看着鸡蛋有点犹豫。

娘在一旁说：快吃。

我看了娘一眼，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完第二个，娘就不让我吃了。娘一共给我煮了三个。

二官，你要记住，明天你去媳妇家，你丈母娘也会像娘一样给你煮一碗水煮鸡蛋，你呢最多只能吃两个，碗里必须留一个，就像现在一样。

为什么？我问。

那是规矩，吃两个表示好事成双，留一个表示对人家一心一意。娘一字一句地说，很认真。

我看着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把目光移到碗里还剩下的那个鸡蛋上，非常舍不得。

记住了，不要忘记。说着娘把碗拿走了。

哎，这是在家里，你要拿给谁吃呀？爹在一边说：让他吃了。

哎哟，都吃了，万一他明天也这样做不就糟了。娘把碗举在空中说。娘心里清楚孩子见到好吃的就管不住自己的嘴。

让他记住不就行了。爹说。

好，好。娘又把碗放到我眼前说：二官，明天可千万不能都吃光。

知道了。我感到娘有时很烦。

到了晚上，娘要我一个人早早睡，担心明晨起不了床误了拜亲。我很不情愿，全家人都在守岁，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凭啥让我先睡?！娘就急了，要打我。娘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严厉，容不得我"讨价还价"。

窗外关门(辞旧)的爆竹此起彼伏，响彻天宇。爆竹声响得我翻来覆去怎么睡都睡不着；想着明天要见小媳妇，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又听说桑镇的新春庙会远比我们吴镇闹猛，还搭台请戏班子……想着这些明天都能见到，兴奋得我在被窝中浮想联翩，过了好久好久才迷迷糊糊睡去——

睡梦中我挤进庙场，庙场上人山人海，小媳妇紧拽我的手，像是怕我跑了。戏台上锣鼓喧天，看客们雀跃欢呼，热闹非凡。我拉着小媳妇满街乱跑……

玩累了，跑累了，回到了家，娘给我煮了一碗水煮鸡蛋。娘笑说：二官，来吃蛋，身子结实才可娶媳妇……

热气腾腾的水煮鸡蛋透着诱人的香味，馋得我直淌口水，碗里的水煮鸡蛋——蛋青雪白雪白；蛋黄金黄金黄。我欲张开嘴巴吃时，这蛋又在我眼前飞舞起来，怎么抓都抓不住……

娘在一边哈哈大笑，说：二官，在这边，二官，在这边……

我抢着碗，耳边传来娘急促的叫喊声：二官，二官。快起床。娘一边说一边推我的身子。还在睡梦中的我感到手中的碗在摇晃，汤水溅到我的手上，烫得我哇哇大叫……梦终于醒了。

娘，什么事呀？我睁开睡眼问。

二官，快，去晚了你岳父岳母要不开心的，看你睡得像头猪。娘

一边为我拿衣服一边说，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拜亲，必须赶在卯时，知道吗？且要敲开门拜亲，才显得诚心诚意。这叫撞头拜。懂吗？要是头拜撞砸了，也就不可能有二拜、三拜了。晓得吗？娘不停地说，着急的样子好像催我上京赶考，怕去晚了掉了功名。

可我不想起床，天是那么的冷。最后娘将我一把拖起来，穿上衣服拉着就要走，我觉得我的屁股后面好似有一只老虎正在追我，娘拉着我是在逃命。

带上礼物我匆匆上路。吴镇离桑镇有九里路，紧步快走至少需要一个时辰。大年初一虽说春已来临，可节气正是九九严寒，冷得要命。冻硬的路面上结满厚厚的夜霜；天很黑，抬头望一眼天空，稀落的星辰闪着寒光。

娘担心我一个人赶夜路害怕，就送我一程。一路上娘不停地给我说去媳妇家拜亲的种种规矩和礼节：敲门要轻，开口第一句先向岳父大人请安，再向岳母大人行礼，然后鞠躬。顺序重要，不可颠倒。否则人家会说这个孩子不懂规矩，没教养。大概规矩实在太多，娘说了一遍又一遍，千叮嘱万关照，像上台演戏一样，怕说错了台词砸了戏班子。我听得都有些糊涂了。

娘对我说话的神情总让我觉得怪怪的，露出一种担忧和恐慌，恨不得自己一起去。

娘在我身边不停地唠叨，令人心烦。实在是天黑路远，再说要爬过一个很大的窑潭，又听说窑潭里时有劫匪出没，心里有些害怕。要不然我早就让娘回去了。

过了窑潭，娘不送了。差不多还剩一半路程。娘最后又叮咛几句，对我一百个不放心，便消失在黑漆漆的寒夜里。

我上了大路，直奔桑镇。隐隐地听到桑镇开门（迎新）的爆竹声。心里有些担心到了媳妇家敲不到门，撞不到头拜。娘为我攀这

门亲事，东请人，西求人，可谓费尽心思，我不能给她丢面子。于是我在寒夜的星空下一路小跑，手里的篮子也就越来越沉，额头上沁出细汗一层。

桑镇的丝作坊渐渐在黑夜里露出清晰的轮廓；穿过玉龙桥，拐过剪刀巷的豆腐铺，媳妇家即在眼前了。

三

桑镇比吴镇大。那里住着许多靠蚕丝发财的大户人家。

我站在媳妇家的院门前站了良久，心才稍稍镇定下来。毕竟是第一次上门。于是轻轻敲打院门，院门上的两个大铜环冰冷冰冷的，摸上去好像要咬掉我的手指；石头垒的院墙高高的、严严的，透出一股门庭森严的富家之气。

我屏住呼吸倾听院子里的动静，院子里寂静无声，街上更不见一个行人。我又敲了几下，便不敢再敲了，怕敲多了人家说我不懂规矩。于是站在门外等开门，手中的篮子越来越沉重，又不敢放下，只好两只手替换着拎。可是门还是严严地关着。过了好久，院门"咣当"一声开了。开门的是岳母，只见她头发梳得油光，酱红的唐装喜气洋洋。我朝她看了看，没叫她。那是我娘再三关照的，必须先向岳父大人请安，再能向她行礼。但这让人很尴尬，明明是岳母大人，却要"儿童相见不相识"。岳母很快将我引进正堂。只见岳父大人早已正襟危坐在客堂里，我走前几步，向岳父大人请安：

"爹，年早！"

岳丈微微颔首。紧接着我转身向旁边的岳母行礼："妈，年早！"

接着向两老深深地三鞠躬。礼毕，岳母大人接过我手中的篮子，岳父大人让我上座。于是他老人家关心地问起令尊令堂身体如

何，又问我书读得怎么样了，长大了想干什么一类的客气之辞。我坐在一边毕恭毕敬一一回答。偶尔抬头看一眼岳父，岳父长着一张四方脸，嘴巴宽宽的，头发油光光的，一齐往后梳。他的神情很严肃，远不像相亲那天和蔼随和。我就不敢多说一句。这大概就是娘说的第二关：正堂岳父关。

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茶风弄孙家长房的大儿子德中也是攀好亲第一年去岳父家拜亲，因没过此关，而遭人退亲。孙家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在吴镇几乎到了遭人遗弃的地步。

四

孙家在吴镇是个外姓，所以常常受吴族人的歧视，生活过得不是很舒坦，有一种夹着尾巴的感觉。

流行娃娃亲时孙长房连想都不敢想——谁愿意做穷人家的媳妇。后来不知怎么的，闻香弄的李媒婆到孙家，满脸桃花对孙长房说：

孙家长房呀，我跟你说件事儿。

什么事呀？李婆。孙家长房把李婆请到家中。

是喜事。孙家长房，我跟你说，小镇上有一户人家生了四个女儿，想把小女儿嫁到吴镇来，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家？我看你家德中倒是很合适，人又老实，脾气好。

孙长房听了高兴万分，送上门的媳妇能不要吗？

真是麻烦李婆了。

没事，别忘了给我吃十八只蹄子就行了。李婆开心地走了。

那个要的，要的。孙家长房把李婆送出家门，心情非常激动。就这样孙长房高高兴兴为儿子攀了亲。第一年德中就去媳妇家拜

亲。德中比我大两岁，非常顽皮，有时在庙场玩四角（香烟盒），玩不过人家就抢、打架；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后来我们都不愿和他一起玩。

德中还经常去换糖担上偷东西，害得他娘几乎每天都要给人家赔礼道歉。有人也就给孙长房脸色看；还有的对她翻白眼……孙长房只能强装笑容，说自家孩子一定会好好管教。

听人说那天德中去拜亲，孙长房也特别关照，要他注意礼节。德中吸着鼻涕连连点头。他娘就放心地让他去了。到了小媳妇家，坐下后他岳父问他令堂好吗？

德中不知道"令堂"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吃的什么糖，就说：吴镇换糖担上的小圆糖可好吃呢。

他岳父大人听完，气得直翘胡子。接着岳父大人又问了他几句话，他唾沫星子乱喷，说不上什么。岳父大人被他搞得哭笑不得。后来德中毫无掩饰地在他岳父面前用袖管擦鼻涕，擦完后还一个劲往椅子上擦。他岳父就很生气；他岳母看到后没等到德中回去，就把椅子拿到河里洗了又洗，说大年初一遇上晦气——倒霉。

德中如此没规没矩，第二天就被退亲。

德中被人退亲的事立即在吴镇传开，顿时沸沸扬扬。有说德中将鼻涕擦到他岳父身上；有说德中告辞时连招呼都不打；更有说德中吃了年早饭一个人跑出去找也找不到，哪像拜亲……吴镇上下的人都说孙家没教养，给吴镇人坍台。孙家本来在吴镇就受歧视，现在更遭吴族的唾弃。加上德中本来就手脚不干净，更引人愤怒。孙长房的赔礼道歉，一点也没能平息吴族人的不满情绪。

道歉，道歉！光道歉不改正有什么用？吴族的人对此根本不予原谅。说孙家给吴族人的脸上抹黑，要把他们哄出吴镇。

孙长房本想能在吴镇为儿子找到媳妇，有望儿子出人头地。这

次攀上亲，对她来讲是一件何等值得高兴的事情。可是结局却是让自己在吴镇无法抬头。

孙长房神思恍惚，没人理睬她，连她的男人也不要她，说都是她惹的祸。

那天，闹元宵的锣鼓刚刚敲响，人们都沉浸在美好的祝愿之中，孙长房独自呆在家中发呆——怨自己生了一个丢人现眼的儿子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孙家，最后投井自杀。

元宵的锣鼓闹到深夜，孙长房的死好像冻死在路旁的一只小鸡小鸭，没有人问津，也没有人同情。

德中从此流落街头……

五

一想到德中的遭遇，我心里特别害怕，要是自己也过不了关，定会遭到族里人的取笑。桑镇的"关卡"实在是多。如开门的"双亲天地关"吴镇就没有。天在上，地在下，不可搞错。还有登堂的"正堂岳父关"；吃年早饭的"厨房岳母关"；最后告辞的"礼尚往来关"（交换礼物）。只要一关不过，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如此多的"关卡"把我这个孩子缠得晕头转向。

岳父的不苟言笑更让我顿生敬畏。我坐在他旁边如履薄冰，万一说漏了嘴传到吴镇，不只给我娘坍台，甚至还影响家族的名誉。

二官呀，岳父大人说：吃了年早饭，你就和玉婷一起去看庙会，听说还有舞狮子、划龙船呢。

听到看庙会、划龙船，我就轻松多了。桑镇的庙会排场大，龙船更是出名，最多有36人划的，气势宏大，场面壮观，我心里早想一睹为快。

此时，岳母大人在厨房里叫岳父年早饭煮好了，一起来吃。值得庆幸的是，媳妇家独门独院，要不然西厢房的大叔大婶，后宅的二叔三姨争着要看侄女婿，我定会让人品头论足一番。

赶了九里路，我着实感到肚子饿了。进了厨房，却见玉婷已在准备碗筷了。见了我她害羞似的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玉婷身着大红的绸缎斜襟衫，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前胸；白白的肌肤被大红的衣服映衬得满脸绯红，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我在靠窗的位置上坐下，岳母将年早饭端了上来——一碗水煮鸡蛋，热气腾腾冒着香气；对此我的心早有准备。我便开始美美地吃了起来。岳母微笑地看着我，大概是她看到我吃得很有滋味为我高兴。大人时常这样，看着孩子吃比自己吃还开心。也许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吧。旁边的玉婷慢慢地吃着新年团子；岳父端坐在前方吃着满满的一碗年糕饭，足显他家的富裕。而小舅子缠着岳母要这要那还在闹个没完。我吃着，心里涌动着一股被人宠爱的幸福：水煮鸡蛋的待遇已超出了吃的本身，因为我现在是他们家的贵宾。吃着吃着我傻眼了，为什么？因为岳母大人给我煮了五个鸡蛋。按娘的话"最多只能吃两个，碗里必须留一个"，那样就多出两个。我一边吃一边想，娘怎么就忘了告诉我要是人家给五个我怎么吃？吃完第二个我就犯难了，要不要吃下去？要是吃下去后果会怎么样？我抬头看了看岳父，岳父吃得很投入；又看了看玉婷，玉婷吃得很认真；再看了看岳母，岳母依然微笑着看着我，好像在说，吃吧，没事的。

最后我吃了四个，留一个。我的依据是：娘说必须留一个。

桑镇的庙会真是盛况空前，戏台子搭得很大很高。看戏的人头拥簇，挤得挪不动身子。我和玉婷踮起脚在人群中张望着，希望找到一个好位置。可人山人海，小孩几乎要跑到戏台底下才能听到锣

鼓声，可台上的演员无法见到，看戏成了听戏。

还是去看划龙船吧，玉婷说：龙船在河里划，我们站在岸上就可以看得清楚。

好呀，我说。就和玉婷一起去看划船。

桑镇的龙船没想象的那样精彩好看。玉婷告诉我最精彩的要到端午节。我自然等不到端午节，吃过饭，因路途远，便早早回家了。岳母和玉婷把我送出桑镇，岳母脸露欢笑地要我常去玩。玉婷又说到了端午节她来接我看龙船。岳母和玉婷送了一阵又一阵，最后依依不舍地分手。

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吹来的寒风像是拂面的春风；午后的阳光照得我的心里暖暖的……

到窑潭，远远地看到我娘正在潭口张望着，我连忙向她跑过去。娘见到我，也迎了过来，接下手中的篮子，说：

二官，怎么样？怎么样？娘既紧张又兴奋，脸上全是笑。

没事，丈母娘和小媳妇送了我好长一段路才回去呢。我神气地说。

好，好，我的乖儿子。娘欣喜若狂，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娘，你怎么在这里？我问。

娘不放心，所以一直在这里等你。娘说。

暮色中，娘拉着我的手走在窑潭里，夕阳斜照在我们的身上，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六

大年初四下午，我正在宝觉寺的庙场上与小伙伴一起掷菱角，

娘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着我的衣襟就往家拖。

我的菱角，我的菱角……我哭叫着。

娘什么都没听到。娘狠狠地抓住我，任凭我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娘的眼里充满怒火。我不知什么地方惹她生气了。到了家，娘将我往院子里一推，严厉地问：

你去媳妇家吃了几个蛋？

吃了四个。我胆怯地说。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娘转手拿起门闩就要揍我。

最多只能吃两个，碗里必须留一个。我低着头说。

那你怎么吃了四个？娘圆睁怒目说。

你不是说碗里必须留一个，人家给五个，我当然吃四个。我说。

我不是也跟你说最多只能吃两个？娘说。

那还有两个怎么办？我极力申辩。

吃两个没事，吃四个就出事。娘怒火焚烧。

为什么？我还问。

到这个时候你还那么嘴硬，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现在媒人来说他们要退了这门亲，要我们把庚帖还给人家。你让娘的脸往哪儿放？你这不争气的孩子……说时娘举起门闩向我揍来。

不就是吃了人家几个蛋吗？有啥了不起！爹一手夺过娘手里的门闩说，他还是个孩子。

这都是让你给惯坏的，你这是在害他！娘说着伤心地哭了。娘的那副样子好像灾难就要来临。娘的哭声里带着恐慌。

后来我知道桑镇有规矩：吃了四个蛋，“四”与“死”谐音，剩下一个，“一”又念“要”，等于要死。既然要死还要这门亲事做什么？我娘没有想到对方摆阔煮五个蛋，他们要的是“吃二留三”——好事成双，亲家发财银子堆山。并不是娘所说的：吃两个表示好事成

双,留一个表示对人家一心一意。

我过了"正堂岳父关",栽倒在"厨房岳母关"。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更没有感到失去玉婷的痛苦。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何要用几个蛋来"陷害"我?

我祖父获悉此事,大发雷霆,说:一个小孩多吃了几个蛋就要退亲,吃了几个我赔。

其实祖父心里明白,这不是吃几个蛋的事。

"我要去讨个说法。"祖父说。

家人都劝他不要小事闹大。他不听,拿出一副打铁的刚烈性格,说:不讨个说法我决不罢休。

我不知道一向恪守规矩的祖父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冲动,最后祖父真的去了。可打铁的遇上拉丝的,你硬,他软,岳父大人连连赔礼道歉。没把吃蛋的事情往桌面上说,而是说路远不方便,再说玉婷明年要去平城念书,怕耽误了她的学业才退亲的,有错都由他承担;还把彩礼如数奉还。

祖父的劲是针刺棉花——用不上。人家如此彬彬有礼,又沏茶又赔不是,再说退亲是常有的事。没说定了亲一定要嫁给你呀。祖父只好悻悻然回家,一肚皮的火找不到地方撒,只好去打铁。

不几日我被退亲的事便传遍吴镇。吴镇上下议论纷纷,说家族里怎么出了如此一个败类?! 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就"要死"。

有的取笑我娘,说:讲她攀了高亲还不服气,哼——三个鸡蛋的想跟五个鸡蛋的比,真是自不量力。茶老板的老婆更是得意,说:好在我家没答应,没规没矩,也想做我家的姑爷?! 做梦去吧。一副蔑视的样子。

还有的说:好在她家是打铁的,要是打金(器)的,说不定我们见了她都要向她叩头呢。

她们对我娘冷嘲热讽，我娘躲在家里没脸出门。“犯”这种事不仅影响我今后的前途，还影响我家在家族里的地位。祖父的铁匠铺生意突然变得冷清起来。不管老客户还是新客户，都因为我家出了败类而避之。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跌了大半。

祖父终于在一个喝多了酒的晚上，狠狠地指着我娘说：你给我攀的是哪门子亲!? 真是丢人现眼。

那晚娘抱着我流了一夜的眼泪。父亲生怕娘步孙家长房的后尘，便日夜守着娘。祖父一病不起，不几日就死了。

祖父故世后，我家在族里的地位日渐卑微，不到半年便门庭冷落。娘试着为我找了几门亲，想以此来挽回我家的荣誉。希望东山再起。可都因我犯有“前科”而遭人拒绝。我若再呆在吴镇肯定无望了。上初中后娘就带我去了舅舅家，到大镇“重新做人”。

后　记

三年过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平城省中，在那里我又重新见到了王玉婷。眼前的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而我大有一副“洗心革面”的雄心壮志……后来我们真的相爱了，但遭到了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我娘说：我儿子就是打光棍做和尚也不要王玉婷。她爹说：我女儿就是养在家里白了头，也绝不会嫁给吴二官。他们的态度变化、情绪起伏如同当年，而最后的结果呢? 我和王玉婷结婚了!

爹是英雄

让我自卑、耻辱、抬不起头的爹死了。我应该高兴，或者应该轻松，至少用不着悲伤——背在身上十几年的精神包袱终于“解脱”啦。可他是我爹呀，我的身上毕竟流着他的血，我的骨子里同样有着他的懦弱。我怎么能高兴？怎么能轻松？况且爹又死得那么悲壮，悲壮得出乎意料——一时叫人难以接受，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在我想象中，像爹这样的人的死应该是无声无息的，或者是无人知晓的，就像他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可爹竟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是悄然无声地死，而是轰轰烈烈地牺牲了。像爹这样的人用牺牲来“形容”他的死，随便说给哪个人听都不会相信的。

那年我才十七岁，是一名学生。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对于这种幼稚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找到答

爹是英雄

让我自卑、耻辱、抬不起头的爹死了。我应该高兴，或者应该轻松，至少用不着悲伤——背在身上十几年的精神包袱终于“解脱”啦。可他是我爹呀，我的身上毕竟流着他的血，我的骨子里同样有着他的懦弱。我怎么能高兴？怎么能轻松？况且爹又死得那么悲壮，悲壮得出乎意料——一时叫人难以接受，甚至让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在我想象中，像爹这样的人的死应该是无声无息的，或者是无人知晓的，就像他来到这个世界一样。可爹竟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是悄然无声地死，而是轰轰烈烈地牺牲了。像爹这样的人用牺牲来“形容”他的死，随便说给哪个人听都不会相信的。

那年我才十七岁，是一名学生。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对于这种幼稚的问题我始终没有找到答

案，最终一直困扰着我的成长。其实我心里应该清楚我是无法选择爹的，就像爹无法选择我一样，只是打小起我就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人家的爹总能给自家人脸面和信心，而我的爹只能让家里人丢脸和倒霉。爹和娘的婚姻和许多同年龄人一样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不算什么稀奇。可爹结婚后却经常被人笑话，干活歇息时很多村人就拿他取笑，问他晚上和老婆做什么？老婆的"味道"怎么样？爹就傻笑，有人就推搡他，农技员阿进就把他的鞋子强行脱下来挑在扁担头上一定要让爹说，爹追着要还鞋子，有人就在后背趁机往爹的脖子里塞泥巴，爹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在田间像一只猴子跳来跳去——遭人耍，衣服撕破了，脸上都是泥巴，脏得像个捡破烂的。可爹从来不发脾气，露出牙齿只是笑，害得娘不敢与爹同出同进，在田间干活形如生人，不像其他男人见自己女人累了就要去帮助或者替活。为此娘吃足了苦——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晚上娘常常一个人偷着哭，只因自己是富农的子女，有时想跑回娘家，可又舍不得我和弟弟妹妹……

因为爹的软弱，村里的小伙伴常常欺负我，在我面前骂我爹是武大郎（因为爹长得矮小又丑陋），我是武小郎，而后哈哈大笑，接着又齐声说：武小郎——武小郎——直到我娘的出现他们才四处散去。我开始变得孤独，村里的小伙伴都不要我和他们在一起玩，我几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如果在一起我就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那时我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有一次放学，我已经习惯一个人回家，快到村子里的时候被一群小伙伴拦住了，我突然有些害怕起来，长期遭受欺负的我心里不自觉地对他们产生恐惧。阿进的大儿子刘根走过来要我帮他系鞋带。我下意识地朝他脚下看了看，他穿着一双新的解放跑鞋，而后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他的鼻子下面留着两条脏脏的鼻涕痕迹。突然，他瞪着鼠眼一副凶狠的样子，好像我与他有着血海深仇，他对着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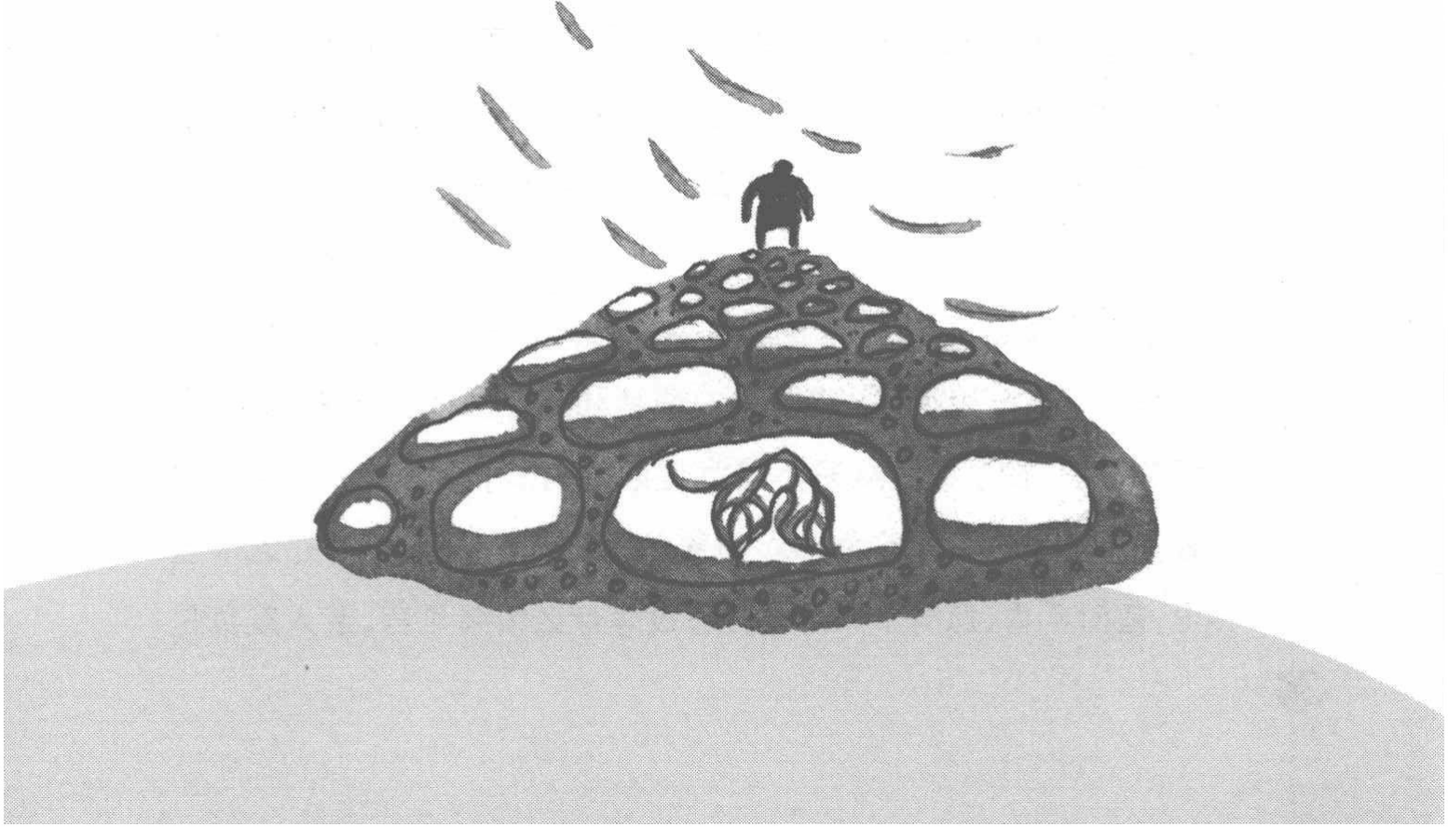
我数到“3”，要是你还不给我系，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气氛骤然变得紧张，大有两军对垒的感觉。

1——2——

还没有等到刘根把3叫完，其他的四五个小伙伴莫名其妙冲过来将我摁倒在地，刘根猛力地朝我头上踢了一脚，我只感到“嗡”的一声，差一点昏厥。屈辱积聚的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两手往地上使劲一撑，似有顶天的威力，抖开小伙伴的“压迫”，我倏地站起身来，愤怒地向刘根挥去一拳，只见刘根两条鼻涕痕迹成了两条血柱子，所有的小伙伴在这个时候被我的这一拳惊呆了……

阿进气势汹汹地带着他大儿子来我家算账已是掌灯时分，阿进要我出来让他儿子打还这一拳，说自己的孩子能让别人随便欺负吗？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他在我家院子里大声嚷嚷，引来了很多村人围观，拿出一副要把我家摆平的架势。爹和娘听到阿进的叫骂声放下手中的活走出门外，我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去，透过门缝，看见爹走到阿进面前问他怎么一回事，阿进连看都不看爹，根本不把爹放在眼里，用胳膊将爹往旁边一闪。不知是爹没有力气，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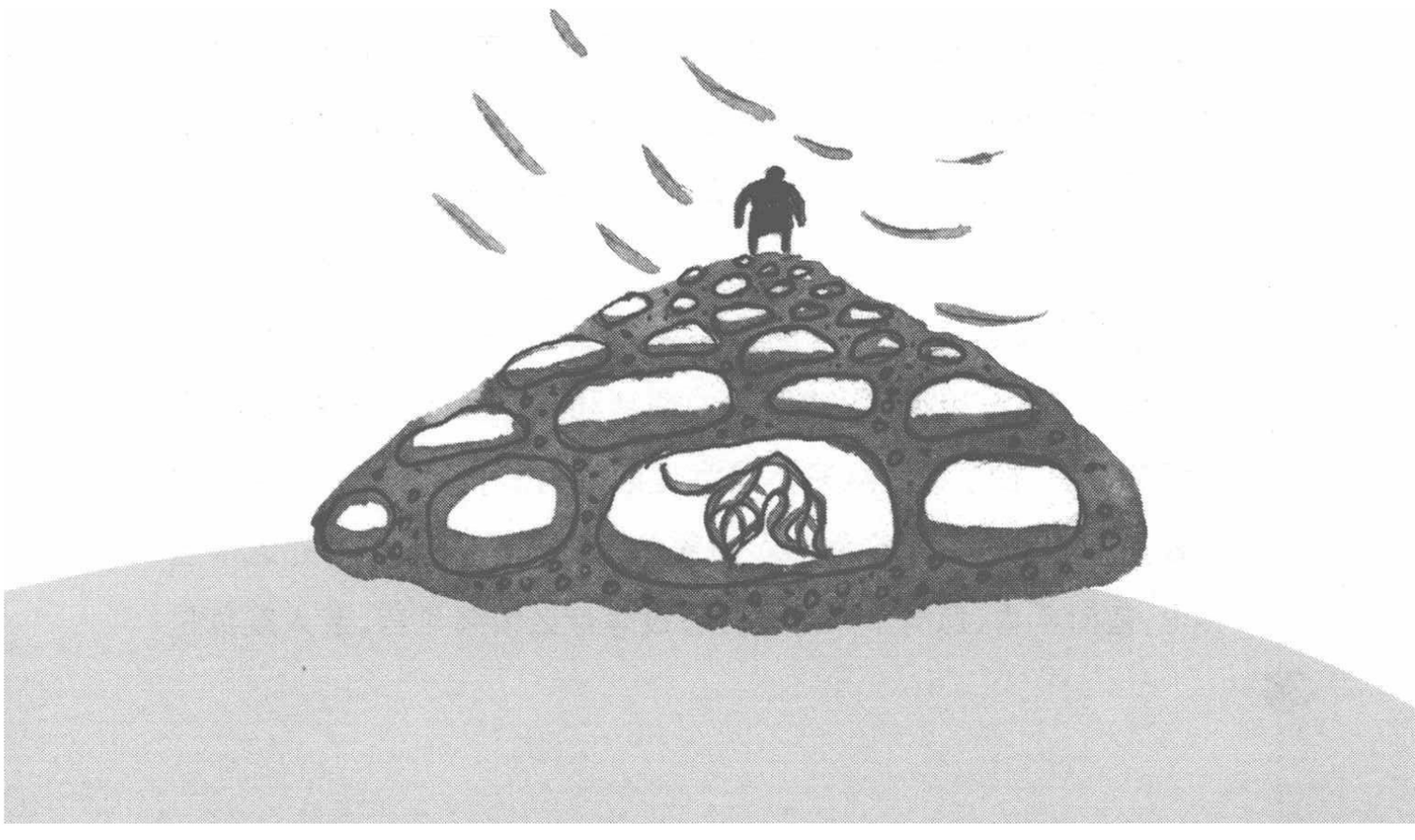
我数到“3”，要是你还不给我系，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气氛骤然变得紧张，大有两军对垒的感觉。

1——2——

还没有等到刘根把3叫完，其他的四五个小伙伴莫名其妙冲过来将我摁倒在地，刘根猛力地朝我头上踢了一脚，我只感到“嗡”的一声，差一点昏厥。屈辱积聚的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两手往地上使劲一撑，似有顶天的威力，抖开小伙伴的“压迫”，我倏地站起身来，愤怒地向刘根挥去一拳，只见刘根两条鼻涕痕迹成了两条血柱子，所有的小伙伴在这个时候被我的这一拳惊呆了……

阿进气势汹汹地带着他大儿子来我家算账已是掌灯时分，阿进要我出来让他儿子打还这一拳，说自己的孩子能让别人随便欺负吗？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他在我家院子里大声嚷嚷，引来了很多村人围观，拿出一副要把我家摆平的架势。爹和娘听到阿进的叫骂声放下手中的活走出门外，我吓得躲在门背后不敢出去，透过门缝，看见爹走到阿进面前问他怎么一回事，阿进连看都不看爹，根本不把爹放在眼里，用胳膊将爹往旁边一闪。不知是爹没有力气，还是



阿进用力过猛，爹竟然一个踉跄，摔了一个狗吃屎，引来众人一阵大笑。我在门缝里看得清清楚楚，也是我第一次目睹爹的“光辉形象”，尤其是爹爬起来擦嘴的模样——懦弱、猥琐、任人欺负的窝囊相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间，它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难道这就是我爹?! 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问。接下来爹就一直摸着自己的嘴，耸着肩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里露出无望的神情在黑夜里弥漫扩张，成了他的标志，让我不敢正视他。

阿进得势不让人，冲着我娘要人。我娘侧着身子挡在阿进面前，我娘性格刚烈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谁要是明着欺负她，她可以豁出自己的命。娘告诉阿进，我的儿子不被别人欺负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如果说我的儿子欺负人，打你儿子，那肯定是被你儿子逼得没有办法才还手的，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最清楚。娘用她瘦弱的身躯挡在阿进面前，高过我娘一头的阿进一时语塞，拉住自己儿子的手，朝他看了看。娘抓住了阿进这个犹豫紧接着说：阿进，你回去先向你儿子问清楚再来找我儿子算账。如果是我儿子打伤了你儿子我愿意出钱给你儿子看伤。娘下了逐客令。阿进甩着他儿子的手，问是怎么一回事，可刘根一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让阿进毫无脸面，拉着他的儿子，扬言“我明天再来算账”，灰溜溜地离开了我家。站在一旁的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任阿进在我家撒野。爹的胆怯日后让更多人的人欺负我家，爹一个男人怎么就不如娘一个女人?

我开始发奋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离开爹。我不想看到爹的那副模样，他彻头彻尾影响着我的情绪和生活。我讨厌爹，觉得爹是我的耻辱，在学校我从来不愿意提起我有爹，开家长会如果娘没空我就不在家里说起这件事。而爹依然以他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喜时不喜、悲时不悲。他几乎没有什么情绪可言，遭人欺负是

常事。一次爹参加生产队年底分肉，爹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因此生产队有什么记账或者分发东西都要叫爹去做，爹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倒是很让人放心。那天快结束了，阿进居然让他兄弟拿两份，被爹看到当场指出，众人也看在眼里，纷纷指责阿进，下不了脸面的阿进竟然对爹下毒手——朝爹的裤裆猛踢一脚，爹当场昏厥过去，差一点送命……也为日后我娘和爹分居留下了祸根。要不然爹不会被人打死。

爹被人欺负，也被人玩弄，一次娘生病住院，天特别冷，隔壁床的一位老太要出院，可是天太冷怕还没到家病又犯了，可再住下去实在拿不出钱了，他们就向爹借盖在娘身上的大衣，娘有点不舍，爹却大方地给了人家，他们说好明天就给送来，可到现在大衣依然下落不明。还有家里要盖座小屋，娘让爹去砖瓦厂买砖，5000 块砖回来一数只有 4500……那个晚上娘和爹吵了一宿，事后我很少再见娘与爹说话，爹让娘伤透了心，娘对爹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和耐心，有时不让爹睡，爹也从来不反抗。爹在家里长时间受冷落，小弟和小妹还有我几乎都听娘的，但爹并不显得不高兴，好像并没因家人的冷漠而改变他的生活，哪怕情绪上的变化——也可以让人觉得爹在生气，或者爹在发脾气。可爹就是没有，包括奶奶去世，爹总是一个表情……

我很少听爹说话，好像压根儿没有听爹说过正儿八经的话。加上我一直讨厌爹，自己更不愿意和他讲话，在心里对他有着强烈的反感情绪。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的重点中学，我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其次感到浑身轻松，好像犯人出狱。我终于可以离开爹了，离开爹存在的环境去放松自己，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想到以后可以不再看到爹，我的眼前满是阳光，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阳光照射的条条金线……爹给我的精神负担太大了，我与爹

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情感上都得不到沟通，我是多么的压抑，在爹身边的十几年里，我终日在煎熬中度过每一天，冷不丁就会受到伤害，每当听到人家拿爹当笑话时我就充满愤怒，有时满怀绝望，我想去杀了他们，我又想求求他们不要把我爹当笑话来说，因为爹也是人，他也有自尊，不能因为他老实你们就可以不顾他的人格和尊严，达到你们的快乐。也许因为爹给予全家的只有屈辱和伤害，使得一家人都陷入痛苦之中。娘的绝望，小弟小妹的疏远，我的讨厌，这都是因为我家有一个这样的爹呀！现在我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可以走出爹的阴影去外面生活。

娘开始为我准备行李，因为考上的是公费，所以家里不需要负担什么，连吃都由国家供给。日子渐渐临近，娘倒显得有点不舍，边准备东西边流泪。我就劝娘不要伤心，我去念书会回来的，家里有小弟小妹，还有爹呢。当我把"爹"这个字说完之后，我顿时后悔不已，而娘已经号啕大哭，娘的这一哭似锥子钻我的心，我是怀着强烈的反叛情绪发奋念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离开爹，不想看到爹，可我没有想到离开爹的同时也是离开娘的开始。我一时找不到安慰娘的话，因为我不想离开娘，是娘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受伤时娘为我抚慰心灵，受欺负时娘为我擦拭泪痕，现在要我离开娘，以后受了委屈向谁倾诉？开心时谁与我一起分享？只有娘——走遍天涯娘最好。娘见我也哭了，反倒开始安慰我，说：

娘不会拖你后腿的，娘只有高兴，儿子到县城去念书，那是娘的光荣，只是以后你一个人在外面凡事都要长个心眼，人不能太老实。

我连连点头。那个晚上我没有见到爹，而一家人都没有提起爹，等我起床的时候，爹已经为我煮好稀饭。爹提出要送我，娘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家里拿不出两个人的盘缠。爹自然不敢说第二句话，趁娘去里屋拿东西的时候，爹将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说有话

要讲。我向来讨厌爹，就说有话就在这里讲，何必要到一边呢。爹见我态度生硬，摸了摸自己的头，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

大明，外面坏人多，你要当心，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没有想到爹会和我说这些话，换了别人我还可以相信，从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只能把它当瞎话，我对爹的话自然是嗤之以鼻，如果爹知道这些社会世故，我就用不着背那么多年的包袱。我很不耐烦地对爹说：

知道了，知道了。

爹没再说话，娘送我上路了。娘送我去上学在人家眼里是件顺当的事情，如果由爹送，人家一定会笑我——我连爹都不如。

离开家的日子就开始想家。

星期天很多同学都去公园玩，我家因为经济拮据，加上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爹娘都是种田的，根本没有闲钱可以用来玩，因此不常与同学一起玩，其实心里还是想和他们在一起，但非常害怕遭同学瞧不起。所以常常一个人看看书，实在无聊就给家里写信。一般同学都把信写给父亲，可我从来不给爹写信，我出来就是为了把爹早日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因此写给念初中的妹妹，再让她回去念给娘听，然后呢让她回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并在信上故意提醒妹妹尽量不要说爹的事情，妹妹很机灵，知道我讨厌爹，因此在信上只字不提爹，可有一回妹妹还是在信中讲起爹的事情，说娘和爹经常吵架，爹就去了乡里的粮仓看粮库了，住在那里不常回来，家里只有娘和小妹小弟，娘时常想起大哥，有时一个人黯然落泪……我难以把信念完，泪水已经潸然。后来常在半夜里梦见娘在黑夜里一个人偷偷哭泣，孤独无助，很是凄惨。于是想趁天冷之前回一趟家，去

看看娘。

一日中午，传达室的老李匆匆忙忙来找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起先非常纳闷，心想谁会来找我呢？我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在城里无亲无眷的。我就问老李找我的人什么模样？老李说是一个男的，问他是谁，他就是不愿意说，带了一袋东西，叫他写好名字放在这里，他倔得很，不见到人不仅不放东西还不走人，这不，我来叫你了。

我犹豫着，老李见我吞吞吐吐，说：他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走到学校门口，我有些傻眼了，怎么会是爹呢？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回去，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有这样的爹，在乡里的时候我从来不许爹到学校里来，可爹怎么跑到县城的学校里来？他实在是令我讨厌。可我已经被爹看见了，爹将一只手伸进铁门，向我打招呼。

我走过去，环顾了四周，拉长着脸说：你来干什么？

爹笑着，有些兴奋，像这样的表情是稀有的。随后弯下腰把一个袋子从铁门底下塞进来。

我问他这是什么？

爹说快拿好，别让你的同学看到爹，爹不进来就是怕给你丢脸。

爹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我的心里更恼火了，心想你给全家丢的脸还少吗？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就是怕你给家里人丢脸。爹大概见我有些不开心了，依然傻笑着，说：

这是我托人为你炒的米粉，饿了用开水冲一下就可以吃，方便，现在你正好在长身体，别饿着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听爹说这么长的话，而且非常连贯，带着关爱，让我有些感动。可又突然觉得爹非常陌生。我朝爹看了一眼，没有去接袋子。爹指着袋子说：

快拿着，拿着。

爹的话充满乞求。我拿起袋子就往回走，因为下午马上要上课了，有些同学就要进校门了。

大明，大明。爹还在身后叫我，此时我已经无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转过身子说：你还不回去？说着我想把手中的袋子掷过去，要他马上离开。可我看到爹另一只手伸进胸前的衬衣口袋里磨磨蹭蹭掏东西，边掏边说：

大明，爹马上走。说完爹从胸前的口袋了掏出一个手绢包，放在左手展开，他的手有些抖。里面是一把毛票——钱！我有些惊讶，爹的手上从来没有钱。爹拿着钱的手从铁门的栅栏里伸进来，而后说：

大明，拿着，这些是多年来你娘让我打酱油、买农具时剩下来的零头，我积攒起来，总共十五元，你拿去用，在城里可不比乡下，拿着——我是你爹。

我站在那里没有去接钱，注视着爹，面前的爹第一次让我感到他的清晰，爹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中山装，敞着胸，里面穿着一件硬邦邦的棉衣，有的地方已经磨出了口子，露出残败的棉絮，有的地方已经成了窟窿，可以看到里面的粗布衬衣。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干瘪的脸上胡子拉碴，他"逼真"的五官模糊了我的记忆，我一时想不起爹的模样，脑子突然一片空白……

大明，拿着。爹将钱扔到我跟前后，转身走了。

爹一晃一晃的样子，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片即将落地的黄叶。爹的背微微驼起，人显得越来越矮小，就爹这副模样怎么能与英雄联系起来？

这个冬天特别冷，原来想回去看娘，可娘却把冬衣捎给在乡水

利站工作的姑父，叫他到县城来装水泥电线杆时拿给我。姑父告诉我爹与阿进正式去了乡里的粮仓看粮库，一个月可以挣 150 块工资，并高兴地说你爹真是傻人有傻福，拍着我的肩膀要我注意保暖，当心身体，放心读书，为家里人争光。我点了点头送走了姑父。

第二天，姑父又出现在我眼前，他的表情已经没有了昨天的爽朗和高兴，他将我叫到校门外，告诉我爹出事了。

爹出事了？出什么事情？我看着姑父说，心里想爹在家经常出事，大事小事不知出了多少回，最严重的一次险些丢了命。我有点不以为然。

大明，你马上跟学校请假，姑父在这里等你。姑父的表情有些吓人。

到底出什么事了？

姑父开始沉默不语。我似乎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迅速向学校请了假，然后急匆匆跟姑父回家。回到家里屋前屋后围满了人。我有点稀里糊涂，隐隐地听到娘的哭声，血管里的血开始在全身运动，失去了寒冷的感觉——

爹死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谁害死了爹？难道又是阿进？爹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死了！昨天我见到他还是好好的呢。我在人群里寻找阿进，众人都用莫名的眼光看着我，有的说怎么不先向他爹跪下？真是不孝，难怪别人都要看不起大郎。有的说去城里念过书就是不一样，见过世面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一定要找到阿进。阿进从小到大就一直欺负我爹，这个世界还有公道可言吗？在后院的墙门里我终于看到了阿进，他正在和村人一起说话抽烟。我冲过去，不知哪来的力量和勇气，我一把揪住阿进的衣襟，说：

阿进，是不是你害死了我爹？

也许我的出现太突然了，也许阿进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个举动。向来不买账的阿进竟然浑身哆嗦，连连说：不是我，不是我，我叫他不要去，可他非要去。不信你问粮仓的治保主任老汪。没有想到曾经不可一世的阿进也有讨饶的时候，我一把拽住阿进的胳膊，阿进的胳膊又细又软，他的表情在黑夜里惊恐又胆怯，扭曲着瘦弱的脸，我将目光停留在他脸上，他不再让我害怕。

还没等我动手，众人哄上来将我拉开，说：这不关阿进的事，你要冷静一点。粮仓的吴所长和治保主任老汪也走到我身边，他们握着我的手，满脸的歉疚，让我一时不知怎么办。

你就是陆三元的儿子？吴所长看着我，他抿着嘴，一副伤心的样子。

我点点头，说：是的。

对不起，我们没有负责好陆三元的安全，你爹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的。吴所长低着头，身子猛烈地颤抖。不知是天冷还是悲伤过度。

你说什么？我爹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我几乎难以相信吴所长的话，他肯定在骗我，他肯定是怕我找他算账，我爹因为老实人好，几乎人人都要欺负他，就连三岁的孩子见了他都要踢他一脚。

是的，你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吴所长非常诚恳地说。

不可能，我大声叫了起来，一把抓住吴所长的衣领说：你们是怎么害死我爹的——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心里在想为什么你们害死了我爹还不敢承认，难道我爹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你们可以随意糟蹋他，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我对吴所长恨得咬牙切齿。

大明，快松手，吴所长是来安慰你们全家的。众人围了上来要我松手。

谁要了我爹的命，我就要他偿命。我极力地挣脱，吴所长已经被人拉到一边保护起来……

大明，还不过去给你爹跪下！突然，一身白衣的娘站在我面前大声说，她的话在寒冷的黑夜里散发出去，让一切都凝固了，无数视线被整个黑夜吞噬，唯有娘的白衣，让这个世界产生敬畏……

爹去了粮仓后很少回家，家里并没因为少了爹而显得冷清，娘依然早出晚归，心倒也落得舒畅。爹这个人在九乡八里很出名，都知道矮人武大郎娶了个漂亮的媳妇，真是傻人有艳福，只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让他糟蹋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爹工作非常认真，与阿进值班防夜瞌睡都不打，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出去查看，天冷了他就生个煤炉取暖，绝对不会躺进被窝什么都不管。阿进倒好，有爹如此认真负责，晚上他只管睡觉，白天本来是睡觉休息，他却回去做工，又拿工资又不耽误家里的农事。

那天，爹看我回去后已是黄昏，生好炉子，继续他的值班防夜。外面天寒地冻，阿进已经钻入被窝，爹穿着大衣，瞪大眼睛，仔细关注外面的动静，差不多隔 2 个小时到外面走一圈，进屋后脸已被冻得发紫，阿进睡在被窝里好像值班防夜不是他的事情。时间在黑夜里以它永恒不变的速度向前走动，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夜渐渐深了，一切都进入了梦乡，寂静的粮仓好像已沉睡了，唯有爹的眼睛张开在这个世界里，洞察粮仓细微的变化，就连耗子见了爹都有些害怕。突然，西墙发出敲砖的响声，爹倏地站起来，叫醒了睡在一边的阿进，阿进迷迷糊糊说：

什么事情呀？像死了亲娘。

外面好像有人在挖墙脚。爹说。

大郎，睡吧，就是有人来盗粮，那也是公家的粮，我不知跟你讲

了多少遍，你看你不睡也是白不睡。说完阿进又睡着了。

不行，我得去看看。于是，爹拿着手电筒出去了，来到西墙后门，爹看到五六个黑影在岸上跳来跳去，右边码头上停着一艘水泥船，爹感到事情不妙，打着手电筒边叫边跑过去。

你们干什么？偷国家的东西要吃官司的。爹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来到他们眼前。

他们见来了一个身材短小的老头，根本没有把爹放在眼里，继续偷粮，爹冲过去阻止时与他们扭打在一起，可哪是他们的对手，先被他们打倒在地，爹爬起来后，又被他们逼到河边，再后来被他们推入河中。爹拼命挣扎，终因寡不敌众，沉入河底。在这一过程中，爹曾经浮出水面一次，但冰冷彻骨的河水紧紧地围绕着他，可以说爹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再次沉入河底，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我跪倒在爹面前失声痛哭；想不到爹如此英勇地死去，怎么也无法与想象中的爹联系起来，死去的爹撕裂着我的记忆，冲撞着我的思想，在懦弱和英雄中分辨哪是我真实的爹？爹一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没有生过一点邪念，更没有用“花花肠子”来取悦于这个世界。

爹被追认为烈士，我成了烈士的后代。给我“自卑、耻辱”，让我“抬不起头”的爹死后却给了我光荣，还可以让我们享受政府所给予烈士家属的待遇。爹再一次以死的“方式”冲击我的情感，爹注定无法走出我的生命。第二天，我去粮仓收拾爹的遗物，爹是如此的穷，只有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还有一只烧菜烧饭的锅，我想发脾气，我想大声叫喊：

爹——

爹——

我想跟爹说句话，可是不知说什么?！只能任泪水悲伤流淌。

按照村里风俗，要在亲人死的地方烧纸钱，烧衣服，然后把他的灵魂带回家。我将爹使用过的东西全部拿到爹壮烈牺牲的码头，我不仅要把爹的灵魂带回家，而且要永远地把他安葬在自己心中。

木头扛书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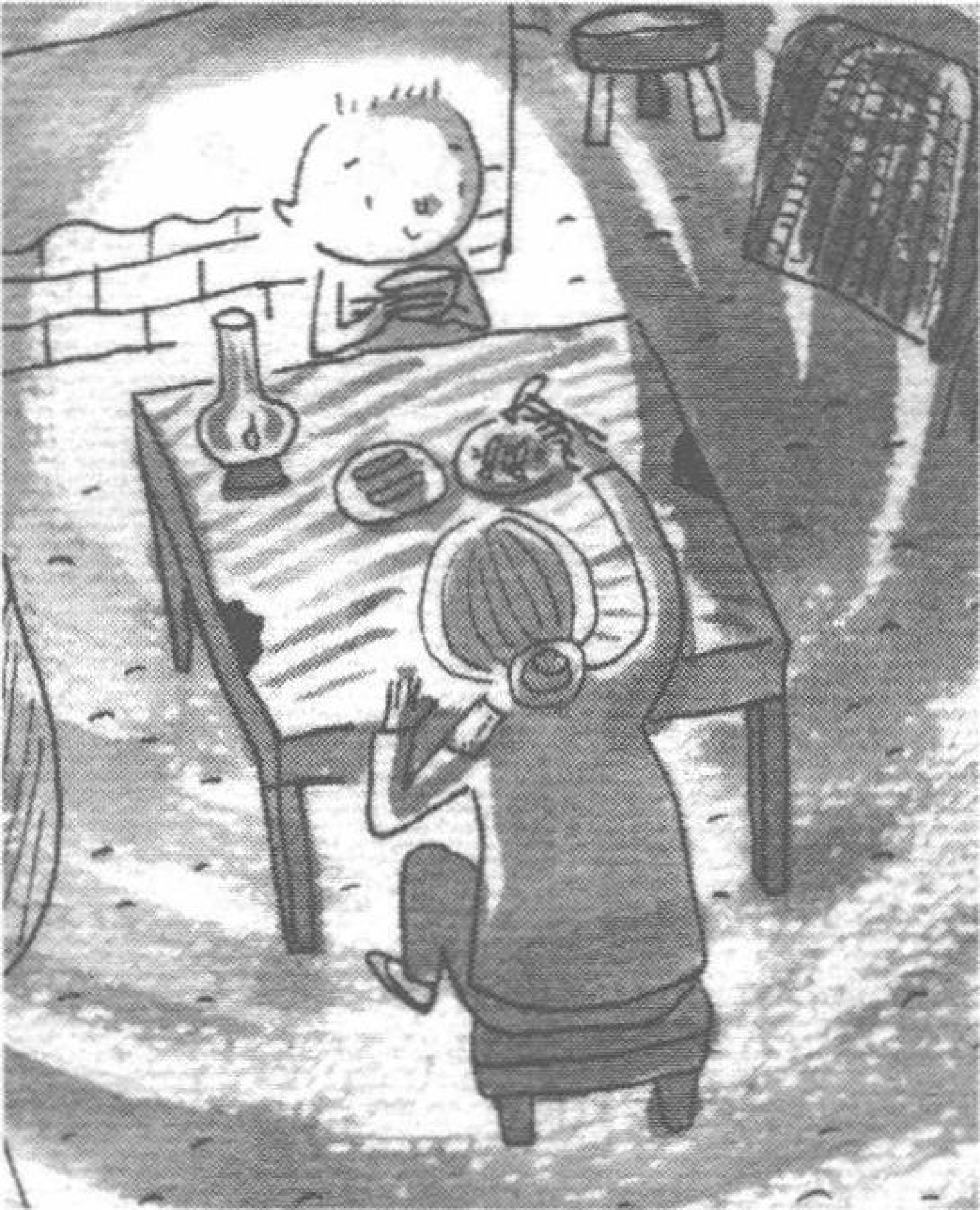
一

娘跑进房间，像杀猪一样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说：再晚，上学就要迟到了。娘一边说一边替我穿衣套裤系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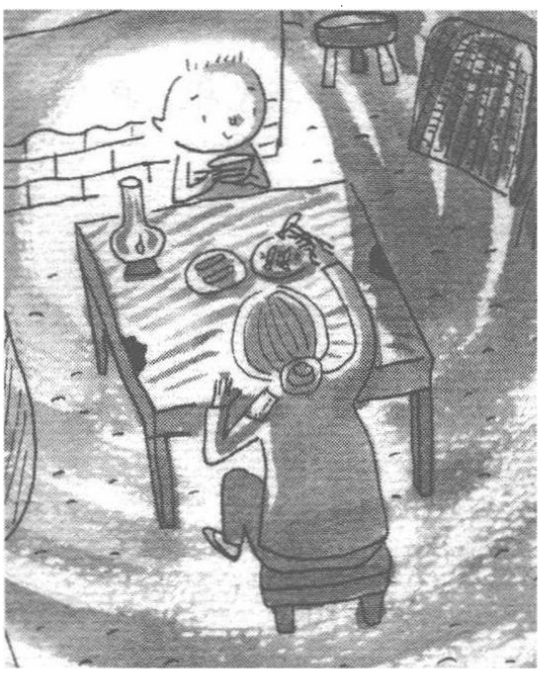
我像木偶一样任娘摆布。到给我穿鞋时，我故意不配合，最后还把一只鞋子蹬得老远。

娘看了看我，说：都上初中了还这么顽皮。而后捡过鞋子，蹲在地上，将我的一只脚压在她膝盖上给我穿好。最后把我从床沿上拉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娘先给你盛好一碗粥，你马上出来。

我磨磨蹭蹭就是不出去。娘在外面又叫了几声，见我仍没动



木头扛书包



一

娘跑进房间，像杀猪一样把我从床上拽起来，说：再晚，上学就要迟到了。娘一边说一边替我穿衣套裤系腰带。

我像木偶一样任娘摆布。到给我穿鞋时，我故意不配合，最后还把一只鞋子蹬得老远。

娘看了看我，说：都上初中了还这么顽皮。而后捡过鞋子，蹲在地上，将我的一只脚压在她膝盖上给我穿好。最后把我从床沿上拉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娘先给你盛好一碗粥，你马上出来。

我磨磨蹭蹭就是不出去。娘在外面又叫了几声，见我仍没动

静，回到房间，问我这几天怎么啦？前天说路远，昨天说粥烫，今天又不愿起床，你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懂事？

我撅起嘴说：我不想去上学！

读书的时候怎么可以不读书呢？娘问。

我说人家都不去上学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去？

人家是人家，我家是我家。我家和人家不一样。娘说。

咋不一样呢？我问。

娘看着我，没说话。

我大了，我要出去赚钱，我得自己养活自己。我理直气壮地说。

没知识光有钱有啥用？娘说。

怎么没用？长脚出去收了半年兔子毛，家里盖新房子了。而我家呢，遇到下雨，房子就像水帘洞，如果我家有钱也可以造新房子！我辩解说。

你这孩子怎么小小年纪就知道钱，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书读好，读识了书将来什么都会有的。说时，娘催我快点吃粥，要不然迟到又要受老师批评了。

我依然不动；我坚定不去。

娘见我不鼓不瘪，转身从外面找了一根木棍进来，说：你真要把娘给气死了。说完向我举起了木棍……

自小到大娘从来不打我，连一个手指也不舍得碰。今天……我硬直直地站在那里，闭着眼睛等待娘的木棍。

空气好像凝固了，时间也停止了走动。可娘的木棍迟迟没有落下。稍歇，我听到娘在一旁哭泣……

娘的眼泪足可融化我的倔强。

二

五月天，油菜花退去了金黄，麦子正在地里抽穗。田野里空旷寂寥，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我拎着饭盒，背着书包，一个人走在上学路上。村子里的孩子都停学了，不是进城打工，就是出乡学艺。我不知娘是咋想的，像我这样的成绩能初中毕业已是谢天谢地了。况且村人都在背后笑她：木头要是能书包翻身，这个世界就变天了！人笨，家穷，真是蚂蚁撼石球——自不量力。

我是遗腹子，三岁才开口说话，所以村里人都叫我木头。上小学时天天被娘"扛"着去学校，考试不是咸鸭蛋，就是一双筷子，从来没及格过。村人都说这种孩子扔了也没人要，只有巧宝当夜明珠，作孽呀，死了丈夫还留一个傻儿子。上五年级以后娘每天帮我一起复习功课，说考不上初中会遭人瞧不起，穷人只有靠读书。娘开始教育我，有时还吓唬我，说不认真读书就把我扔到吴淞河里去喂鱼……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上了初中。娘高兴得逢人就说，好像自己儿子考上了大学。娘高兴，我却受罪。因为没爹，从上学第一天开始，镇上的女生说我娘娘腔；说我像个热水瓶（我个子矮小）。后来男生挤兑我，不要我一起玩……有一次我跟在他们后面也想去摘白果，不料被班上的鱼肚子打翻在地，磕掉一颗门牙，至今说话还漏风。

久而久之，我感到孤独自卑，觉得每天上学都是一种煎熬。

有一回某女生的一把尺子不见了，有同学说是我拿的。那位娇气的女生不问缘由，就把我的书包扔到操场上。我出去捡书包时，她还对我说捡好书包就回去吧，别给你娘丢人现眼了。那一刻，我

的心像被人戳了一刀……当看到自己的由娘用枕头改装成的书包横躺在操场中央，像一只被摔死的黄皮狗，我想哭，又哭不出来。被摔出的书本在风中"刷刷"翻动，像是在申诉自己所遭遇的欺辱；破旧的铅笔盒盖子和身子已经完全脱离，好似被父母抛弃的孤儿；有的本子被风吹走了，有的吹到不远处的水塘里……

我捡起书包回到教室时，竟然有些害怕：他们扔了我的书包还会不会扔我的人？

我百无聊赖地走着。眼前的这条路已走了将近两年。这条曾经是人们心中的理想之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这条路上书包翻身，然后走出贫困，走向城市……二蛋子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出去的，当时他以全校第一的高分考上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震动全乡，成了乡里的骄傲！可现在，这条路越走越吃力，昂贵的学费断送了很多人的梦想。我不知道娘为何如此执著，明明我不行，还将我拼命往前赶？

走过土地庙，那里天天围着很多人，小商小贩们都在做药材交易，非常热闹。还引来别的小贩做小吃生意。我在那里驻足了很久，我甚至也想来这里摆个什么摊，赚点钱，哪怕只赚几毛钱也比上学强。那样，家里日子就不会那么苦，娘就用不着天天去扛木头，更不必为我的学费东奔西走……

三

赶到学校上课铃声已响过，我害怕地站在教室门口向老师报告。数学老师是个女的，比较温和，朝我看了看后说怎么来得那么晚？进去坐吧。我低着头走到位置上，坐下去时不小心膝盖撞到桌腿上，疼得我"哇哇"大叫，桌子差一点被掀翻（没人愿意和我同桌）。

扶桌子时又不慎把饭盒打落在地，只听得“乓”一声巨响，课堂秩序被我搅乱了……

温和的数学老师走到我前面已不再温和，凶着眼睛问我怎么回事？我怯生生地站在那里不敢回话。

冯乔根，你今天迟到老师没批评你，考虑到你路途远。可现在你自己看，乒乒乓乓像个啥样子？这次测验你又是红灯笼。老师本不该批评你，可你实在太不像话了，现在你马上给我出去，别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女老师说时用手指着门外，我却感到有很多双眼睛在对着我。我急忙说先让我把饭盒拾起来。女老师不顾我的请求，一把抓住我的衣襟将我拖出教室……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脑子里惦记着饭盒，如果打翻了我中午吃什么？以前中饭一直是娘送来的。因为家里口粮紧，我正在长身体，要是中午走个来回，娘说这饭等于白吃了。娘每次送饭来，总要等我吃好再把饭盒带走，说反正走一趟，免得我放学还带饭盒，麻烦。有时吃着吃着同学就会来看我吃什么，却被娘止住了。娘说吃饭有啥好看，去，去——吃自己的饭。同学们便说我小气，吃什么好菜，看一眼都不行，是不是怕我们抢？回去后我就跟娘说以后送完饭你就回去，不要看着我吃。娘说看儿子吃心里开心。

有一次，娘大概有急事，放下饭盒就走了。这下同学们逮住了机会，没等我打开饭盒，就围了过来，说：冯乔根，让我们看看你娘给你带什么山珍海味来了？我打开饭盒，当他们看到饭上只有一根“瘦弱”的酱瓜条时，顿时哄堂大笑，而后四处散开……

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每天都吃酱瓜条，有啥稀奇？可笑过之后他们嘲讽我，说我娘每天给我送饭，又陪着我吃，还以为吃什么美味佳肴，原来是一块酱瓜条。后来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酱瓜条。有时还连起来一道念：冯乔根，酱瓜条。冯乔根，酱瓜条。押

着节拍到处吟唱……

我就不明白吃自己的饭为何要遭人笑？那天我拎着饭盒回去心里闷闷不乐，对娘也产生了一种怨恨。娘见了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把饭盒一扔，说都是你送的饭，现在同学们都叫我"酱瓜条"，并说以后就是饿死了也不要娘送饭了。娘看着我连忙说都是娘不好，娘实在有事，要不然一定看你吃好再走。我狠狠地说看我吃有啥用？看我吃酱瓜条就会变成红烧肉？

日后，娘给我送饭总要煮一个荷包蛋。但家中的生活却越来越艰苦。本来鸡下的蛋可以卖掉贴补家用，现在都让我吃了。最终娘连酱油都打不起，酱瓜条也吃不成，只好靠吃咸菜过日子……

第二年，娘不再为我送饭，而是让我自己带饭。自己去榆荚坡木场扛木头。家里快揭不开锅了。

四

校园里很静，我像被人遗弃了。娘让我出来读书，我却被老师赶出教室，要是让娘看到了，她一定会气得当场吐血……其实娘有所不知，像我这样的学生对老师来讲少一个好一个，那样既可以少费心思，又不影响拿奖金。

数学课好像除不尽的小数点，总也不结束。我便蜷缩在墙角里，不远处的几棵大树上，有几只鸟儿正在欢快地歌唱……

下课铃声响过后我急忙回到教室。我的饭盒已经被人踢到一边，饭散落一地。我蹲下去把一粒一粒米捡到饭盒里，那是娘用汗水换来的，一粒米就是娘的一滴血。可有的已粘上灰尘，有的被踩在脚底下，我心痛极了……有的同学却在后面讽刺我，说酱瓜条，怎么人不做，做起狗来了？有的还在后面推搡我。我转过身来，看到

他们都张开嘴在笑，面目变形，想要吃人。

一整天我浑浑噩噩，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样的一天对我来讲毫无意义。如果让我和娘一起去扛木头，说不定还能为家里赚几个钱。可我娘却指望我书包翻身，我该怎么办？

漫长的一天在痛苦的挣扎中结束了。山路弯弯，小河淙淙，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快到家时，看到大狗正在前面。村里人说大狗是二蛋子第二，只有他能书包翻身。可他爹让他去做木匠了，大家都为他感到可惜。我跑上去叫住了他，问他做木匠好不好玩，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做木匠有啥好玩，大狗用疑虑的目光看着我，说那是干活！哪有读书舒服。

谁说读书舒服？我就觉得做木匠好。要是我娘也能像你爹那样有本事，我宁愿去做木匠，也不愿意去读书。我说。

木头，我告诉你，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现在想读书都没机会。大狗说。

那咱俩换一换，怎么样？我走到他前面说。

怎么换？大狗看着我说。

咱们早上一起走，然后你背我的书包去上学，我拿你的刨子去做木匠，这样咱们都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下午回来我们就在这里碰头，交换书包和刨子各自回家，有谁知道呢？我一本正经说。

大狗眼睛里似乎露出一点希望，但很快熄灭了。最后对我说还是你娘好，舍得让你上学，你可要为我们争口气呀。说完大狗只管往前走，再也不搭理我。

我想冲上去再跟他商量一下，大狗一个拐弯，人影不见了……

五

娘回来很晚，我坐在屋檐下等她，肚子饿得难受，想去做晚饭，可不知如何动手。上了初中娘什么都不让我干，娘只要我读书。

夜色中娘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还没放下工具，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留有体温的馒头，说：这是娘中午省下来的，肚子一定饿坏了吧，先垫一垫。今天都是因为你早上闹腾，娘这才回来晚了。

我接过馒头，一个人坐在屋檐下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干涩的馒头吃在嘴里甜津津的，喷香喷香。娘的身影不停地在我身边走动，她一会儿淘米，一会儿挑水，一会儿拿着砧板蹲在廊檐下切鸡食……

我吃着吃着，突然发觉眼前四十岁不到的娘酱色的脸上爬满皱纹，蓬乱稀疏的头发像悬挂在屋檐下枯萎的稻草；身上那件磨破了肩膀打满了补丁的外套，如同斑驳的外墙皮；她搬起畚箕走进屋子时，那扇黑洞洞的门好像一头张开嘴巴的野兽，把娘给吞噬了……稍歇，灶头上升起了热气，冷清的家有了暖和的气息……

娘烧好夜饭，要我快去吃。饭桌上依然是昨天吃剩的那碗咸菜烧小鱼，还有去年腌制的几条黄瓜干。我捧着饭碗，娘夹了一条小鱼给我，要我多吃点，说只有身体结实了才能读好书。我抬起头看了看娘，只见娘正在把咸菜往嘴里送，娘苍老的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干瘪如纸，似乎快要被一缕青烟带走……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娘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几乎耗尽心血，苦难正在蚕食她的性命。我不知道爹是咋死的？他怎么可以如此狠心丢下我们娘儿俩，任贫穷像潮水一样扑过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娘觉得很惊奇，看我的眼神分明在说：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吃完了早饭之后，我走到娘面前，非常认真地对娘说今天让我和你一起去扛木头吧。

娘笑了笑，把一只碗里还剩的一丁点菜汁倒进自己的粥里，说傻孩子，你要读书怎么好去扛木头？

娘，你就让我一起吧，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苦。我用乞求的口吻说。

娘为儿子受苦那是应该的，只要你书包翻身，娘吃点苦算啥。娘说。

可我读不好书呀。我说。

傻孩子，怎么会呢？只要你用功，人家行，你咋不行呢?！娘相信你。娘去扛木头，就是为你读高中上大学做准备，娘都有信心，你咋对自己没信心呢？说着，娘放下碗，把书包和饭盒递给我，要我快去上学。

我没去接。

娘拉起我的手说今天让娘送你吧。

我歪歪斜斜让娘拉出了院子。一路上，我默默地尾随娘。娘背着书包，拎着饭盒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娘的背明显驼了，一件宽松的外套晃荡在她的屁股后面，像挂在门上的一个帘子；双腿罗圈，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突然，天下起了雨。娘将书包从背心上卸下来藏到腋下，弯着腰，像做错事的学生正在接受老师批评。回过身子又来拉我，想让我藏在她的腋下……

初夏的雨像羊拉屎，下下停停，一会儿天晴了。

快到学校时，娘突然停止了脚步，而后把书包饭盒交给我，说娘就把你送到这里，再送过去，万一让老师和学生看到了，人家会笑话你的，说冯乔根都上初中了还让娘送，多丢脸呀。娘一边说一边用

眼睛示意我往前走。娘的眼睛里充满无限的温情，我望着她，只有顺从，无法反抗。

六

天渐渐热了，娘越来越消瘦，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坐在屋檐下喘粗气。而我，学业毫无长进，白白吃下三顿饭，一点用处也没有。想到自己娘正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木头，我哪有心思上课？照这样下去，娘就是扛死了，我的书包也翻不了身。

那天，我偷偷跟着娘去了榆荚坡木场，唯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两个人扛总比一个人扛来得强。

扛木头的人很多，大多是男的，他们脸色黝黑，整个身子被太阳晒得像一根油条。我跟在他们后面排队登记，再随他们一起上山。心想人那么多，娘肯定发现不了我。

木头在松岭口，离木材场弯弯曲曲有三四里路。走过一段平坦的山地后，路突然变得陡峭，而且狭窄，有的地方只容纳两个人，非常危险。我一边往上爬，一边避让扛着木头下山的扛木工。上了松岭口，已气喘吁吁。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肩膀上还要扛一根五六十斤重的木头呢。

人们依次扛上木头，然后往右拐个弯，接过工头手里的筹码再向西。所有的木头就像一群鱼顺着一个方向往山下游去……

我第一次扛木头，肩上从来没有压过这么重的分量。抱紧木头往前走，脚步都站不稳，人好像失去了平衡——歪着脖子，扭着腰，像妇女在扭秧歌。过了隘口，有的“鱼”游快了，拉开了距离；有的“鱼”游慢了，像雷雨前露出水面吐着气泡，全然没了生机；而我像掐了头的苍蝇左碰右撞，似乎连路都找不到，下山犹如在玩命。

两个回合下来，肩膀已经磨破了，生辣的疼痛直钻心窝——圆圆的木头成了一把锋利的刀，切割着我的身体，小腿的肌肉不停地抽搐，每迈开一步，就感到身子要瘫软下来，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会走路了；头顶上毒辣的太阳直射下来，路面上窜起的热气直钻裤管，整个人都快被烤熟了，咸咸的汗水"蜇"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一步一步往下走，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木头滚下山……

过了这个坡度，转入另一条小道，路总算平坦多了。可每次拐弯，都要使出浑身力气，而且用力不能过度，木头的惯性很容易把人带进山谷。

前面一个戴着草帽的妇女正手撑膝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她显得比我还艰难。就要交叉时，她放慢脚步向一边避让，脸慢慢从帽檐下探出来。我一看是娘，娘也当场认出了我。娘的表情由疲劳转向呆滞，继而变得愤怒，随即冲上来就给我一巴掌，也打落了我肩膀上的木头……

你怎么来扛木头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娘左手摸着右手，眼睛里露出失手的悔恨，又带着恼怒。

我有些傻眼了，带着哭腔说我怎么不能来扛木头？脸上热辣辣的疼痛覆盖了肩膀上的刺痛。

你是不是觉得扛木头很有出息？娘大声说。

我不管，我不想看娘天天为我受苦。我说。

你难道想跟娘一样扛一辈子木头？娘来扛木头就是为了不让你扛木头。如果你来扛木头了，那娘还用得着天天来扛木头吗？你咋这样没出息呢？娘的眼睛里充满哀怨。

娘，你要是倒下了，我就是书包翻了身还有啥意义?！我只要娘，我不要书包翻身。要是爹活到现在他也不会同意你来这里扛木头的，你看这里扛木头的都是男人。

乔根，娘知道你体惜娘，可你要晓得你是娘唯一的希望，你让娘怎么跟你说呢？娘说着，一只手扒在石壁上，一只手撑着膝盖，像一只烧熟的虾蜷缩在路边，我急忙去扶她。

娘推开我的手，含着眼泪说：乔根呀，娘就实话告诉你吧，你爹去世时你还在娘的肚子里，娘答应你爹一定把你培养成材，你爹说了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生，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娘一边说，一边喘着气：你爹不是这里的人，他是来我们这里支教的。你爹是为了救二蛋子才献出自己的性命的，你知道吗？你爹临死时拉着娘的手，说肚子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要让他(她)好好上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娘的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但很快被太阳蒸发了。

娘边哭边说，娘现在要是让你停学去扛木头，你让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娘紧紧把我搂住，而后又推开我，说乔根乖，哦，现在就去上学，听娘的话，只有你去上学了，娘的木头才没白扛。

我抹了一把眼泪，朝山下跑去……

七

此后，我每天早早起来，吃了粥到学堂。放夜学回来就在屋檐下做功课。娘回来看到我认真做着作业，没再坐下来歇息，也不喘粗气，而是直接去做晚饭……在煤油灯下，我看到娘疲惫的脸上挂着丝丝的笑意。

我的基础很差，必须多花上两到三倍的时间才能赶上班里的中等生。但有的功课还是跟不上，甚至听不懂，心中非常羡慕那些成绩优秀的同学，他们怎么会那么聪明？那段时间我心里苦闷极了，

感到自己无能，觉得对不起娘，曾经积聚在心里的那种“气”显得非常可笑……

那天“凶狠”的数学老师突然将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她曾经“请”我出去的眼神深深刺伤我脆弱的自尊，使我每每见到她全身就不寒而栗，也使我对数学课不敢怠慢，生怕再遭她的“绑架”。现在叫我去她办公室，我想自己没做错什么吧？最近无论是作业还是练习我都是第一个交。我胆怯地站在她面前，她埋着头一副严肃的面孔让我不敢看她。

冯乔根，女老师抬起头叫了我的姓名，知不知道老师今天为什么把你请到办公室？我摇了摇低着的头，而后向上翻了翻眼，看到女老师的嘴角正在往上翘，露出美丽的笑容……那一刻我既紧张又意外，这个世界好像没人对我笑过，有的只是鄙视、嘲讽和冷漠，就连我娘，沉重的生活已压得她失去了笑的“功能”。

冯乔根，老师没想到你这次测验能得了 75 分。说时，女老师的脸完全笑了，像一朵绽放的花。她手中拿着批好的卷子，她的语调有些激动，看我的眼神充满欣喜，好像挽救了一位失足少年。这次测验 70 分以上的只有三个，你的成绩蹿得这么快，老师为你感到高兴，希望你继续努力。上次老师把你拉出教室，老师做得不好，请你理解老师当时的心情。说着女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练习本送给我，要我多做练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去请教她。而后目送我走出办公室……

长那么大，好像从来没人对我笑过，也没人鼓励过我，更没人送我东西。此刻，我全都拥有了，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自豪……回到家我就把事情告诉了娘。娘先是摸着我的头，后又把我搂进怀里，接着蹲下身体。娘慈爱地看着我，要我认真学习，要对得起那位女老师，千万不可骄傲。娘的话让我体味到其中的分量。

之后，我浑身是劲。先前的那种懒散、无聊统统消失了。我的脑子里只有“读书”两个字……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伤风咳嗽都无法阻止我上学的决心。

转眼，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报告单上一片“蓝”，数学还9字当头。娘捧着我的成绩单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双手颤抖，张开嘴巴念着爹的名字：学忠，你看呀，你儿子的成绩单上没有红灯笼了，数学还考了96分，谁说我们的儿子笨？我们的儿子可聪明啦！

娘激动得泪流满面——开心的泪水冲走了生活的苦涩。

我上学，娘扛木头，水稻又长了一季。

这一年，我除了放学回家帮娘烧饭，其余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每门功课的成绩像汛期的河水，迅速往上蹿，让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感到惊讶，上课时总要在班上赞扬我几句，好像不赞扬我，他们的心血就白花了……而我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引我向前，那会不会是我爹？

班级里，曾经把我书包扔出窗外的那个女生居然朝我腼腆地微笑，还送了我一支圆珠笔。曾经打掉我门牙的鱼肚子，我路过他们村子时他送了我一网兜鱼……我一下子从班级的边缘走进班级的中心，同学们有的说木头开花了……

第二学期我代表学校去县城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回来，为班级和学校争得了荣誉。女老师对我大加赞赏，还说今年中考唯有我有希望被县重点高中录取，那将成为石头坡中学自办校以来第一个被县重点高中录取的初中生。

娘得知这个消息，木头扛得更来劲了，晨曦背在身上出发，星光踩在脚下回来，煤油灯点亮了黑暗的山村……

可我心里真怕那些粗壮的木头会压断娘细小的骨头。

中考如期而至。我吃着娘调的黑芝麻糊和煎的荷包蛋走进考场，我已经不是那个刚刚上初中的“酱瓜条”，也不是那个任人摆弄的“热水瓶”，更不是软弱的“娘娘腔”。我的心里充满斗志：一定为娘争气！一定不让老师失望！

三天考试结束后，我彻底放松回到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天蓝得深邃，风吹得爽朗，花开得烂漫……

八

暑假正式开始，我就让娘在家休息，从今日起木头由我去扛。娘却坚持自己要去，说自己这副老骨头压得起。这回我死活不依娘。娘见我如此坚决，只好答应，并要我注意安全，慢慢扛，千万不要跟人家争。

次日，我吃了早饭就去扛木头。走在去榆荚坡的路上，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我的步子坚定有力，我的精神饱满幸福——我终于能单独去扛木头了。

整个暑期，我不知扛了多少木头，流了多少汗水，走了多少山路……所有这些磨难都在娘的笑脸里得到消融，我不累也不怕！

那天回去已是月色空蒙，山里的夜总能把白天的热浪吸尽，还你一个清凉的世界。娘在村口已等了好久，当她看到我瘦小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连忙迎了上来，告诉我今天老师送来了县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而后摸着我的头说：乔根，我的好儿子，你可以去县城上重点高中了。

消息很快在村落里传开，有人说寡妇的儿子总算给寡妇争了一口气；有人说木头上长出蘑菇了；有人说遗腹子都是聪明的……

他们在夸娘的同时，也在为我的学费担忧。可娘一点也不着

急，娘说吃了这么多的苦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娘合计了一下，去除日常开支，两年来扛木头积攒下来的钱再加上我这两个月扛木头的钱，缺口不是很大。娘说大不了继续上山扛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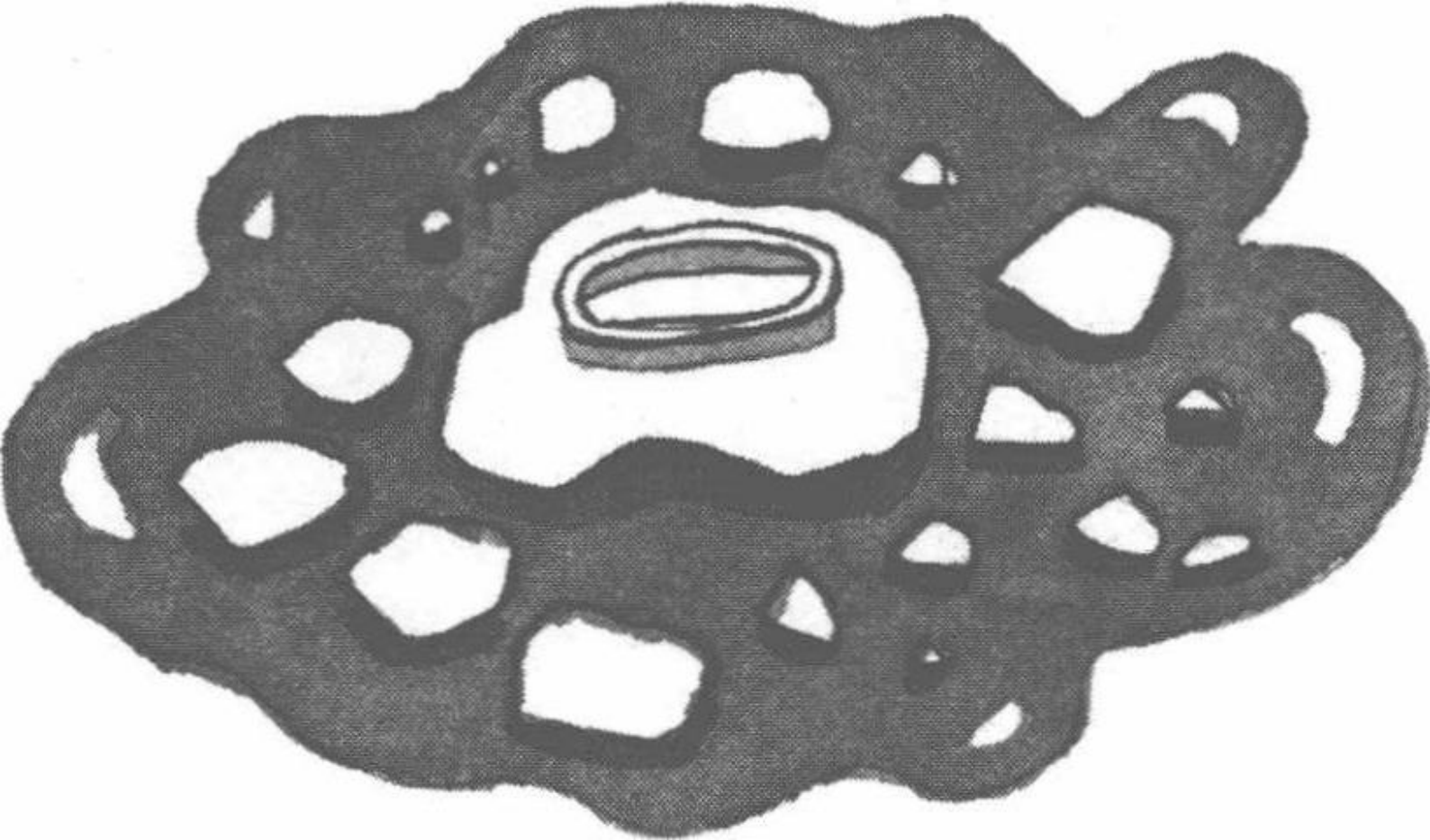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娘满脸灿烂，带着我一起去榆荚坡。娘走在前面，她的腰背挺直，步子轻盈。我在后面追赶娘，心中有着无穷的力量……

学箍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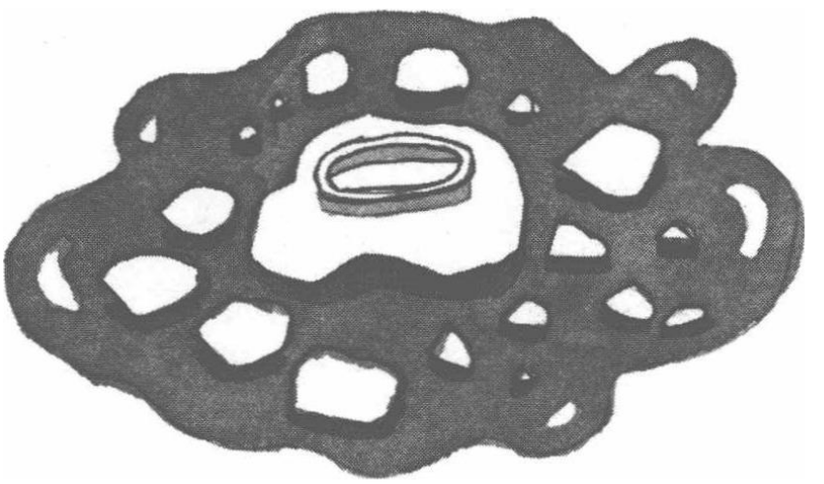
一

初二才上了一个月，父亲突然让我辍学，要我去学箍桶，而且态度强硬，不容商量。

面对父亲的这一决定我彻底傻了。父亲从小就教育我，穷人唯靠读书才有出路！上了大镇中学后，我的心思全在读书上，唯恐对不住父亲。可现在父亲却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了，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父亲对我不抱希望了？觉得即使让我读也读不出什么名堂，索性就不让我读了？可还没到升学，父亲怎么可以早早就下定论呢？是不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可这么多年父亲都熬过来了，况且我每天放学回来总要去田头割一篮猪草，生猪卖了可以贴补家用



学箍桶



一

初二才上了一个月，父亲突然让我辍学，要我去学箍桶，而且态度强硬，不容商量。

面对父亲的这一决定我彻底傻了。父亲从小就教育我，穷人唯靠读书才有出路！上了大镇中学后，我的心思全在读书上，唯恐对不住父亲。可现在父亲却自己把自己给否定了，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父亲对我不抱希望了？觉得即使让我读也读不出什么名堂，索性就不让我读了？可还没到升学，父亲怎么可以早早就下定论呢？是不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可这么多年父亲都熬过来了，况且我每天放学回来总要去田头割一篮猪草，生猪卖了可以贴补家用

呀;父亲自己不仅把烟戒了,白酒都喝散装的,难道他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当村主任时,在群众中极有威信,任何邻里之间的纠纷或者家庭矛盾,只要父亲到场,没有解不开的结。因此父亲十分受人尊重。但有时过于较真,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毒头"的绰号,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父亲一直是我信赖的人!

父亲对家人更是慈爱有加,干活再苦再累也决不会拿家人撒气;有事总跟母亲商量。家庭条件虽然艰苦,但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父亲,生活过得舒坦而愉快。不像隔壁阿三,活干累了就拿家人出气,不是掀桌子,就是打婆娘。有一次他竟把三婶娘刚刚烧好的一锅粥全部泼洒在院子里,说三婶娘要烫死他,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面对父亲的强势,我敢怒不敢言,但心里不服,他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呢?父亲见我没啥过激反应,就缓和口气说:"大明,我们村子里田少你也清楚,如果单靠种田恐怕不行,所以爹就让你去学箍桶。学会了箍桶就不怕没饭吃,也不担心日后讨不到媳妇。"父亲把学手艺说得如此"伟大",无非是想叫我自愿放弃学业。难道不学手艺的人就全都饿死了?全都打光棍了?

父亲见我不语,又说:"大明,你吃点苦,日后你的兄弟姊妹就不会受苦。"而后他在屋子里转了几圈,走到我面前摸了摸我的肩膀,我使劲甩了甩,他转过头去说:"箍桶在室内,不会像泥水匠那样一年四季砌墙刷壁,风吹雨打,爬上落下;也不会像木匠那样累人,更不像白铁匠那样闹人。"

父亲说了一大堆话,看似话语温柔,其实就像一扇闸门,彻底轧断了我的求学之路……

二

那天早上，看着小弟小妹背着书包走出院子，我好像被书包遗弃了，这让我伤感得差一点落泪。此刻我的脑子里依然是老师讲的课程和还没做完的作业，父亲已拎好一只淘米箩在门口等我上路了。淘米箩里装着一条香烟和两瓶老酒，是给师傅的拜师礼，那是一家人半年的开销呀。我纵有千万条理由与父亲理论，也没有勇气开口。父亲的威严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堵住我的胸口，我只好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走出村子，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点温暖。父亲也在突然之间变得陌生，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我的脑子里储存的都是父亲激励我的话语：只要你努力，相信吴家圩几代人的梦想就会在你身上实现！你是全家人的希望，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父亲的那些话最终成为我的行动指南。可现在父亲却将我推向另外一条路，还不停地跟我说："以后要好好向师傅学手艺，争取超过师傅，让很多人家来请你去干活，到那时全家人就吃穿不愁了。"

父亲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

师傅的铺子在剪刀巷口，门面很小，墙上竖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写着两个红漆字：箍桶。字迹斑驳，已有些年代了。地上全是木屑花，门面的左侧放着三角马、大刨、平刨和滚刨，里面挤满了马桶火桶脚桶等样品。师傅姓刘，九乡八里都有名。不知父亲是怎么为我找到这位师傅的。

父亲牵着我站在门口向里面打招呼，随后让我跪下，递上烟酒。师傅却傲气十足，只管埋头开槽，理都不理。父亲便尴尬地傻笑着，

一时进退两难。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笑得这样，心里有些酸涩。父亲在我心中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一年四季很少见他有笑脸，村民对他都有几分畏惧。今天他笑了，可笑得让我想哭……

我只好再向师傅磕头，并大声叫了一声："师傅。"师傅这才好像从梦中醒来，转过身子叫我起来。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见父亲还"乖乖"地托着烟酒。我当时心里很气愤，心想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人。父亲便很无趣地将烟酒搁到窗台上。师傅冷冰冰地甩过来一句"学箍桶是要吃苦的"，而后就继续忙他的活，没请父亲坐，也没给父亲喝一口水，更不愿和父亲多说一句话。我难以想象像父亲这样的人怎么能忍受师傅的这种傲慢。不管怎么说父亲毕竟当了八年的村主任，在乡里也兼过一段时期的农技员，算得上是个乡干部。可在师傅面前却显得如此卑微，甚至多余。最后他关照我好好跟师傅学手艺，说完就走了。

从此，我就起早摸黑去镇上学箍桶。跟师傅学手艺的还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铺子里的三师兄，另一个是在外面接活的二师兄，苦难也正在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三

我每天的活就是坐在那里给马桶倒角打光，有多少只马桶就打光多少只；三师兄开槽滚边，师傅则打销上箍，像流水线工作，一天能出很多毛坯。师傅极少说话，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和三师兄都是学徒自然不敢多嘴，铺子里整天死气沉沉的。除非有客人来取货，师傅招呼几句，才有一点人气。其余时候全是刨边开槽的"刷刷"声和打销钻孔的"呜呜"声，一成不变，折磨着我的耳朵……

收工后，每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感到步履沉重，不知未来在

哪里。以前总和小伙伴们追逐在田埂上，雀跃欢呼，如同放飞的鸟儿……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日回去，正好碰到三狗放学回家。三狗与我同岁，每回考试总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他娘还让他上学。看到三狗背着书包高兴的样子，我心里羡慕死了，对父亲的"仇恨"也日渐加深。自从去学箍桶，我就很少跟父亲说话，与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父亲趁农闲跟几个村里人出去打工了，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星期。父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玩命？如果他以前也这样，我的学费就不成问题了。

铺子里的生意特别好，我和三师兄常常忙到深更半夜，后来干脆住在铺子里不回去了。三师兄长我两岁，对我非常关照，吃饭时总要叫我一声；开夜工，总让我先睡觉。有一次被师傅发现了，第二天早上师傅要我脱掉裤子坐在刚刚打光好的马桶上，说检查检查自己活干得怎么样。我将信将疑，心想怎么能随便脱裤子呢？师傅瞪着眼睛对我说，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自己干的活好不好，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又不是女孩。师傅说话时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我连退两步后脚跟撞到了马桶上，师傅突然怒号："你到底脱不脱？"

我极不情愿地脱下裤子，按照师傅的要求坐在马桶上，怯怯地看着师傅。师傅轻轻地问："马桶口扎不扎屁股？"

我认真地回答："不扎。"

师傅便让我坐在上面转一圈，而后问："扎不扎？"

我如实回答："不扎。"此时，三师兄在一边不停地给我使眼色，这时师傅叫我站起来，说："不扎屁股证明你活干得好。"我心里正得意，欲拉上裤子，师傅很快从后边拖了一个新马桶过来要我再试一试。我又老实地坐下去，可这一坐，就像坐在钉板上，只感到屁股上针刺般的疼痛直钻我心。师傅不再问我扎不扎，而是反剪着双手往

外走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可一切都晚了……

整整一天，我只能站着干活，无数木刺扎进了我的屁股，像无数只黄蜂在蜇我。夜里，我睡在床上脱下裤子，让三师兄在我屁股上拔刺。灯光昏暗，木刺细小，三师兄花了大半夜工夫也拔不干净，还是有许多刺留在我的屁股里，让我坐立不安，浑身难受……

四

师傅终日绷着一张脸，让我和三师兄如鼠见猫。偶然在外听到什么新鲜事，或者什么蹊跷事，他就会在我们面前胡乱神吹，大摆谱子；要是对面大饼摊上的江北阿四娘子过来，师傅的牛皮就吹大了，有时竟说镇上的马桶都是他箍的，甚至能估算出每一只马桶的寿命，把阿四娘子逗得哈哈大笑……我和三师兄只管干活，再好笑也不笑，再好看也不看，唯有这样才能免遭师傅的训斥。

那天三师兄正在认真滚槽，师傅从外面进来，突然抓起手边的一块磨砖向三师兄头上砸去，只听“砰”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站起身来却见三师兄头上的鲜血已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师傅正狠狠地指着地上的那根木料，说：“你自己看，干的是什么活？”

原来三师兄把雌槽滚成了雄楞。

我有晕血症——见不得血，急忙去拿毛巾给三师兄包扎伤口。师傅见此，走到我跟前，说：“你是不是骨头发痒，讨吃生活（挨揍）？”

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三师兄畏缩在马桶堆里，任鲜血“扑扑”地往外淌，看得我心惊肉跳，险些晕倒……大约过了十分钟，师傅见实在不行了，才叫我陪三师兄去卫生院治疗。

三师兄的身上几乎浸满鲜血，到了卫生院把医生都吓了一跳，

问怎么才送来？这样会出人命的。三师兄伤得不轻，头上缝了五针，脸色像一张白纸……

第二天师傅去大镇进料，没让三师兄回去休息，临走时还关照三师兄，下午西墙头刘东家要来提货，先把货给他，账等师傅回来结，并告诉三师兄货放在窗台下，千万别弄错了。三师兄梦游一般的表情还没反应过来，师傅已走了……

铺子里突然变得非常清静，我让三师兄去后院休息，今天的活都让我来干。三师兄看着我，眼睛里露出的委屈深深扎痛了我的心。我不明白师傅为什么会这么狠心，学手艺哪有不做错活的？即使做错了也不至于打开头骨呀。我曾听人说师傅的师傅还要凶，动不动就要打人，而且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师傅眉角处的伤疤就是被他师傅用劈刀劈的。莫非因为师傅自己学手艺时吃了亏，所以把“本”都翻到我们身上？但我和三师兄毕竟还没成年，若不是生活贫穷，谁家大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受这种苦？

下午，刘东家来提货了。三师兄听到了声音，急着起来给刘东家装货。我说货由我来装，他只管在一边指挥。三师兄点了点头，我就开始给刘东家装货。

忙完之后我心里觉得很轻松，好像帮助三师兄完成了一件大事。三师兄的精神似乎比早上好多了，于是我们聊了几句，议论师傅的种种不是，还说以后出去单干了不再理他……你一句，我一句，一个下午过得真快，但从没停下手里的活，要是让师傅看到活干少了，说不定又要拿什么砸我们了……

暮色中师傅回来了。我把三师兄叫起来一起出去卸货。迎面师傅已扛着一根木料进了铺子，外面拖拉机师傅正在把木料从拖斗里翻下来，我和三师兄两人上去接时，铺子里传来师傅大声的问话：“放在窗台下的三只马桶呢？”

声音刚落，师傅已冲了出来，走到三师兄跟前指着问："三只马桶呢？"

三师兄脸色骤变，人被吓得彻底傻了眼。

师傅怒不可遏："你伤口没好就忘了痛！"随后要三师兄马上去追回那三只马桶。三师兄带着伤去找刘东家。刘东家说自己从来就没看见什么马桶，何来三只？三师兄有口难辩，两手空空地回来，站在街口不敢进铺子。

师傅看到了，没问原由，当着很多人的面破口大骂："你吃猪食长大的？叫你滚槽你滚楞，让你看店你又丢马桶，你说你还会做什么？你娘是不是把你生在马桶里了？"而后走上前去指着三师兄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叫喊："给我滚，马上滚——"

听到师傅要让三师兄走，我急了。在我们那里逃出师会遭人鄙视，学到一半被师傅赶跑同样也会被人笑话。三师兄才学了一年多一点呢。我走到师傅跟前说："师傅，这件事不能怪三师兄，货是我搬的，要罚你就罚我吧。"

"你想逞英雄是吗？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你是不想学箍桶了，是不是？你要是不想学马上走人，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师傅直盯着我，他的充满愤怒的眼睛好像要把我一口吃掉……

三师兄被师傅骂得狗血喷头，蔫蔫地站在那里，夜幕很快把他吞噬了。在此之前，我几次出去劝他进铺子，可他始终坚持不进来。后来再出去就没见着人，不知他什么时候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三师兄再也没回来。

五

三师兄走了后，他所有的活——滚料、开槽、刨边全落到我身

上。师傅的脸像马桶盖，好像我欠了他一辈子的债；身体像铁打的，从不见他歇工。我没日没夜地跟着他干，忙得腊月里额头上还冒汗——不知是热汗还是虚汗？也许是冷汗——师傅凶狠的目光一直盯在我背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后脑勺飞来块磨砖什么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那段时期我基本上吃睡在铺子里，像做了师傅的长工。难得回一次家，娘见我整整瘦了一圈，手上都是老茧，凌乱的头发如同叫花子，开了衩的衣服像捡垃圾的。娘开始责怪父亲不该那么狠心，她心疼地对我说："大明，要不歇几天吧？这样下去人会吃不消的。"

我一声不吭，我们那里把学三年手艺叫做吃三年萝卜干饭，不吃苦是学不到手艺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学了，那就狠下心来把它学好，再苦再累也要挺着，学成后可以一个人出去单干，免得再受师傅的气。同时，我突然发现娘老了许多，眼窝塌陷，脸色发黄，身子显得有些摇晃，娘咋会累成这样？父亲在一旁默默地坐着没说话，我对他讨厌死了……

三师兄走后半个月，师傅把二师兄叫回铺子，带我走工去了。

我们当地乡下姑娘结婚，父母都要做一套四件装或五件装的木器——马桶、脚桶、浴桶、夜壶和提桶作为嫁妆。师傅干了一辈子箍桶匠，在苏中一带很有名气，加上他手艺高超，因此请的人特别多。每到这个时候，师傅就开始了他的走工生涯……

走工不仅学干活，还要学做人，非常讲究礼节。吃饭时，师傅没动筷子徒弟就不能举筷，哪怕肚子饿得呱呱叫也得忍着；东家端出来肉和鱼，中午只能吃一样，否则会遭师傅的筷子抽打，很丢脸面，传出去以后就没人请你干活；睡觉时，师傅没上床徒弟只能干等着；做徒弟只有干活的份，没有说话的权，师傅不叫停，做到天亮也得挺着。至于师傅的日常生活料理，徒弟更是"责无旁贷"了。

走工更像旧时的街头杂耍，摆开阵势后，东家来看，西家来看，没几日村里的人都会来看……看了后还会议论一番，谁谁家请的师傅没有这位师傅好，谁谁家箍的桶不成样，谁谁家请的师傅废料多等。所以走工师傅很注重口碑，要是口碑砸了就很难翻身了。师傅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若有人来观看，他会把每一道工序都演绎得干净利落，而且动作优美，像是在表演，让人看得赏心悦目，啧啧称好。再挑剔的东家也会被师傅娴熟的手艺所折服，夸赞师傅本事大得吓煞人——师傅常常双腿盘坐在地上，搂着开出来的单料，使劲地刨着，木花飞溅出来，有的落到地上，有的搭在肩上，有的挂在衣襟上，有的圈在脖子上，还有的扑到头发上，整个身子都好像钻进了木花堆里……那副认真执著的样子，好像他就是为箍桶而生的……

六

走东家串西家，转眼年关将至。天越来越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我们又去了外镇一户人家箍桶。那户人家姓陆，男的是教师，讲话有理有节，态度很谦和。也许是受了陆老师的感染，师傅对我的态度明显温和了许多。

一天晚上，师傅喝了一壶酒，睡觉之前突然跟我说："大明，明天你单独箍一个马桶，箍好了给师傅看。"

听到师傅这一句话我连连点头，心里甭提有多高兴，手艺学到这个分上，离出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师傅肯定是在考我，我得抓住机会在师傅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如果我能单干了，我准备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箍桶，那样就不需要看到父亲了——我怎么这么倒霉，竟有这样的一位父亲？那一晚我激动得失眠了，脑子里不停地回放着箍马桶的每一道工序：滚料、开槽、刨边、上箍、打销……睡梦中每

个环节都清晰可见，好像一动手马桶就能箍成了。

那三天我的脑子里除了马桶几乎都处在真空状态。第三天一早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把马桶交给师傅。像学生把答卷交给考官一样，有几分神圣的感觉。此时，师傅正在给一把女式夜壶装把手，见我把马桶拿过来，便放下夜壶接过马桶，仔细端详起来。我站在一边不敢言语。陆老师六岁的小女儿每天都要绕着师傅转圈，我们来箍桶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见师傅抬着马桶仔细查看，她也探着脑袋模仿师傅的样子。师傅旁若无人地托起马桶，像欣赏一件艺术品，神情专注。此时陆老师出来叫女儿吃早饭，见师傅手里托着一只马桶，问师傅这是什么？师傅并没正面回答，而是微微颔首，说："这个马桶箍得不错，可以！"

突然，陆老师很不客气地问师傅："谁让你箍马桶？我要的是饭桶。"

听到陆老师这么一说，师傅脸上的得意倏地像潮水一样退去，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他一边起身一边自言自语："对呀，你要的是饭桶，怎么……"随即转过身来就给我两记耳光，并愤怒地说："我让你箍饭桶，你怎么箍马桶？你的耳朵长在粪桶上了？"

我被师傅的两记耳光打愣了，直感到眼前金星直冒，不知咋回事。站在一边的陆老师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抱着她爹的腿不敢放。此时，我感到嘴里咸咸的、热热的，随即，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陆老师一边抚摸女儿的头要她不要害怕，一边指责师傅怎么可以打人，并劝说师傅千万别伤了孩子。师傅指着我，咬牙切齿地说："那不行，不教训教训那还了得！马桶当饭桶，成何体统？"

我想跟师傅理论，前天晚上明明是你叫我箍马桶，现在怎么要饭桶了？可师傅当着东家的面扔出了铺盖让我走人。他怒目圆瞪

的样子好像和我有着血海深仇，我内心的屈辱在此刻爆发了，拾起铺盖转身就走。刚迈出两步，被陆老师一把拉住，然后他对师傅说：

“他还是一个孩子，给他一次机会，明天再箍一个饭桶。至于这个马桶，我留着自己用，也不用你赔了。”转而对我说即使要走也得做完了他家的活，结了工钱再走。陆老师不停地劝说。我对老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重，便收住了脚步。

此后两天我没说一句话。师傅没想到我的脾气那么倔，反而松下脸，只让我打光，其他活都由他来干。回去的路上，他还要我把工具包给他背。我执意不从，心中感到无比委屈，眼泪在黑夜里止不住地往外流，一年来的屈辱一古脑儿向我扑来。我像跌入河中，整个人沉没在伤心的泪水中，连续的哽咽噎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浓浓的夜色沉重而又黏稠……

不知什么时候师傅走到我前面，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明，前天师傅要是不这样做，东家会放过我们吗？师傅也是没办法，做生意就是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以后等你出师单干了，你会理解师傅的。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元宵再来吧。”说着他塞给我一百块钱，让我过年开销。我坚决不要，然后加快了步子，师傅很快被我甩掉了。

夜路漫漫，不知何时是尽头……

七

回到家的第二天，积攒在我心中的怨气再也无法控制，我直接告诉父亲我不学箍桶了，并质问他怎么给我找了这样一个师傅，简直是个土匪流氓。这回父亲面对我的“强势”，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娘在一边急了，责骂我怎么好这样跟爹说话。

我说:“怎么不可以? 他可以不让我去上学,就不能让我说句话? 三狗没了爹,可他还能上学,我怎么就不如一个没爹的孩子呢?”

“哥,那是……”

“小林! 去外面喂鸡。”小妹话还没说完,就被父亲给止住了,父亲实在太霸道了;娘几乎快要流泪了,说我是个不孝的孩子,甚至要揍我。

我说:“娘,你可知道我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话还没说完,不争气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而且像决了堤的河水,怎么堵都堵不住……

娘便开始劝我:“大明,不要哭,吃了年夜饭就十七岁了,是个大男人了,怎么可以流眼泪呢? 娘知道你心里苦,但过年总应该高兴些,对不对?”

每次受伤娘总用温柔的母爱溶解我内心的委屈,可这一次娘的爱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心里正在“仇恨”父亲: 为什么不让我去上学? 难道就让我一辈子箍桶? 这和讨饭有什么区别?

父亲始终一言不发。他是不是觉得心里有愧? 是不是感到对不起儿子? 他不会那么容易忘记自己所说的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吧。父亲,我的亲爹,你可知道我头顶脚桶走十里路的感受? 那种头骨开裂的钻心似的疼痛呀! 你可知道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那是一种何等的屈辱? 还有那两记耳光,那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伤痛呀……爹,我的亲爹,你咋就不心疼呢? 你咋就不说话呢? 也许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折断了你梦想的翅膀;也许生活太贫穷了,消磨了你坚强的意志。可爹我想告诉你,鸡是永远飞不高的,也永远飞不出吴家圩,唯有老鹰才能驰骋天下。爹,你当了八年村主

任，你咋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爹——

一连几天我和父亲都僵持着，互不讲话。直到吃年夜饭那晚，父亲说要不喝点酒吧。我将父亲给我的碗一甩，大概因为用力过猛，碗从父亲的手里滑出去，摔在地上碎了。全家人都呆了，看着我，也看着父亲。娘急忙走过来一边说"岁岁(碎碎)平安、岁岁(碎碎)平安"，一边打扫碎片。父亲给自己倒了点酒喝起来，我起身回房间去睡觉……

新年的炮仗在门外响个不停，我睡在被窝里觉得这样的年不过也好。小弟小妹似乎也感觉到气氛不妙，没有闹着娘要炒花生，今年稻谷收成欠佳，而且价格又跌了。贫穷让全家失去了所有过年的快乐……睡下去不多时我闻到一股中药的味道，今年娘怎么用中药祭祀祖宗？隐隐之中我听到娘在跟父亲说话："还是让大明去上学吧，这样会耽误他的前程的。"

"他是长子，应该作出牺牲，你不要管了。"父亲说。

接着爹和娘又嘀咕了好多话……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那晚我梦到自己背着书包开心地走在上学路上，田野里油菜花一片金黄，阳光如同鸟儿一样在眼前跳动……突然，父亲从路边的油菜地里蹿出来，手举斧头向我劈来，说："看你还敢去上学？"

我扔掉书包，一边拼命叫喊："爹，不要杀我，爹，不要杀我，我去箍桶……"

"大明，大明，你怎么啦？爹就在你身边。"此时我感到有一个人在背后用力推我，我紧张地睁开眼睛，见父亲就在我床边，我一声惊叫，从床上跳起来……

过了两天，父亲准备了一些年货要我给师傅送去，说过年总得给师傅拜个年。我抬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的眼睛里充满乞求，满头灰发干枯蓬乱，额头上结满皱纹，深得像刚刚犁过的庄稼地。父

亲咋会老得那么快……

八

那天，吃过饭我回到铺子，铺子里只有二师兄，我问他师傅呢？他说师傅昨天被拖拉机撞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一听师傅被拖拉机撞了，我急忙问他师傅伤得咋样，你怎么没去看师傅呢？他笑嘻嘻地说我去了医院谁来看铺子。

我带着东西急匆匆赶往医院，心想师傅怎么会被拖拉机撞了呢？来到病房，只见师傅躺在病床上，头上扎满纱布，一只脚吊在床头，壮实如牛的师傅突然横倒在我眼前，我一时有些难以接受。

师傅痛苦地呻吟着，师母站在一边没有半句安慰的话，一点也不像自己的男人受了伤，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像是来看热闹的——原来师傅是倒插门，在家毫无地位，只是家里干活的机器，现在“机器”坏了，只怕家人会更看不起他。我放下东西，看了看师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母，她表情麻木，见了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要回去了，你多看着点。”说完就走了，没说师傅是怎么被撞的。后来我才知道，师傅是给村里的一户人家“过三朝（孩子满月）”送立桶过去，在路上因避让不当，加上身心疲惫，被迎面开过来的拖拉机撞倒。如果当时行驶过来的是一辆汽车，那么师傅早就没命了……

我原本就痛恨师傅，还在心里诅咒他不得好死，现在应该高兴才对，那是报应呀。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毕竟是我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从此，我每天来回医院，喂师傅吃饭、帮他洗脸刮胡子、为他端便盆……让隔壁床上的病人以为我是他儿子。师傅很感动，看我的眼神不再凶狠，偶或还带一点感激。

没几日，二师兄不辞而别，铺子只得关门打烊。师傅知道后要提前出院，医生告诉他以后他再也不能蹲下干活了，所以就是出去也没用。师傅听到医生的这些话时，表情有些僵硬，而后重重地将头倒在枕头上，侧过脸，我看到两颗眼泪正从师傅的眼角掉下来。那时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情愿看到他怒目圆睁，也不愿看到他伤感流泪……

“要不把三师兄叫回来?”我靠在师傅的耳边轻轻说。

稍歇，师傅转过头来，看了看我，然后用力点了点头。他明显消瘦了，眼睛里已找不到往日的锐气，眉角处的伤疤已与肌肤的颜色融合在一起了，只是痕迹还没退去，或许永远无法抹平了。

三师兄被师傅撵走多半是我的原因，所以半年来我心里一直充满愧疚。这次师傅同意让三师兄回来，我真的替他高兴。

九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马车桥找三师兄，心想这次师傅同意他回去，他一定会很开心。中午时分，我赶到三师兄家，三师兄正在客堂里箍桶，后客堂堆着许多毛坯。他见我突然站在他面前，停下手中的活计迎上来，说：“大明，你怎么来了?”

半年不见，三师兄长高了许多，理了一个小平头，人显得很精神。我马上把来意说了，然后等待三师兄的感动与激动。没想到三师兄听完我的话垂下眼帘，没任何反应。我高涨的热情很快被他的冷淡冲走了，甚至感到有些失落。

他爹也从里屋出来，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不去!”

我说为什么呀? 三师兄没接茬，而是带我看他箍的桶，现在他基本上都会箍了，除了夜壶。我看着三师兄箍的桶，心里对他有了

另一种感觉，原来三师兄并不笨，他那时都是让师傅给吓的。随后三师兄要留我吃中饭；他爹也热情地挽留我，还让三师兄娘杀了一只鸡，自己去村里的小店打了一瓶老酒回来。盛情之下若再推辞就显得有些不礼貌了，于是就留了下来。

饭桌上，三师兄给我倒了碗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三师兄说手艺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三师兄爹在一旁附和说，生意人吃的是百家饭，喝点酒正常的。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说自己确实不会喝酒。三师兄就跟他爹喝了起来。看得出他们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喝了几口后他爹的话上来了，说现在他出去接生意，儿子在家里做，半年不到已经赚到几只猪猡铜钿了。三师兄也一口小菜一口酒，吃得喷香，俨然一副师傅的模样。他说不是他不愿意回去，而是师傅不要他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师傅还打人，他以为是他学手艺那年代，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三师兄举着筷子，说话的神情不像以前那样卑微，而是充满了自信。他对我说：“要不你也不要去了，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发你工钱。”

吃了饭我就告辞了。三师兄将我送出村子。临别时我对他说师傅被拖拉机撞伤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你应该去看看他。三师兄说知道了，不过现在很忙，等忙完了这阵子再去看师傅。

回到医院我把事情告诉了师傅，师傅的脸上毫无表情……

师傅有意把铺子交给我打理，父亲知道后兴奋不已，他说如果真能这样，日后家里的生活肯定会有所改观。让我娘来给我烧饭，小弟小妹中午就不需要回家吃饭了。父亲本来就人头熟，让他出去接活，我只管箍桶就可以了。父亲设想着未来，好像马上就要走出苦难。我在心里也感谢师傅，他愿意把这副担子交给我，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只是担心自己手艺不精砸了师傅的招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镇上盖了几排新的住宅楼，都装上了抽水马桶……

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回到家当即跟父亲说我不做箍桶了，却见父亲正蹲在灶堂前烧夜饭。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活从来都是娘干的。他高大的身子蜷缩在灶堂前，低着头、弯着背，好像不是我父亲。听完我的话，父亲表情呆滞在那里足足有五分钟，火苗烧到裤子上他都不知道，然后问："为啥?"他的问话没有一点力气。

"不做就是不做，你没看到人家都用上抽水马桶了吗?"我气呼呼地说。

"那你想做啥?"父亲问。

"我想上学，你同意吗?"我反问他。

"什么烧着了?"娘在里屋喊。

父亲拍了拍烧着的裤腿，而后站起来再也没有跟我说话；娘蓬乱着头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父亲，问父亲怎么烧着了裤子都不知道?

娘知道原因后，急得团团转，非要让我答应父亲继续做箍桶。我定定神看了看娘，发现娘脸色苍白，头发稀少，身子脱形。我对娘说："你们是不是要把我憋死才开心，我的路能不能让我自己去走?"我几乎快要崩溃了。

"大明，都是娘害了你。"娘说话时身子有些摇晃，摸着桌子坐了下来。

"娘，你怎么啦? 这个不关你的事。"我用眼睛恶狠狠地看着父亲，父亲站在那里一直低着头。

那是江南的一个雨季，我决定进城打工，摆在我眼前的只有这条路了。我走出村口，父亲却从后面追了上来，叫住了我："大明，你一定要走吗?"

"我不走在这里等死呀?"我大声说。

“那爹也就不拦你了，但有一件事情爹想告诉你。爹让你去学箍桶，是因为你娘得了胆囊癌，你是家里的长子，你必须作出这个牺牲。爹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说完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要我拿着，说，“这是要给你娘治病的钱，你先拿去用吧，出门在外你要多加保重。”说完，爹转身就走了。

此时的我直感到天旋地转，腿脚发软，人慢慢地瘫坐下去，好像有无数只铁箍将我牢牢捆住……我该怎么办？

苹果“事件”

一

清晨，我带着学生正在操场上晨练，跑到男宿舍后院时，见门卫老丁正在叫我，心里很纳闷：一大早老丁叫我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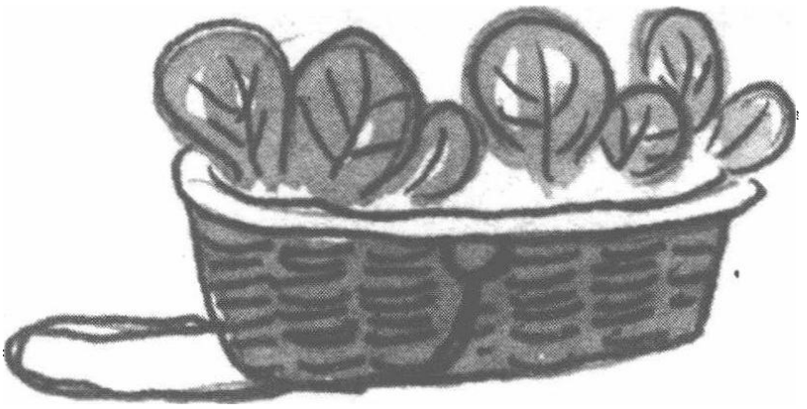
“哎呀，是这位老同志找你，我拦都拦不住。”还没等我走近老丁，老丁已朝我嚷嚷开了；他旁边站着一位大爷，大概有60来岁，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裤子、鞋子湿漉漉的。

“你是初二(2)班的班主任，姓杨？”大爷急着问。

我说是，而后问他有啥事？

“当然有事，没事我来找你，我有病呀？”大爷怒气冲冲地说，“我问你，陈多莲是不是你班上的学生？”

苹果“事件”



一

清晨，我带着学生正在操场上晨练，跑到男宿舍后院时，见门卫老丁正在叫我，心里很纳闷：一大早老丁叫我干吗？

“哎呀，是这位老同志找你，我拦都拦不住。”还没等我走近老丁，老丁已朝我嚷嚷开了；他旁边站着一位大爷，大概有60来岁，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裤子、鞋子湿漉漉的。

“你是初二(2)班的班主任，姓杨？”大爷急着问。

我说是，而后问他有啥事？

“当然有事，没事我来找你，我有病呀？”大爷怒气冲冲地说，“我问你，陈多莲是不是你班上的学生？”

我点了点头,大爷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说:"我问你,你是咋教学生的?"

我被大爷问得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啥意思,于是用试探的口吻问:"大爷,陈多莲咋啦?"

"咋啦!她偷了我家果园的苹果。"

"陈多莲偷了你家果园的苹果?"我很惊讶,心想陈多莲平常说话轻声轻气,一副文弱相,只有别人欺负她的份,就是借她十个胆,她也不敢去偷人家的苹果。

"咋?我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没事一大早跑出来跟你瞎讲?果园可是我家的命根子。"

"大爷,我没说你瞎讲。"我连忙解释,"你得把事情说说清楚,不能凭你一张嘴,说人家偷东西就偷东西,凡事都要讲证据,大爷,您说呢?"

"证据,我当然有。"说时大爷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苹果,说,"你看牙印还留着呢。"

我看了看苹果,又抬头看了看大爷,继而环顾四周,欲把大爷带到办公室说去,大爷却一把抓起我的右手,将苹果摁在我的手掌里,说:"你们老师不要只抓成绩,不抓品德,三天过后我来听你们的处理意见。"说完转身走了。

我手握苹果,望着远去的大爷,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二

回到办公室,同事们都忙着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却没一点心情,陈多莲怎么会偷人家苹果呢?在我印象中陈多莲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去年我还对她进行过一次家访,知道她是个苦命的孩子。因

为生下来有缺陷(唇腭裂),遭人遗弃,后被人领养。她从小就很懂事,一边照顾弟弟,一边割草喂猪养羊,猪羊卖了后贴补家用;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优秀,年年被评上"三好学生",不仅给家人添光彩,还被村里大人做榜样教育自己的小孩:你看人家多莲,门门功课考100分,将来出息大着呢。陈多莲特别懂得关心孝敬大人,尤其对年迈的奶奶,经常给奶奶擦身洗头。奶奶有头痛病,陈多莲就去野外采中草药给奶奶治疗。奶奶因为有这样一个孙女,生活过得无比开心,都七十好几了身体依然硬朗,村里人都夸她有福气……考上初中后,陈多莲的成绩在年级一直名列前茅,在班里担任学习委员,而且乐于助人,去年班上秦仪和上体育课不小心扭折了脚,还是陈多莲背他上的医院,并去街上借钱替他付医药费呢(她有个村人在街上做小本生意)……陈多莲一度是学校的学习典型,她身残志不残的事迹感动了一大批学生……上半年,她母亲突然不让她来上学了,说家里经济条件艰苦,无力供养两个孩子读书。获悉这事,我随即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学校领导很快做出决定:对陈多莲的学杂费进行减免,还组织学生募捐,老师学生对陈多莲一致看好……

现在,陈多莲却去偷人家苹果,这事一旦在学校传开,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原来是个小偷,这让全体师生如何接受?陈多莲名誉扫地不说,我这个做班主任的也难逃其咎,这该怎么办?

"杨老师,今天早上你没课?上课铃声已经敲过了。"同事小张突然叫我,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走神了,急匆匆拿起教具去上课……

三

中午,我趁其他老师还没来上班,把陈多莲叫到了办公室。陈

多莲低着头站在我面前，上身穿着一件方格子外套晃晃荡荡，袖管和衣襟处都打着补丁；一条藏青的粗布裤子吊在小腿弯，已经被洗得发白；鞋子周边粘满泥土，鞋面快要磨出洞来，整个样子不像一个学生，像街边的叫花子。

"陈多莲，这段时期你学习退步，是不是家里有啥事情？"我关心地问。像陈多莲这样的学生，身体有残缺，内心相当脆弱，说话太重或过于直接都会给她带来伤害。

陈多莲低着头没说话。

"明年就要升高中了，初二是关键，要想有一个好的前途，唯有认真读书。"我说。

陈多莲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她的眼神忧郁而茫然。

"陈多莲，听说你最近一直上街卖菜，有这回事吗？"

陈多莲点了点头。

"是不是家里遇到了困难？"我小心地问。

"是的，"说罢，陈多莲马上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是我自己要去卖菜，我长大了应该为家人分担一些责任。"

"陈多莲，老师不是说卖菜不好，而是觉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读书，你说对不对？"我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也为难，因为很多农家孩子都上不起学，能进校门已经不错了，还能提什么要求呢。

"陈多莲，告诉杨老师，你昨天放学去干什么了？"我转入另一个话题。

陈多莲听完这句话，马上抬起头，又迅速低下头，显得有些紧张。

"陈多莲，你是不是去拿了人家的东西？"我不忍心去说她了偷人家的苹果。

"我没有。"陈多莲变得激动起来。

“陈多莲，你可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陈多莲抢着说。

“没有？”我反问道，“人家主人今天早上已经找到学校里来了，你怎么说？”想到这里我很生气。

“杨——老——师——我真的没拿人家东西。”陈多莲拖着哭腔说。

“陈多莲，你让老师怎么说你呀，既然做了，就要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悔改了还是老师的好学生。”我说。

“我……”陈多莲泪水涟涟，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多莲，你必须写出深刻的检查。”我口气生硬地说，“如果杨老师今天袒护你，那是在害你，你知道吗？”说完，我让陈多莲先回教室。

陈多莲弓着腰，一声不吭走出了办公室……

四

“杨老师，中午没休息呀？”(3)班班主任陆老师踏进办公室说。我们同事多年，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我们俩都被“指挥棒”搞得心力疲惫。

“哦，”我随即说，“县里又要来抽考了，做一点准备工作。”

“树大招风呀，你得注意身体噢。”陆老师坐到自己位置上开始忙碌起来，我心里却一团乱麻，陈多莲的事情要不要向德育处汇报？这种事情大多难以隐瞒，等下午开完班主任会议再向德育处王主任汇报，先把早上的作业改了。此时，金德宝跑进了办公室。金德宝在班上成绩一般，父母开饭店的，吃得胖胖的，喜欢瞎起哄，乱放炮，同学们都叫他“金大炮”。

“杨老师，我要换位子。”金德宝喘着粗气说。

"为什么?"

"我不愿和一个贼坐在一起。"

我把脸往下一沉说:"谁是贼?"并说有话放学再说,老师还有事情呢。金德宝却不理会我的意思,站在那里振振有词,继续说:"陈多莲偷了人家的苹果,咋不是贼?"

"你怎么知道的?"我心里觉得很奇怪,才早上的事情金德宝怎么知道?

"是、是——"金德宝欲言又止。

"是什么?"我盯着金德宝问。

"是刘伟告诉我的,现在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了。"金德宝说。

"刘伟怎么知道的?"我问。

"陈多莲偷的是他们村老支书家的苹果。"金德宝说。

怎么又是刘伟? 我心里想上次他把副班长傅丽敏的课外书放到陈多莲的桌子里,傅丽敏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卫生院,父亲在文化站,学习成绩很优秀,与陈多莲不相上下。刘伟这样做无非想让傅丽敏和陈多莲闹矛盾;这件事说不定又是他从中捣鬼,否则那位大爷怎么熟门熟路就找到我?

"金德宝,现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你咋可以随便听同学乱说?"我换了一种口气说。

金德宝一时语塞,我接着说:"金德宝,学生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跟谁坐都是一样的。况且这件事情还没调查清楚,知道吗? 同学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团结友爱,你说是不是?"说着我牵着金德宝的肩膀将他送出办公室,并对他说等事情调查清楚了,老师一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金德宝算是听话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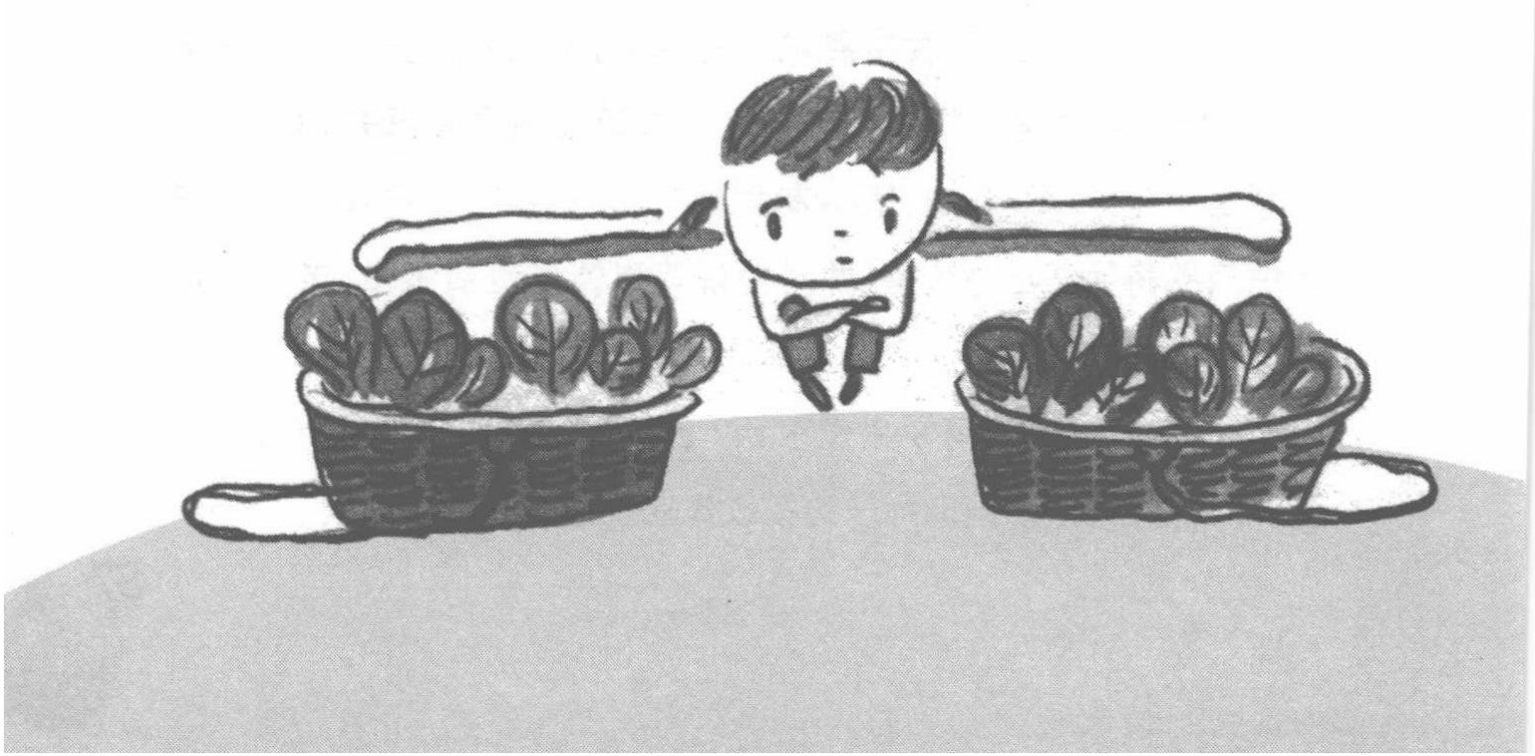
"杨老师,怎么,有学生偷东西? 这个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不要光顾着抓成绩噢。"陆老师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说。

“同学之间闹了一点误会，误会。”我笑着说，而后拿着教课本赶紧离开办公室。

看来放了学得好好找刘伟谈谈……

五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五点，我的计划都被打乱了。今天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提高孩子的思想品德，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有爱心的孩子长大了才会去爱家乡、爱祖国、爱世上的一切……校长侃侃而谈，班主任发表意见，只要不谈成绩排序，会议的气氛总是和谐热烈，作为老师最希望的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品学兼优。可事情往往不遂人愿，现在都是以成绩论“英雄”，老师挖空心思，用尽手段；学生闷头读书，自我膨胀，唯恐被人赶上而内心失去平衡，有时竟然把大人的处世哲学搬到课堂上来，学习气氛搞得火药味很浓，同学之间的距离日渐疏远，每每看到这种情况，我这个做老师的心里也发慌……此刻，陈多莲的事情又跑到我的脑子里，让我无法集中思想，发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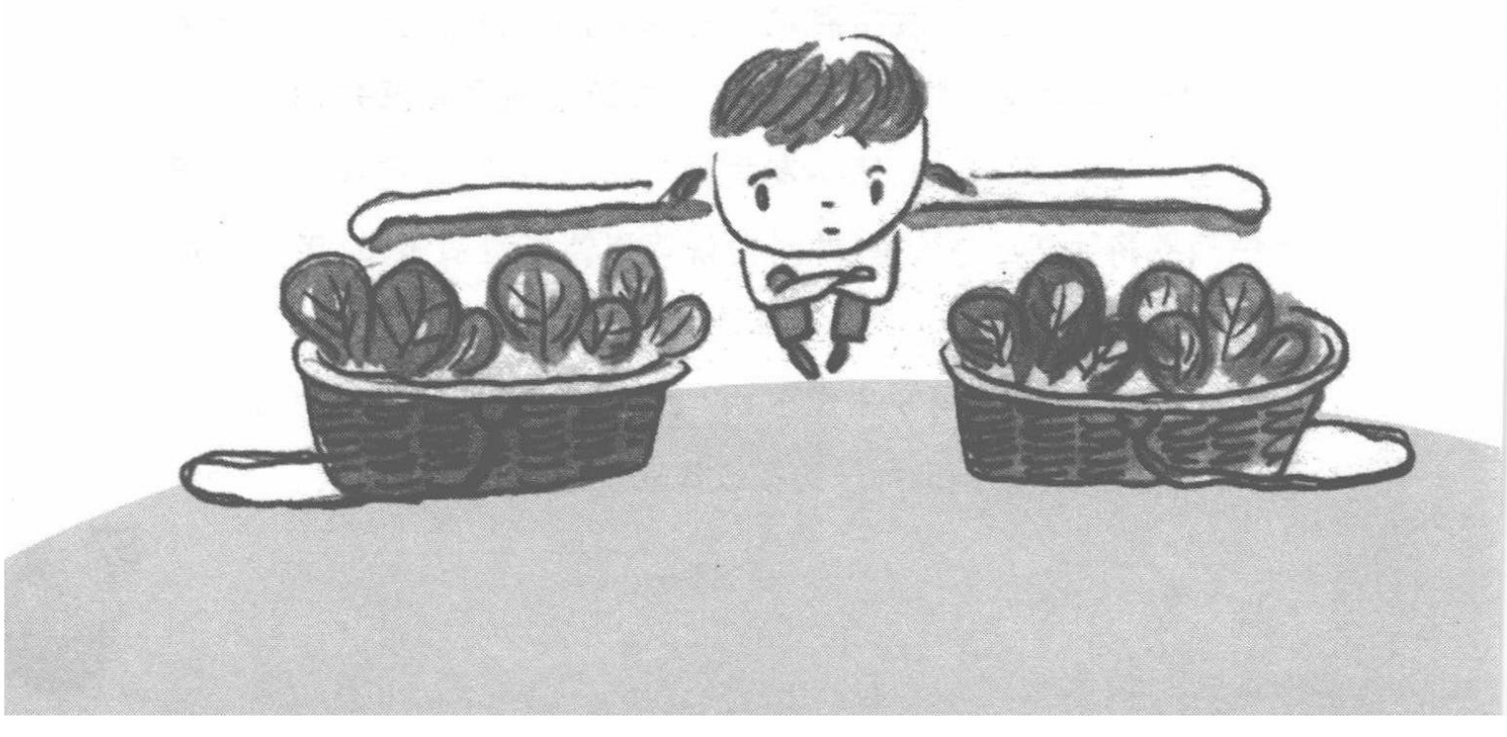


“同学之间闹了一点误会，误会。”我笑着说，而后拿着教课本赶紧离开办公室。

看来放了学得好好找刘伟谈谈……

五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五点，我的计划都被打乱了。今天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提高孩子的思想品德，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有爱心的孩子长大了才会去爱家乡、爱祖国、爱世上的一切……校长侃侃而谈，班主任发表意见，只要不谈成绩排序，会议的气氛总是和谐热烈，作为老师最希望的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品学兼优。可事情往往不遂人愿，现在都是以成绩论“英雄”，老师挖空心思，用尽手段；学生闷头读书，自我膨胀，唯恐被人赶上而内心失去平衡，有时竟然把大人的处世哲学搬到课堂上来，学习气氛搞得火药味很浓，同学之间的距离日渐疏远，每每看到这种情况，我这个做老师的心里也发慌……此刻，陈多莲的事情又跑到我的脑子里，让我无法集中思想，发言时



疙疙瘩瘩。我原本在教师当中属于"得意派",班上学生成绩处于年级第一;学校举行各种活动积极参加,而且名次不低,可今天说话好像没了低气……突然校长打断我的话,说:"小杨,你们班级的成绩是上去了,但思想品德教育不能松。"

校长话音刚落,其他班主任的目光都向我袭来,好像在说,光提高成绩不行,思想品德也得跟上……而陆老师的目光更使我如芒刺背。

散会后,我拐过校门口时,见金德宝正在那里和其他同学一起指手划脚;刘伟拉扯着陈多莲,旁边围着很多学生。

"你是不是又偷了人家的苹果?"刘伟问。

"我没有。"陈多莲说着就要走。

"没有? 那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金德宝挡在她前面,指着她手中的袋子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陈多莲紧紧抱着手中的袋子。

"你怕了,是不是?"刘伟说。

"放学时我明明看到你袋子里面有两只苹果,"金德宝说,"说,苹果是哪来的?"

"呵哼——"刘伟说时伸手就去抢陈多莲手中的袋子。大概用力过猛,袋子被拉破了,两只发烂的苹果"跳"了出来……这下金德宝乐坏了,从地上抢过苹果,唱道:

"陈多莲,不要脸;兔子嘴,偷苹果——哈哈——"

"把苹果还给我。"金德宝不顾陈多莲的乞求,一边唱一边又去抢她的袋子。"哗啦"——袋子里掉下几个纸包,摔在地上后纸包破了,里面的中药撒落一地……但见陈多莲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用自己单薄的身子撞向金德宝。金德宝猝不及防,向后一个趔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陈多莲又向他扑了过去,并狠狠抓住金德宝的衣襟,

嘴里大声说："金德宝，你不得好死——"

金德宝被吓懵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见此，我急忙跑过去，大声喝住陈多莲，要她住手。没想到陈多莲如此"凶悍"，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个女孩子怎么又去偷人家苹果？

"陈多莲，你太不像话了。"我非常严厉地批评陈多莲。陈多莲的眼中涨满泪水，嘴唇颤抖，整个身子都在抽搐。

"我没有偷人家的苹果！"陈多莲冲着我大声说，而后拾起袋子，抢过金德宝手中的苹果转身就跑……

"刘伟，金德宝你们也都回去吧。"我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刘伟却显得很紧张，金德宝一副得意，像立了战功一样。稍歇，围观的学生也慢慢离去……

六

第二天早上我刚踏进办公室，陆老师告诉我王主任已经来找过了，要我马上去一躺。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来到王主任办公室，王主任是学校的老前辈，他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0多年，办事非常稳重，对我们年轻老师也非常宽容，但严肃起来没一点商量余地。王主任见着我，开门见山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我说我已经找陈多莲谈了，要她作出书面检查，这件事情也太突然了。

王主任听了后说现在学校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了，校长非常重视，因为陈多莲情况特殊，她毕竟是学校的学习榜样，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的学习先进代表是个品行不端的学生，传出去对学校的声誉也是一种损害，所以校长办公室要求德育处必须把事情调查清楚，再拿出处理方案，交校务会讨论。并要我今天下午再去找陈多

莲谈一谈，明天和小沈去一趟西浦村，了解事情的具体经过，然后再作处理决定。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但愿吧，"王主任看着我说，"小杨，你别看偷的只是一只烂苹果，事情看上去很小，但往往小事情后面隐藏着大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对待，决不能被某些事情的表象所遮蔽，知道了吗?"

回到办公室，我让同学把陈多莲叫来，同学说陈多莲今天没来上学。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难道陈多莲知道学校要"处理"她，有意在逃避？看来事情真如王主任所说的那样并非如此简单。我很快把情况向王主任汇报，王主任当机立断说下午就去西浦村，掌握第一手资料……

下午，我和小沈还没出发，傅丽敏跑来告诉我，说陈多莲被人送进了乡卫生院，现在还在抢救呢，大概是被人打破了头……

听完，我急忙赶往卫生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了。

七

医院里寂静无声，陈多莲躺在病床上，头上扎着纱布，鼻管里插着氧气……旁边站着一位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医生告诉我陈多莲伤得很重，伤口很深，可能会留下伤疤，同时，不排除以后视力受影响的可能，因为伤的地方离眼睛只有2厘米。

我把中年男子叫出来，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得知他是陈多莲的舅舅。我就问他是谁把陈多莲打成这样的？中年男子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我知道他是不好意思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我还是跟他说现在必须把凶手抓住，陈多莲毕竟是一个学生，就算偷了人家的苹果，也决不能动用暴力，这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严重的

心灵创伤。

中年男子听了我的话，说："谁偷了人家东西？你做老师的咋能这样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说，"其实我做老师的心里也不好受，孩子犯错那是难免的，但我们做大人的不能怂恿，而是要批评教育，你说呢？"

中年男子看了看了我，眼神耷拉下来，好像自己犯了错。

"你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帮助陈多莲的，现在除了给陈多莲治病，更重要的要把凶手抓住，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打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凶手不凶手？你说啥呀？"中年男子突然变得不耐烦。

"就是打陈多莲的人。"我说。

"大人打大孩也要抓起来？"中年男子眼睛里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让我感到奇怪，难道他不知道，大人打小孩性质更严重。

"当然要抓，如果导致他人重伤还要吃官司呢。"

"真的？"

"当然！"

"他妈是该抓起来。"

"你不要骂人，你冷静一点。"我说。

"谁骂人了，是她妈妈——"

"你说什么？陈多莲是被她妈妈打的，为什么？是不是她偷了人家的苹果给她妈妈知道了，所以才把她打成这样？"我急切地问。

"哎呀，你这个老师咋回事？闭口偷，张口偷，谁偷人家苹果？"中年男子说完转身要走，我急忙拉住他，告诉他有些事情他可能还不知道，不是我要说她偷，而是确实有这件事情。

"老师，我也不想隐瞒你，是这么一回事……"

听完中年男子的讲述，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八

一个月前陈多莲奶奶头痛发作——病倒了，陈多莲母亲给她治了一次就再也不肯拿钱出来了，说是"老毛病"，花再多的钱也白搭。陈多莲就恳求母亲，无论如何要给奶奶治病，奶奶患的不是绝症，能治好的。可她母亲不仅不听，反而嫌陈多莲多嘴，还警告陈多莲如果以后再管奶奶的事她就要把她赶出家门……

陈多莲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的奶奶，心急如焚，要是父亲回来知道奶奶因没有得到治疗而去死，他会内疚一辈子的。陈多莲父亲常年在外搞水上运输，一年只回来一两次。所以陈多莲只好自己想办法，先是瞒着母亲去找亲戚借钱，可他们见陈多莲是一个孩子，哪敢把钱借给她；接着想到自己辍学去打工，赚了钱再给奶奶治病。可仔细一想自己走了奶奶谁来照顾？更何况等自己赚了钱回来奶奶恐怕早已不在了……

怎么办？陈多莲一筹莫展。

那时地里正好有一批小白菜，是奶奶病前播下的，不如卖了给奶奶治病。于是，陈多莲一边卖菜一边给奶奶治病，可每次看到奶奶因吃药而扭曲着痛苦的脸，陈多莲心想此时要是有一只苹果或者一只梨该有多好呀……那天，她放学回家走过西浦村时，正巧在路上捡到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一半都腐烂了。那一刻她真是欣喜万分，拿出铅笔刀把腐烂的挖去，心想有这一半足够了，回去给奶奶下药吃。正在这时，不知刘伟从那里跑出来，大声说她偷了人家苹果，并叫出了主人。陈多莲说苹果是从地上捡来的。刘伟指着苹果说都吃了一半了，还抵赖。那位大爷一把抢过苹果，指着陈

多莲就破口大骂陈多莲是个贼，刘伟则在一边煽风点火，说陈多莲在学校经常偷了人家的书呢，陈多莲百口难辩……昨天，她从买药的钱里挤出了三毛钱，在苹果摊上给奶奶买了两只烂苹果，谁知让金德宝当作了赃物……

晚上，陈多莲在奶奶房间里给奶奶煎药，她母亲突然闯了进来，陈多莲偷苹果的事情已经传到她母亲耳朵里了，她是来“兴师问罪”的，不料看到女儿在给婆婆熬药，火气更大了，她先是问陈多莲药是哪来的？眼睛里充满愤怒，而后一步一步逼向陈多莲，嘴里不停地说：“我想这老东西咋还不死呢，原来你在给她熬药。”

陈多莲告诉母亲药是自己用卖菜的钱买的，并央求母亲看在奶奶年长的份上，毕竟是一家人，不要难为奶奶。愤怒之下的母亲不由分说拿起药碗就要砸，陈多莲见此，连忙上去争夺……也许用力过猛，也许自己不小心，陈多莲在与她母亲的推拉中摔倒了，额头正好磕在碗上，鲜血直冒……

奶奶当场昏厥过去……

隔壁三婶听到吵架声，前来相劝，指责陈多莲母亲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人和孩子？那要遭天打雷劈的，陈多莲母亲才停止了闹腾……

陈多莲被隔壁三叔送到村卫生室作了简单的包扎就回了家。第二天早上陈多莲发起了高烧，伤口处还在流血，村人都说这样会出人命的。陈多莲母亲这下有些焦急了，急忙去叫自己兄弟来，把陈多莲送到了乡卫生院……

九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心情无比沉重，内心充满自责，是我对学

生的了解太少了，是我太注重学生的成绩了，是我太顾及老师的形象了，没有真正去关心学生的生活，没有去好好帮助学生解决困难……

陈多莲躺在病床上只露一只眼睛在外面，脸色惨白，毫无表情。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想她的母亲怎么可以这样？这与家庭暴力有啥区别。我一定要为陈多莲讨个说法。于是就对一边的陈多莲舅舅说回去好好跟陈多莲的母亲说，如果不承认错误，学校就要向派出所报案。

陈多莲舅舅说自己的妹妹确实太过分了，回去一定好好批评，让她承认错误。

陈多莲麻药醒来后，听到我要去派出所报案，撑起身体，央求我不要去。我连忙让她躺下，问她为什么？

陈多莲哭着说：“杨老师，要是妈妈被抓了，弟弟怎么办？爸爸怎么办？妈妈虽可恨，可如果没有她的抚养，我不可能有今天。妈妈再怎么样也比遗弃我的亲生父母来得强，妈妈至少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我怎么可以去告她呢？那是忤逆不孝。我求你千万别去报案。”

我看着陈多莲，说：“傻孩子，不能因为她抚养你就可以这样对待你？你越软弱，她就越欺负你，知道吗？”

“这件事不怪她，是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陈多莲不停地为母亲辩护，让站在旁边的舅舅也低下了头，一个劲地抹眼泪。

我也有些哽咽了，点着头答应陈多莲不去报案，要她好好养伤，老师还会来看她的。说完转身就走，眼泪也在此时夺眶而出……

下午，我把事情向王主任作了汇报，王主任听后非常震惊，大为赞赏陈多莲，并要向校长汇报，要好好表扬陈多莲的优秀品德……

第二天，同学们带着各自的礼物前去卫生院看望陈多莲。来到

病房发现病床上空空荡荡，不见陈多莲的身影……顿时，大家有些着急了，猜测是被她母亲接回去了；也许是没钱医治，陈多莲自己回去了；还有的开始说她妈妈的种种不是……

我连忙向旁边的病友打听，病友说陈多莲的奶奶昨天晚上病故了，她回去奔丧了。

大家默默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心情非常沉重……有学生要我现在就带他们去吊唁陈多莲的奶奶。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去，等陈多莲身体好一些，我们再去看她。金德宝手托山鸡炖香菇，刘伟拎着苹果，傅丽敏揣着大家凑的钱……其实我们准备的这些都是想送给陈多莲奶奶的，可惜她老人家没再给我们这个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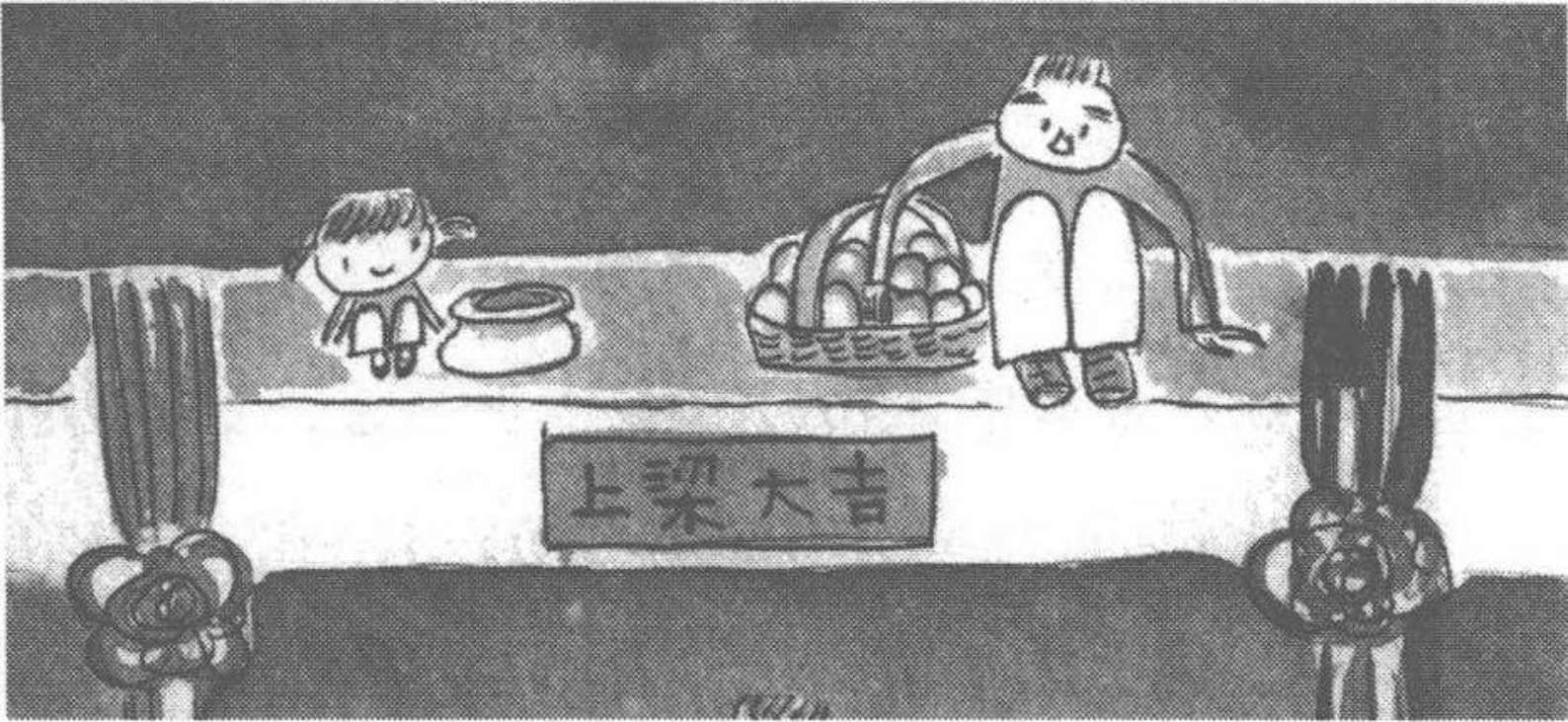
抛　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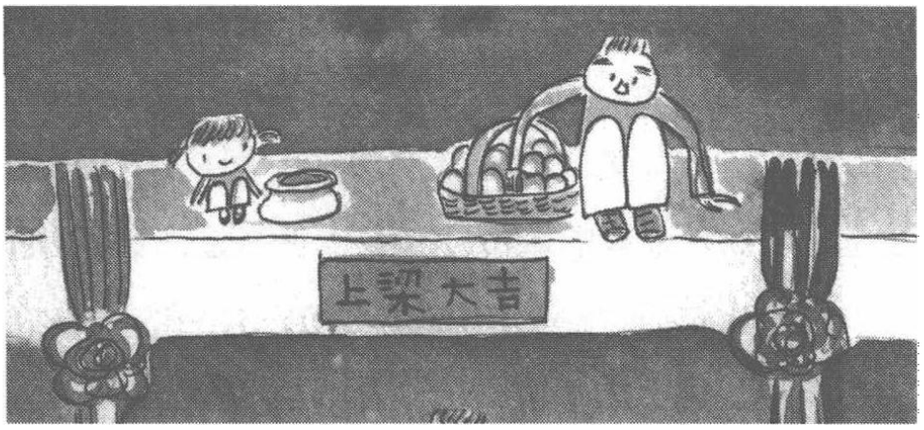
开了春，吴镇一带最忙的事情就是造房子。造房子对乡人来讲是头等大事，没有房子就娶不到媳妇……所以乡人一辈子拼死拼活为的就是房子……若有朝一日能破土动工，就是全身背债脸上也灿若桃花……村里人都去相帮，场面热闹无比！

最热闹的当属"抛梁"！

抛梁是造房搁梁时举行的一项仪式。俗话说：造屋抛梁，房子敞亮。要是少了抛梁不仅遭人耻笑，还会被说成"黑屋"，即：坟墓。抛梁先要请风水先生掐时辰选吉日，再请母系亲属备祭品，祭品很讲究：一条鲤鱼两只鸡——日出东方笑嘻嘻；三斤花生四脚肉——


上梁大吉

抛　梁



一

开了春，吴镇一带最忙的事情就是造房子。造房子对乡人来讲是头等大事，没有房子就娶不到媳妇……所以乡人一辈子拼死拼活为的就是房子……若有朝一日能破土动工，就是全身背债脸上也灿若桃花……村里人都去相帮，场面热闹无比！

最热闹的当属"抛梁"！

抛梁是造房搁梁时举行的一项仪式。俗话说：造屋抛梁，房子敞亮。要是少了抛梁不仅遭人耻笑，还会被说成"黑屋"，即：坟墓。抛梁先要请风水先生掐时辰选吉日，再请母系亲属备祭品，祭品很讲究：一条鲤鱼两只鸡——日出东方笑嘻嘻；三斤花生四脚肉——

风调雨顺福满楼；五只苹果六盒糖——瑞宝地上砌华堂；七根甘蔗八蒸糕——东家子孙步步高；九盘馒头十只(元)羊(钱)——新房建好人增光，还有爆竹、对联、赏钱、发禄袋、万年青等吉祥之物，富裕人家要装上十八箩筐，在黄道吉日那天请人挑去，一溜队伍走在乡村小道上，蔚为壮观……

除了祭品，还要请仙童仙姑撒金钱，唱《抛梁歌》。仙童仙姑都在村子里选，年龄十二三岁左右；仙姑由女孩扮演，仙童由男孩扮演，要求才貌出众、知书达理，父母健全、为人本分。所以小孩被挑上当仙姑仙童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也曾当过几次仙童，可惜没像人家说的那么吃香，而是吃了不少苦，爹在村小学当老师，对我特别严格，不仅要把《抛梁歌》背得滚瓜烂熟，还要练好站姿，走姿，一招一式马虎不得，整个仪式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爹说人家既然请到，就必须认真对待；还说乡村风俗大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结婚"铺床"——铺床铺出新生活；再比如正月十五"打田财"——田财旺则日子旺。正是爹的严格调教，村里人家造房子就会请我去当仙童，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就被人叫去，因为时辰到不能改……

这不，过几天西墙头阿狗叔就要造房子了。听说阿狗叔儿子找了好几次对象——人家不是嫌他家穷，就是说他个子矮，这回终于定下来了，阿狗叔开心煞了，造好房子儿子年底可以成亲了……我娘似乎也显得很兴奋，以前被东家请去抛梁只是多吃几个馒头，现在流行发喜钱，而且还有一段顺口溜：送掉钞票一百，娶个媳妇"乒啪"，生个孩子带把。既长脸又拿钱，一举两得；爹觉得这样不好，坏了风气不说，还加重了东家负担；娘不以为然，说都啥年代了，自己儿子养得如此出众那也不是白养的……

那晚，爹和娘正说着，勺子叔突然来我家，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爹热情迎接，娘却心生纳闷：勺子来我家做啥？难道勺子也要造房子了？

二

说起勺子叔，在村子里名声大着呢！勺子叔本名黄山坤，早年在生产队养猪，人家养猪放食用木桶倒，他用勺子舀，小气得很，所以村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勺子。不过他养猪本领堪称一绝，能把养不大的“菜花猪”养到百十廿斤出圈，为此乡人对他敬佩不已……后来杀猪场解散，勺子叔就去学了厨子，乡下人干红白喜事请的都是土厨子，加上他有杀猪手艺，几年来生意挺好的……大伙都说“勺子”这个名不是白起的，以前喂猪，现在掌勺，纷纷夸他脑子活络。但他积习难改，不拿东家生姜，就拿西家洋葱，名声不太好；尽管赚钱有方，但家庭负担过重——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一双儿女，儿子建宝，因为头长得大，大家都叫他黄胖；女儿建秀，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常年靠吃药维持生命……现在依然在苦难线上苦苦挣扎……

勺子叔满脸堆笑坐了下来，爹让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勺子，今天咋有空呀？”爹先开口。

“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件事情。”勺子叔轻声说。

“啥事呀？”爹笑着说，“是不是为儿子的事？你儿子这个学期进步蛮大，但语文还是不行，尤其背诵课文，他基本上‘外绑里绑’不知所云，当然我这个做老师的也有责任，但孩子的教育更离不开家长，你要好好管教。”

“我知道，回去后一定着力批评。今天我来……”勺子叔欲言又止。

“勺子，有啥事你就直说，这里没外人。”爹大声说。

“事情是这样的，阿狗下个星期要造房子了，今天他来请我家建宝去当仙童，你也知道就我家建宝这点能耐咋行呢？所以我来的意

思——”勺子叔顿了顿，说，“我看仙童还是让瑞根去，瑞根比较老练，你看咋样?”

“这个——”爹毫无准备，停了一下说，“勺子，阿狗既然来请你家建宝，肯定有他的考虑，我们不能……”爹说到这里被娘打住了，“那阿狗咋不来我家请呢?”

“就是呀，所以……”勺子叔一脸尴尬。

爹很快明白勺子叔的意思，说：“谁娘胎里生下来就会? 如果有问题就让瑞根教建宝，咋样?! 都是村里人嘛，我秦云松这点气量还是有的。”

勺子马上脸露喜悦，说：“那真是太谢谢秦老师了。”

“不用这么客气。”爹说。

“请我家瑞根教，可不是白教的。”娘在一边说。

“那是，那是。”勺子叔笑着站起身来告辞，爹将他送出门；娘的脸色一直很难看，爹走进屋，她冲着爹问：“谁让你答应教他儿子的?”

“哎呀，我们不教也有人会教的，这又不是什么绝活，不要这样小气。”爹说。

“你说谁小气? 他既然有本事接，就有本事教，嘴上说的那么好听。”娘很生气。

“都是孩子，让建宝去锻炼锻炼，有啥不好?”爹说着回了自己房间。

“我不同意——”娘站在客堂里一个人大声说。

三

阿狗叔请黄胖当仙童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有的说黄胖能

行吗？就他那副样子，演地主的儿子差不多；有的说黄胖太调皮了，上不了台面；有的说咋不行呢？黄胖既不少腿又不少胳膊……大家七嘴八舌，阿狗叔房子还没造，抛梁的"气氛"已很热烈了……

黄胖确实调皮，上树掏鸟窝，下水摸河蚌，牛肚皮下钻得，猪背心上骑得，读书不用功，只知道玩，在村子里十人看见九摇头，阎罗王看见吐舌头。最可怕的是他喜欢玩蛇，拿在手上拉拉长，搓搓圆，还能说出七寸头；水蛇更让他玩得游刃有余，睡觉还带着，害得隔壁阿龙娘娘（媒婆）连门都不敢串……有一次黄胖把赤链蛇绕在西墙头阿毛的小腿上了，吓得阿毛当场昏过去……

我天生怕蛇，见黄胖也有几分害怕，现在正是阳春三月，春雷滚动，蛇已钻出洞穴，我娘不让教，他会不会用蛇吓唬我？第二天放学，爹将我和黄胖叫到他办公室，黄胖躲在我身后不敢上前，别看他平日里无法无天，见了老师像老鼠见了猫。

"建宝，你过来。"爹将黄胖叫到跟前，说，"你爹昨晚来秦老师家，让瑞根教你唱《抛梁歌》，这事你知道吗？"

黄胖点了点头，说："知道。"

"那好，先让瑞根把《抛梁歌》给你，回去好好背出来，然后再让他教你怎么唱。"说完，爹叫我把《抛梁歌》给黄胖。

黄胖接过《抛梁歌》一看，说："要这么长啦，咋背得出呢？"

爹被他这么一说，差一点笑出声来，说："咋了，怕啦？这可是你爹交待的任务。"

"仙童上去主要就是唱《抛梁歌》，背不出咋行呢？"我说。

最后，爹要我认真教黄胖，既然答应人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决不能有情绪。

黄胖拿着《抛梁歌》呆呆地看着，半天没说出话来，拆天拆地的他此刻像一只死猫，让我觉得奇怪，心想当仙童是很多孩子向往的

事情，站在凤凰台上一声高歌，连当家匠人都听你指挥，应该激动才是呀！黄胖咋啦？我就问他是不是不愿意？

“谁愿意？”黄胖凶着脸，好像是我要他去抛梁，说，“要不是我爹答应给我买一双球鞋，我才不愿当什么仙童呢。”说完，他一个人气呼呼地走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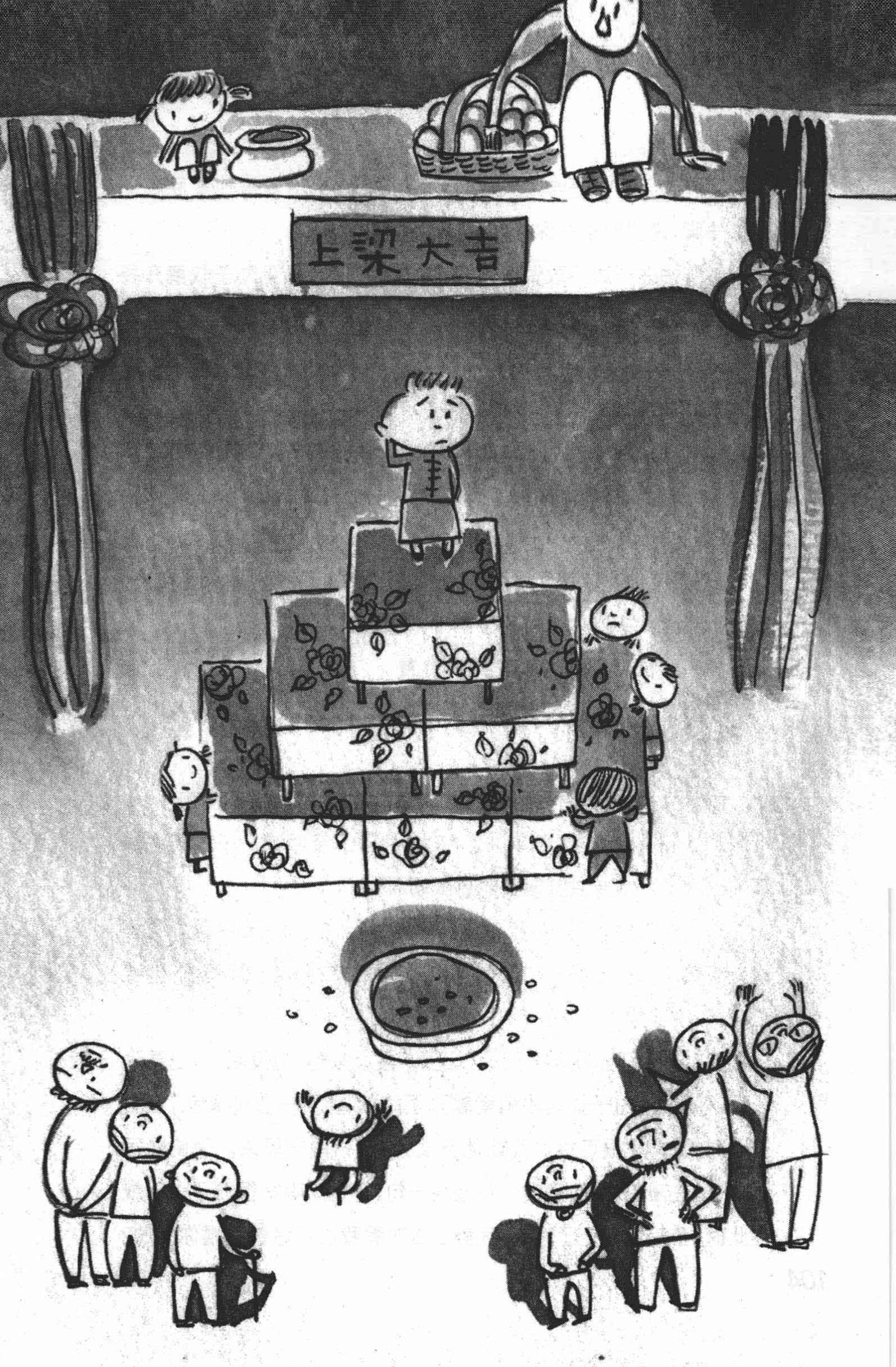
这几日，阿狗叔家忙开了，有几个亲戚已在帮他整理东西了，西边的新宅也已打好了桩，木桩上包着红纸，墙基用石灰划好，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作头师傅带匠人来开工了；我也忙开了，每天都要教黄胖唱《抛梁歌》，黄胖学得很认真，只是他记性实在差，就一句“抛梁馒头抛梁糕，一抛抛到望仙桥”教了十多遍，他还疙疙瘩瘩不知道把馒头“抛”到什么地方，弄得我也很累……

那天放学，走到水闸门，勺子叔突然从闸门洞里钻出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只见他右手拎一个袋子，左手拿着一根竹竿，样子像叫花子；笑嘻嘻地站在面前，而后对着我和阿毛说：“今天勺子叔想麻烦你们一件事情。”

我们彼此看了看，不知道勺子叔有啥事。黄胖忍不住了，问：“爹，啥事呀？”

“啥事！都是为了你。”勺子叔瞪了儿子一眼，接着堆起笑脸对我和阿毛说，“今朝我想让你俩帮我家建宝练习练习。”勺子叔说着从口袋掏出几包山楂饼，发给我和阿毛，阿毛开心地接过山楂饼，一边吃一边问咋练习呢？

勺子叔笑着说：“你先吃着，吃了我再说。”说完，勺子叔走到我跟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没想到勺子叔有这个办法，我也觉得很


上梁大吉

新鲜，说好呀。

黄胖终于明白是咋回事，显得有些难为情，当场被他爹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爹在你怕什么？"

黄胖站在一边不敢做声，一副害怕的样子。只见勺子叔解开袋子，里面装的都是碎石子，他说用这些碎石子当馒头，让阿毛做当家匠人抛；让我手拿竹竿一边上梁一边听黄胖唱；他做掌墨师傅。阿毛听到让他抛"馒头"，开心地连蹦带跳……

一切准备妥当，勺子叔说开始吧。于是各就各位，随着勺子叔一声"起梁"，气氛马上变得紧张起来……不料刚言毕，阿毛激动得已将"馒头"抛了出去……

"还没唱你咋就抛了呢？"勺子叔在底下大声说，"重来。"言毕，黄胖扯起喉咙捧着歌谱唱开了：

脚踏扶梯步步高，金斧响声透九霄；

新造房屋朝南开，门前摆起鲁班台。

……

我认真地听着，阿毛不停地抛"馒头"，扔在水里丁冬作响，河面上激起浪花朵朵；黄胖声音洪亮，在水闸门上空回响……眼前好像真的出现了众乡亲哄抢馒头的热闹场面……

一轮结束，勺子叔问我咋样？我说还行，但一定要脱稿。勺子叔就问黄胖背得出吗？咋这么笨呢。黄胖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他爹更火了，说："你咋就不开窍呢，书都读到屁股里去了。"

我就劝勺子叔这事急不得，让我来慢慢教他，他没唱过，是要学一段时间的。勺子叔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黄胖一直低着头，像自己犯了错，样子很可怜。我让他不要紧张，一段一段来。他倒是很听话，站在闸门中间，我唱一句他跟一句，有几句唱得很准了……就在此时，我娘突然走了过来，气势汹汹对着我说："你爹咋跟你说的？

啊！这里有危险你不知道？万一出事咋办？"而后对着勺子叔大声说："勺子，你不要老打孩子的主意，你一个大男人咋就不如一个婆娘？有事咋不能摊开来说？"

说完拉着我就走，一路走一路说："你这孩子咋不争气呢？"

五

几天后，阿狗叔的房子正式动工，村里男女老少都去相帮；小孩子因为能蹭几顿肉饭开心得不得了，有的还去帮着捡砖头呢……阿狗叔阿狗婶娘忙里忙外，乐开了花……爹问我教黄胖教得咋样了？我说教了几遍，但娘不让教，所以不知道他现在唱得咋样了。爹长叹一声，显得有些无奈，停了一歇，说：

"要不这样，明天抛梁，今天下午你再去教教他，要是你娘说你，你就说是爹关照的。"爹也为黄胖担忧，毕竟这是人家的大事，不是儿戏。

于是我就去找黄胖，黄胖正在他爹的监督下认真练习《抛梁歌》。我把来意说了，勺子叔笑着说不麻烦了，再唱几遍就行了……

次日，新房子的山墙全部竖起，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到了——那日正好星期天，时辰定在上午十时十八分，有几个邻村的乡亲都赶来了凑热闹，把新房子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几个小伙伴统统前往，黄胖可神气了，穿着崭新的礼服，因为头大，东家专门去乡演出队给他借了一顶成人的西瓜帽，样子虽然有些滑稽，但因为模样焕然一新，倒也看不出什么破绽；阿毛则像跟屁虫，盯在身后，恨不得将黄胖身上的礼服穿在自己身上；还有几位缠着黄胖，在后面起哄：仙童、仙童，头套马桶。惹得黄胖心里发烦，想去揍他们，他们却一哄而散，然后大声唱：抛梁馒头抛梁糕，一抛抛到七里桥——

新宅上人山人海，客堂中央搭好凤凰台，凤凰台由六张八仙桌叠加而成，上面铺着印花被单，直抵屋顶；阿狗叔和阿狗婶娘、仙姑已爬上凤凰台，仙姑由阿毛妹妹扮演；掌墨师傅手持如意，站在东南角上主持抛梁仪式，一切准备就绪，还差几分钟时辰就要到了……

“时辰正，正时辰，请出仙童对喜神。”掌墨师傅言毕，黄胖在众人的相助下，无比神气爬上凤凰台；随即传来掌墨师傅高亢一声：

“起梁——”

只见八个壮男依次扛起四根油光锃亮，色似紫金的木梁，齐步迈上房顶……黄胖转过身来开唱：

脚踏扶梯步步高，金斧响声透九霄。

新造房屋朝南开，门前摆起鲁班台。

底下掌声雷动，众人接连叫好；掌墨师傅接着口念吉辞：脚踏凤凰台，四方祥云来；眼观紫金梁，仙姑坐上来。又一声：

“聚财——”

阿毛妹妹抱上兜金钱，坐上紫金梁，阿狗叔和阿狗婶娘拓开大脸盆（象征聚宝盆），只听“铲朗朗”几声，阿毛妹妹将兜里的钱币一半撒进聚宝盆，一半撒到地上，众人一起哄抢，高潮马上就要来临……

“抛梁——”

随着掌墨师傅一声高喊，相帮端着馒头、糖果、糕点排成队伍，像接力赛一样把东西传送上去，当家匠人一手捧着栲栳，一手抓起馒头；身后鞭炮齐鸣，底下翘首企盼，可迟迟不见馒头抛下来，有的忍不住了，咋还不抛呢？咋回事呢？

也许是紧张，也许是忘词？黄胖傻站在凤凰台上，脸涨得像猪肝……快唱呀，当家匠人终于沉不住气了，黄胖不唱他不好抛，场面一时陷入僵局……此时，有人出主意，说快叫瑞根去救场，旁边有人推搡我，叫我快去。我娘却一把将我拽住，而后挡在我前面，说：“那

不行，人家请的是黄胖，又不是我家瑞根。”

正在大家慌乱时，黄胖唱了：

抛梁馒头抛梁糕，一抛抛到七里桥；

阿龙娘娘献蟠桃，玉皇大帝乐弯腰。

黄胖唱罢，底下的人都笑翻了，连掌墨师傅和当家匠人都笑场了……原来黄胖唱错了，此时阿龙娘娘就在底下，有人开始起哄，叫阿龙娘娘快献蟠桃，阿龙娘娘一脸无辜，被挤来挤去……有的则开始在底下问黄胖：阿龙娘娘蟠桃献给谁？是不是献给阿狗？有的笑得被馒头砸到了脸，才缓过神来去抢馒头……

抛梁结束，众人散去，匠人、相帮各忙各的……阿毛高兴死了，见地上到处是馒头，有的落在砖缝里，有的滚在水泥板上，有的不小心被踩在了脚底下……阿毛开心地捡了一个又一个，馒头都从怀里跳出来了……

六

吃了中饭，阿毛提议去水闸门，让他也当一回仙童，他说太刺激了。言下之意还想借黄胖的礼服穿一下，反正要等明天还还。黄胖却心事重重，阿毛问他是不是刚才唱错了？那有什么，底下的人都笑弯了腰，都成了玉皇大帝，大大表扬黄胖唱得好！可就是便宜了阿龙娘娘，她就知道吃十八只蹄膀，是个贪吃鬼。无论阿毛如何怂恿，黄胖一直情绪低落，下午，不知道他一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和阿毛在他家院子里掷了半天菱角……

晚上，爹回来得很晚，村里凡有红白喜事都要请爹去当账房先生，在村子里爹最有文化。睡得迷迷糊糊之中，听到隔壁房间里爹和娘在说话，隐隐听到爹在问娘：“真有这回事？”

娘说:“咋不是,下午全村人都在议论呢。”

爹说:“孩子还小,他也不是故意的。”

娘说:“这话谁听都不高兴,造房子那是喜事。”

爹说:“那是,但过了就过了,不必太计较。”

娘说:“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爹说:“你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了,睡觉——”

爹和娘唠唠叨叨说了很多,娘好像还怪爹多事,不应该让我去教黄胖,万一出啥事人家也会责怪咱们的……爹和娘说的话让我听得有些莫名其妙,黄胖只是唱错了词,不过大家都开心,没娘想得那么可怕。连日来,大伙都拿阿龙娘娘开玩笑,没想到阿龙娘娘让黄胖给唱出名了……

几天过后,阿狗叔的房子造好了,新房子坐北向南,宽敞明亮,在西墙头显得非常气派,乡亲们走过那里都要夸阿狗夫妻不容易呀,阿狗叔和阿狗婶娘忙得人也瘦了几圈,衣服破得东挂一块,西搭一片,但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笑容冲走了所有的疲惫,每天忙着给新房子粉刷、装窗、配门,只等把媳妇娶进门……

七

那天,我们放学回家,走进村子觉得气氛异常,黄胖半路上被他娘接走了;阿毛说肯定出事了……

回到家,我问娘村里出啥事啦?乡亲们都奔来跑去的。娘说阿狗毛脚媳妇今天来退亲了。我问娘那是为啥?娘说没为啥,烧香请错和尚。爹当场指责娘不该说这些风凉话。娘说这有什么,活该!馒头都抛到七里桥了,这房子谁还敢住?

原来这一切都是黄胖抛梁时唱的那句唱词“一抛抛到七里桥”

惹的祸。“七里桥”是我们当地的火葬场，平常大家都唱着玩的。其实那天大伙已经听出来了，只是考虑到今天是阿狗造房的喜事，谁都不愿意捅破，不过心里也是极不开心的，很多人都在暗地里说这事太离谱了，馒头抛到七里桥，都当我们是饿死鬼呀；有的说阿狗怎么请黄胖当仙童？唱的这叫什么呀？

面对儿子退亲，阿狗婶娘坐在新房的屋檐下嚎啕大哭，似天崩地陷，这事传开了，往后儿子还能找到媳妇吗？她责怪阿狗叔不该叫黄胖抛梁，她原本想请我去抛梁的。阿狗叔说他还不是为了节省那 100 块喜钱。原来勺子跟阿狗叔说好了，请他儿子抛梁就不要那 100 块钱，只要让他烧菜(作场)就可以了。阿狗叔听到可以省 100 块钱当即就答应了。谁知道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 阿狗叔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耳光，乡亲们急忙上去劝住，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

阿狗婶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天天上门要勺子叔赔他媳妇，几天下来不吃不喝，精神恍惚，没几天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阿狗和他儿子睡在刚刚造好的新房子里，还没装玻璃窗的新房子在北风中呼呼作响，似在无声地哭泣……

勺子叔一时招架不住，撇下媳妇、80 岁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外出打工去了；黄胖终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阿狗儿子找他算账，彻底变了一个人……

没过一月，黄胖的妹妹建秀因断药，在寒冷的冬夜里告别了这个没有给她带来一天欢乐的世界……

谁都没有想到抛梁“抛”出这样的结果。对此，我的心里也很难过，如果我能多帮黄胖一些，也许事情不会这样。

后来乡亲们造房子，一般不请仙童唱《抛梁歌》了，只留刘海撒金钱……再后来就只留形式，内容非常简单了。

是谁带走了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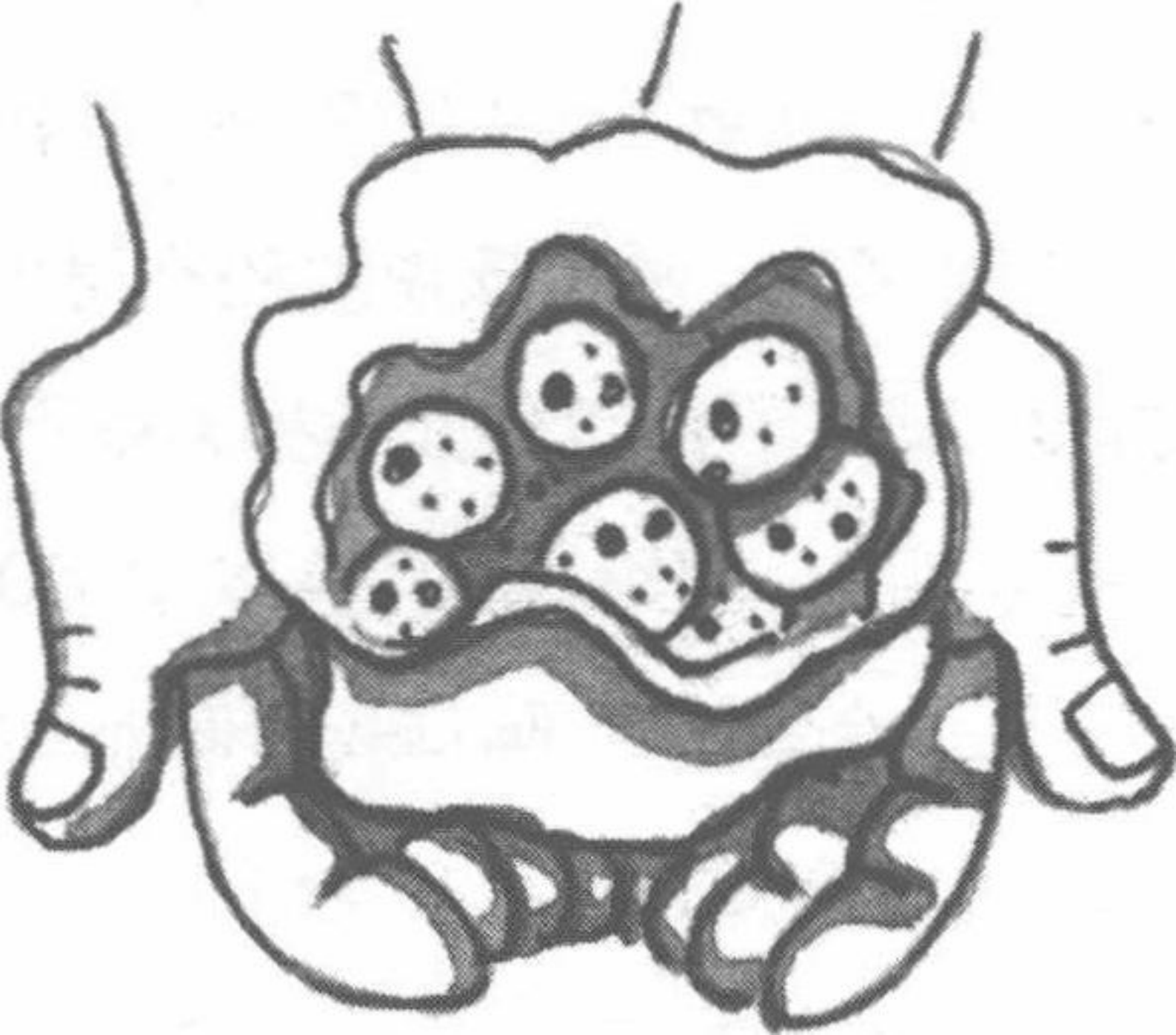
一

村里人都来了，把我家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在抹眼泪，有的在抽泣，还有的默默站在那里……悲伤笼罩了村庄，窒息了亲人的呼吸；娘瘫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满头灰发蓬乱不堪，悲痛让她的脸扭曲变形；姑姑、三林婶抹着眼泪搀扶着她，大姨不停地给她抚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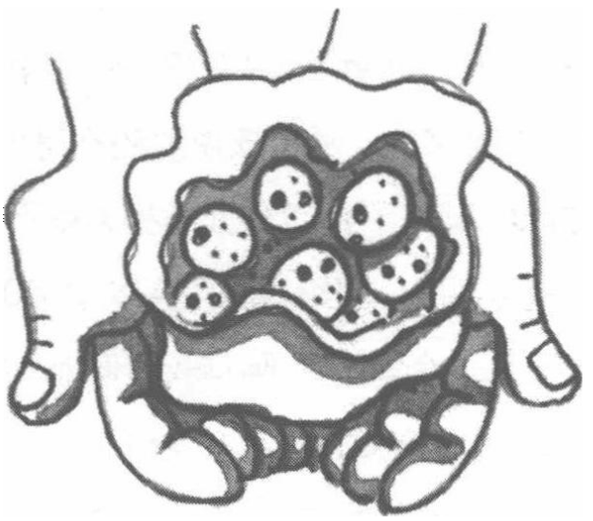
我抱着兄弟的骨灰盒走进客堂，娘横扑过来，当场不省人事……

17岁的兄弟就这样走了，贫穷使他未曾拍过一张照；除了这只骨灰盒，兄弟像一阵风吹过了这个世界，没留下任何痕迹……

老天呀，我兄弟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连一个穷人的孩子



是谁带走了弟弟



一

村里人都来了，把我家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在抹眼泪，有的在抽泣，还有的默默站在那里……悲伤笼罩了村庄，窒息了亲人的呼吸；娘瘫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满头灰发蓬乱不堪，悲痛让她的脸扭曲变形；姑姑、三林婶抹着眼泪搀扶着她，大姨不停地给她抚胸……

我抱着兄弟的骨灰盒走进客堂，娘横扑过来，当场不省人事……

17岁的兄弟就这样走了，贫穷使他未曾拍过一张照；除了这只骨灰盒，兄弟像一阵风吹过了这个世界，没留下任何痕迹……

老天呀，我兄弟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连一个穷人的孩子

都不放过?

老天呀,你咋这样狠心呢?! 你可知道,你夺走了我兄弟的性命等于夺走了我和娘活着的信心……

老天呀——

我守在兄弟的灵台前,给兄弟焚香烧纸钱,烟雾缭绕中兄弟缓缓向我走来……

二

兄弟小我两岁,生性顽皮,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可谓十人看见九摇头,阎罗王看见吐舌头……村里人都叫他"拆天胚",从小到大没少挨过爹的板子。记得有一次兄弟纠集几个小伙伴把毛茛爷叔家的一圈猪给放了。毛茛爷叔以前在生产队当猪倌,副业就是养猪。毛茛婶娘从田头回来看到自家的几只小猪崽满院乱窜乱拱,几只大猪崽钻出篱笆已不知去向,这可把她急坏了,心想临出工时还给猪崽喂过食呢,不至于饿得跑出来吧? 这可是她家的命根子呀,一年的开销全靠这些猪仔。于是四处寻找,来到渠道上见兄弟双手正拽住一头大猪的尾巴往渠道里拉,几个小伙伴则在一边起哄:

"小龙,抓耳朵;"

"小龙,拉后腿;"

"翻下去,翻下去……"

毛茛婶娘见此,急着大喊:"哎——你要死快了,还不放手!"

其他小伙伴吓得四处逃散,兄弟却两手抓住猪耳朵,双腿跨在猪背上,无比神气地赶着猪在渠道里跑,像马戏团表演,对毛茛婶娘的叫喊充耳不闻……无奈之下,毛茛婶娘只好去叫我爹。

爹有病，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痨病鬼，几乎靠药罐子维持生命，那是以前去长江口排淤时烙下的；爹的病把一个原本贫穷的家拖到了破碎的边缘，常年在家休养，此刻他正在编竹篮，那是爹唯一能为家里做的一件事情——竹篮上街卖了可以贴补一些家用。听到弟弟骑在人家猪背上，心想万一把人家的猪给骑坏了，那咋赔得起？于是放下活计跟着毛茛婶娘就走……

渠道上已围着好多村人，他们都在观看兄弟的精彩“表演”，有的跟着一起跑，有的指点兄弟站到猪背上……场面热闹，气氛热烈。可猪毕竟是猪，没跑多时，趴在渠道里直喘气，任兄弟如何拍打屁股，就是赖在那里不动……

爹落到渠道里，一把拽住兄弟的耳朵将他拖下猪背……兄弟梗着脖子跟在爹身后，一路上哇哇大叫，可爹始终不放手，致使后来只要见爹对他发脾气，他就下意识地双手捂住耳朵，作自我保护状，顽皮劲得到了收敛。可爹为这事也许用劲过头，也许火急攻心，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三

一天，不知兄弟从哪儿捉来一条蛇，娘见了后让他扔掉，说蛇咬人不得了。兄弟说要给爹治病。娘问兄弟哪儿听来的，你爹的病可不是一般的病。兄弟提着蛇说河西阿芬爹说的，蛇胆泡酒能治百病。娘说那要看什么病，坚持要兄弟把蛇扔掉。爹听到兄弟捉蛇是为了给他治病，欣喜万分，他也听到过蛇胆能治咳嗽。于是忙着让娘杀蛇取蛇胆，见蛇就起浑身鸡皮疙瘩的娘为了爹，只好硬着头皮杀起蛇来，给爹泡蛇胆……几天后，爹吃了蛇胆，面色红润，人一下子精神了好多，大夸兄弟孝顺，是爹的乖儿子；对兄弟也放松了管

教……

兄弟每天捉蛇回家很晚，赤链蛇、老托灰、青小蛇，还有水蛇，都被他一一捉回家，有时还拿在手里玩耍，甚至睡觉还带着。家里都快成养蛇场了……而我每每看到蛇的芯子往外一吐一吐，害怕得无处藏身，可又担心爹不开心，只好常常闭着眼睛走过蛇笼子。村上的小伙伴见了兄弟恨不得给他下跪，最怕兄弟拿出蛇来，唯独阿根不以为然。那天，在祠堂场基上，兄弟见阿根穿着短裤正在老槐树下捕蝉，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已玩了几天的赤链蛇，拎起尾巴抖几下，就朝着阿根的小腿甩去，倏地，赤链蛇像绳索一样盘绕在阿根的小腿上……阿根猝不及防，但见赤链蛇颜色火红，在阳光下泛出艳丽的光泽，吓得像触电似的一个弹跳，然后急忙甩脚……赤链蛇甩下来了，人却傻呆了……兄弟却若无其事捡起赤链蛇，而后装进口袋，接着神气活现地走了……

阿根腿脚发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裤裆尿湿了一片……

晚上阿根爹带着阿根来找爹说理，爹用门板一样的面孔回应阿根爹："孩子闹着玩你还当真了！"

阿根爹说："玩也要有个玩法。"然后指着身边的儿子说，"你看，一下午都没说话，晚饭也没吃，吓出毛病来你要负责的。"

爹咳嗽几声，说："负什么责，回去睡一觉就没事了。"爹极力为兄弟辩护，说这些话时，兄弟都在场。后来娘上去劝慰阿根，向他赔礼道歉，并批评了兄弟，这事才算平息。爹却指责娘多事，说兄弟有自己年轻时的勇猛。爹是个好强的人，当年在工地上有几人都生了这种病，那是气候不习惯引起的，后来他们都以看病为由回家不去了，爹却觉得无所谓，坚持在工地上，直到嘴里咳出血来，才被送回家；如果回到家爹能安心养病，这病也差不多好了，偏偏爹不服输，大冬天与村人打赌去打鱼，鱼没打到，人掉河里了，从此再也没有离

开过药罐子……

四

爹的病每况愈下，常常通宵咳嗽，蛇胆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去医院查看，医生得知爹服用蛇胆泡酒，问他要不要命了？肺痨是不能喝酒的。原来爹脸色红润都是酒精的作用。这回爹傻眼了，回到家把泡好的蛇胆统统倒掉，还把兄弟训斥了一顿，兄弟双手捂耳一脸无辜，不明白是咋回事。随后爹要去找阿芬爹算账，娘连忙劝住他，说：“人家也是好心。”

“好——好心！那是在——在害——害我。”爹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娘要他早点休息，自家也有责任，没好好去问医生。

兄弟上学经常逃课，期中考试挂了三盏红灯笼。老师来找我，要我跟父母说好好管教管教兄弟，这样下去会误了他一生的。兄弟大概知道自己又“闯祸了”，主动向我讨教，还让我不要告诉爹娘。晚上，我就帮着他把学过的东西捋一遍，不懂的地方再教一遍，可兄弟显得心不在焉，还打翻了茶缸，闹得爹难以入睡……

晚上8点时分，河西阿芬娘心急火燎跑到我家，说小龙把她女儿给吓昏了。小龙是我兄弟的名字。娘听了莫名其妙，小龙吃了晚饭一直在家，咋会把阿芬给吓昏了呢？娘让阿芬娘进屋慢慢说。阿芬娘怒气冲冲，说我家阿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娘就问他到底咋回事？原来，阿芬晚上做作业时，手伸进书包摸出了一条蛇，惊叫一声后人当场昏了过去。

“你说这件事不是你家小龙干的还有谁？”阿芬娘横着眼睛说。

“你不要瞎讲。”爹披着衣服走出来说。

“我瞎讲？我要是瞎讲现在就去跳商鞅潭！你要不信叫你家小

龙出来。"阿芬娘满脸气愤。

娘回到房间问兄弟有没有这回事？兄弟沉默不语，娘急了，大声说："有没有这回事？"

兄弟支支吾吾，娘举起旁边的扫帚就要打去，只听兄弟大声说："谁让她爹骗我。"

爹在外面听到儿子是这个原因而把蛇放在阿芬的书包里，他本来就想去找阿芬爹论理，这回就更不会责怪兄弟了，还对着阿芬娘说活该。阿芬娘听着爹这么讲，火气更大了，说那是个偏方，很多人的咳嗽都治好了，又不是她一个人说的，你自己相信能怪别人吗？

此时，院门外早聚集了很多村人，他们都在谴责爹，而且都说兄弟的不对，有的说，这个孩子迟早要出事，阿木娘站在一旁说我家儿子的账还没跟他算呢。一切舆论都倾向阿芬娘，阿芬娘一把拽住爹的衣襟，要爹拿钱，场面一下子有些混乱，爹有点招架不住了，娘急忙把阿芬娘劝住，说："这事是我家小龙干的，我一定负责到底。"

"你咋负责？你咋负责？"阿芬娘咄咄逼人。

"泉珍！"不知三林叔啥时候出现在我家院子里，他以前当过村支书，大声喝住了阿芬娘，"既然大龙娘答应了，你先回去吧，孩子看病要紧，大龙家的困难你不是不知道，现在要钱去哪里去找？"

阿芬娘松开了爹的衣襟，她清楚我家的境况，说既然三林做中人，你们也赖不掉。说完扒开人群走了……

阿芬娘走了，我家的苦难开始了……

五

阿芬被抢救过来，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见了人不是大笑，就是大哭，要不就是蛇、蛇、蛇！满口的蛇，满地的蛇，满世界都是蛇，她

的生活再也离不开“蛇”……

阿芬娘天天来我家要钱，家里开始借债，为爹的病，也为阿芬的病……兄弟的一个“报复”最终毁掉了两个家，爹因无钱医治含恨而去……临终前把兄弟叫到床前，要兄弟好好做人，多读一点书，少让娘担心；然后一阵咳嗽，接着将我喊到他面前，拉住我的手，断断续续说：“大龙，大——大龙，这个家就全靠——靠你……”

爹去世后，阿芬娘没再来我家要过钱。

爹走了，一个完整的家支离破碎，白发爬上娘的两鬓，带着我们兄弟俩过着蜗牛一般的日子……兄弟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什么事情都抢着做，割猪草，放鸭子，搬马桶，家务事做得格外勤快，让失去爹的娘感到丝丝慰藉；有一次，他在渠道里抓到一条小猫鱼，兴奋地赤脚跑在渠道上，说要拿回去烧给娘吃补补身体。村人看后哈哈大笑，说一条小鱼还烧给你娘吃。可兄弟真的这样做了。晚上，娘吃着兄弟烧的小鱼，眼窝里闪着晶莹的泪水……娘边吃边说：“小龙，以后可不能再闯祸了，要是娘死了，就没人管你吃饭穿衣了。”

兄弟点着头，说：“娘，你放心吧，小龙最听娘的话。”

我一直埋头读书，爹的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能否继续上学都成问题了。娘知道我的心思，说穷人只有靠读书才有出路，娘再苦再累也要供着你们兄弟俩，能上大学最好。我含着眼泪答应娘，但家里的这副重担谁来挑？

天渐渐热了，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每天看书到深夜，我不能让娘的希望扑空，更不能让爹在九泉之下不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去克服……那日半夜，我正在解答几道复杂的几何题，兄弟轻轻地凑到我跟前，神秘兮兮从胸口的袋里掏出一个纸包，说：

“哥，今天下午我在车棚后面的杨树上掏到十个鸟蛋，明天早上煮给你吃，让你补补身体，但你千万不能告诉娘，娘知道了肯定要

打我。"

看着那十个带着兄弟体温的鸟蛋，再看看兄弟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我不知说什么好，要让兄弟老老实实坐在门槛上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这个性格。

"哥这次答应你，但你要保证下次不去了，车棚那么高，万一摔下来怎么办?"我说。

"嗯，我知道了。"兄弟点了点头，说："哥，那你早点睡，明天早上我煮给你吃。"说完兄弟笑嘻嘻地回床睡觉去了。没多大工夫，几道难解的题目终于解答出来了，可生活的难题依然摆在面前，睡下去后，心想如果上了高中，学费怎么办? 如果考上大学，那可要一大笔钱呢，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呀！我越想越害怕，夜变得漫长无边，突然之间觉得脚下的路断裂了，整个人都掉进了车棚里，猛地醒来，发觉自己是在做梦……

六

中考成绩出来，我名列学校第三，顺利考入高中。娘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笑容，家里也变得有生机……人家看着我们兄弟俩渐渐长大，都替娘高兴，说阿秀有福气，两个儿子长得有模样，尤其是小龙，跟他爹长得像一个模板里压出来的。娘听了心热，可面对将来娘一筹莫展，家里的债务还没还清；儿子的学费还没着落……

兄弟似乎察觉了娘的心思，"自告奋勇"退学。说哥读书聪明，应该把机会留给哥哥，自己呢就帮着娘一起干活。面对兄弟的选择，我无言以对。母亲看了看兄弟，说："小龙，那就委屈你了。"

兄弟豪爽地说："妈，没事，哥才是我们家的希望。"

那天，我和兄弟赶集回来。这几天兄弟带我去商鞅潭里摸河蚌

捕鱼，最多一天能摸十几斤，拿到市场上去卖，能挣好多钱。兄弟便在我面前拍着胸脯说："哥，你开学的学费包在我身上。"兄弟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两个人高高兴兴走在回家的路上……自从出事后，兄弟再也不敢去河西了，他怕见到阿芬，对这件事情他非常后悔。所以上街赶集或走亲戚，每次回来都从南村兜着走，别小看这个绕弯，兄弟因此多走了很多路……今天也许卖了钱兴奋，走到岔路口时忘了拐弯，等发现路走错了已晚了，阿芬突然从自家院子里追出来，一边追一边喊：

"蛇，蛇，蛇——"

她家人来不及阻拦，阿芬已一把拉住兄弟的衣领，然后在兄弟的肩胛上咬了一口。把兄弟给吓得半死，使劲甩也甩不掉，直到阿芬爷爷跑出来把阿芬抱回去才算"脱险"。我扶着兄弟，兄弟脸色都变了，拆天拆地的他像一条死狗靠在我胸前，眼睛一个劲地朝上翻，把我也吓得够戗……

晚上，兄弟突然问我："哥，阿芬的病是不是真的治不好了？"

"难说，这种病就是治好了还会发，再说治病要花好多钱呢。"我说。

"那她以后咋嫁人呢？"兄弟一脸困惑。

七

隔壁三林叔要去城里打工的事情让兄弟知道了，兄弟缠着娘无论如何也要去。娘看兄弟态度坚决，就同意了。村里还有几个人也一起去。那天，我和娘送兄弟到车站，在一行人当中，兄弟个头最矮，娘显得有些不舍了。兄弟信心十足，对娘说小龙出去赚钱替娘还债，请娘放心。

“是呀，男孩子就要出去闯荡，缩在家里都没出息。”有人说。

“阿秀，小龙出去锻炼锻炼也好，免得在家老给你惹祸。”三林叔说着提着行李上了车。

“三林支书，那就拜托你了，你就把小龙当成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尽管打，我不怪你。”娘说。

“知道了，你和大龙回去吧。”说完三林叔就上了车。娘还是有些依依不舍，兄弟早就兴奋得上了车。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娘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好像一颗心让兄弟掏走了……

兄弟走后没几天，我也上学去了——高中要寄宿。临行前我对娘说以后每个星期我都会回来的，到农忙时我请假回来帮娘一起抢收。娘听后说那不行，要我安心上学，给娘争个脸，也好让地下的爹安息。

一家三口就这样分处三地，我时常想兄弟，不知他在外面好吗？有一天接到他一封来信，信中说那边一切都好，每天早上六点出工，晚上六点收工；吃的是盒饭，每天都有三个菜，可香呢，请娘放心。还问娘好吗？稻子收了没有？这个月我领500块工钱，除了吃还好存300块呢，要我回去告诉娘，不要担心家里的债，做上一年什么都有了。最后说娘就交给你了，过年时我会回来的……

看完兄弟的信，眼泪已经湿了半张信纸……

八

转眼新年到来，兄弟回家了。不到半年工夫，他就赚了1000多块钱，帮娘还了一小半的债，还给娘买了一件新衣服，娘穿上新衣服逢人就说是小龙买的，大伙都夸小龙懂事了，真是一个孝子……我就让兄弟说说城里的事，兄弟摆开阵势说城里没有黑夜，到了晚上

到处都是扎眼的灯光，有的灯光还会跳，叫什么霓虹灯，五颜六色好看死了；城里人还养狗，而且狗吃得比人都好呢。说到这里我有些不相信，说兄弟怎么学会了骗人？兄弟有些急了，说谁骗人了，城里人有的是钱，有的一户人家有好几辆车呢，不像我们一辆自行车也买不起，养条狗算啥。但我还是不信，人咋会不如狗呢？

兄弟竟然抽起了香烟，看他抽烟的样子真像一个大人。他问我抽不抽，我连连甩手。娘见了就说他小小年纪不学好，兄弟便不敢抽了。年初七，兄弟要走了。娘说才回来几天咋就要走了？要兄弟过了元宵再走。兄弟说不行，走时工头说了去晚一天上个月的工资泡汤，况且上个月我还加了半个月的班呢，而且还得走人。工头扣着我们一个月的工钱呢。娘说哪有这样，连年都不让过了？兄弟说没事，明年回来给娘买一台彩电，有了彩电娘就不寂寞了。娘听了连连摆手说不要，只要小龙在外平安娘就知足了；兄弟还说后年让我考到他打工的那个城市读大学，然后把娘接出来，这样全家人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他一定要让娘过上幸福的日子……说时，冬日的阳光正从窗户里泻进来，照得娘心里暖洋洋的。

临走时，兄弟给我一个袋子，要我转交给阿芬，说里面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我知道兄弟对阿芬一直充满内疚。兄弟走了没多少日子，又寄回来800块钱。娘摸着兄弟寄回来的钱，激动难耐，情不自禁在乡人面前说小龙有本事，往后的生活不用愁了……

九

暑假即将来临，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暑假我也想去城里打工，不能老让兄弟养着。下午，学校非常寂静，我上的是重点班，竞争非常激烈，有的父母说分数就是钞票……不知娘什么时候出现在教室

门口……我读了将近11年书，娘从没来过学校，就是爹病得不行了也要等我放学回家再说，她怕影响我的学业。今天怎么啦？我走出教室，娘迫不及待说城里打来电话，说小龙生病了，要我们派个家属去看看，你说会不会是小龙……我连忙打断娘的话，说兄弟不会有事的，别瞎想。

我和娘赶回家，村主任老黄正在我家候着，神色有些凝重。见了我说："大龙，要不你再叫一位亲戚和你一起去。"

"那就叫上舅舅一起去。"娘说。

火车跑了一天两夜，我和舅舅谁都没有说话，虽说舅舅在乡办厂跑过供销，此刻也像个刚出门的小青年，脸露怯色；而我心里七上八下，希望火车快点再快一点……

下了火车，辗转来到工地，见到了三林叔，而后在项目经理的陪同下赶到医院。一路上项目经理要我思想有个准备，隐隐地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莫非兄弟……我不敢往下想，过了好几道门，拐入一条阴森的走廊，他们突然停止了脚步，然后背对着我嘀嘀咕咕。急于想看到兄弟的我有些焦虑，望着长长的走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等了好长时间（其实只有一两分钟而已），项目经理转过身来，朝我看了看，又将目光移向三林叔，三林叔咽了口唾沫，说："大龙，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叔也不想隐瞒了，小龙前天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小龙咋啦？"我追着问。

"小龙他摔死了。"三林叔把话说完，我只感到自己的腿在发软，眼在发黑……不知过了多久，舅舅和三林叔扶着我来到停尸房，在一只冰柜里我看到了兄弟。我双手颤抖地掀起白得耀眼的床单，兄弟双眼紧闭，脸色刷白，被风干的血迹挂在耳后；头发上粘着工地上的泥土，被衣服包裹着的身体骨瘦如柴……我倒头扑在兄弟身上，

不停地呼唤兄弟的名字：

“小龙！小龙！小龙——”

舅舅抱住我，要我冷静一点，人死不能复生，自己要保重身体，万一有个闪失，让你娘一个人咋办？随后，我们被安排到一个休息室，悲痛如潮水一样涌来，没过我的头顶，让我一时呕吐不止……我的兄弟就这样没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一把抓住项目经理，悲伤与愤怒交织在一起，我问他我兄弟是咋死的？

舅舅怕出事，急忙过来相劝；三林叔一把扶住我，说：“大龙，是叔对不起你娘俩，没把小龙保护好，大龙，你要冷静。”三林叔边说边流泪。

“大龙兄弟，这事也不好怪你三林叔，”项目经理哽咽着，“你兄弟因为连续干了两天一夜，体力不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死的。你兄弟做事认真大家都很佩服，可就是太好强了，虽说是抢工时，但我们都劝他下来休息，他说要完成一层楼面才愿意休息，没想到出事了……”

“是的，我也没想到小龙这孩子跟你爹一样好强。”

十

天一直黑黑的，巨大的悲伤覆盖我的全身，我的娘正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呢……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抱着兄弟冰冷的骨灰盒，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心中五味杂陈，悲愤不已：兄弟，你为什么不保重自己？你这样让我和娘怎么办？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兄弟，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还年轻，往后的路长着呢。兄弟，你怎么这么傻呢？

车子呀，请你缓缓地开；

时间呀，请你慢慢地走；

兄弟呀，请你快快醒来……

——娘在等你呀，村人要见你呀，阿芬的病等你去医治呀！

兄弟，哥知道你少小贪玩爱闹，惹了很多麻烦，可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为了哥，你放弃上学的机会；为了娘，你早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还债，你小小年纪就出门打工；你孝敬娘亲乡人皆知，你煮给哥吃的那几个鸟蛋哥终身难忘；哥还知道你心底的一个秘密，你想赚到足够的钱带阿芬去城里治病；可你怎么就走了呢？你不是还要给娘买电视机吗？你不是还要带娘进城吗？现在你让哥抱着你的骨灰盒去见娘，你叫我如何面对娘呀?!

兄弟，家就要到了，请你不要害怕，阿芬也在哭泣；阿根也想看你；只是哥心头愧疚难以在乡人面前抬头呀。兄弟，你为家里做了太多的事情，你才是我的大哥，我是你的兄弟呀。

兄弟，车子已经停在村口了。看，有那么多人都来迎接你，你看呀，你睁开眼睛看呀，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是你永远的家……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54i55piv6Iux6ZuEIOebm+awuOaYjuWwkeWEv+Wwj+ivtOeyvumAiV8xMjgzNzA3Ni56aXA=",
    "filename_decoded": "\u7239\u662f\u82f1\u96c4 \u76db\u6c38\u660e\u5c11\u513f\u5c0f\u8bf4\u7cbe\u9009_12837076.zip",
    "filesize": 9145465,
    "md5": "deb9125d6cae4322c198478616cce9df",
    "header_md5": "bb35fe972db3b3cb3e3a8449e29e0014",
    "sha1": "5934a0e7c3b141ff6dc5463cf3fe99f31ad70ed5",
    "sha256": "c3f5c8f452d2074d33798c148f36aec6bb22d555b87ccfd510ac611b28ff538b",
    "crc32": 3855678233,
    "zip_password": "52gv",
    "uncompressed_size": 10172898,
    "pdg_dir_name": "\u2561\u2219\u2569\u255f\u2559\u00f3\u2568\u2588 \u2569\u00f3\u2559\u2514\u251c\u2248\u2554\u2518\u25
62\u2219\u2568\u00ed\u2566\u2561\u255b\u00bd\u2564\u00ed_12837076",
    "pdg_main_pages_found": 124,
    "pdg_main_pages_max": 124,
    "total_pages": 131,
    "total_pixels": 3876608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54i55piv6Iux6ZuEIOebm+awuOaYjuWwkeWEv+Wwj+ivtOeyvumAiV8xMjgzNzA3Ni56aXA=",
    "filename_decoded": "\u7239\u662f\u82f1\u96c4 \u76db\u6c38\u660e\u5c11\u513f\u5c0f\u8bf4\u7cbe\u9009_12837076.zip",
    "filesize": 17639695,
    "md5": "06f0ce79e7fbf296294b5e242f578fb7",
    "header_md5": "18f6dd25968b768cba4a943a5468989f",
    "sha1": "bed0358ca1d65860ed96426a7e06ea3318ec1649",
    "sha256": "585efb2b3369b3f991dbb3dce92494b22c55f889c657ddfb0365a30e723fad51",
    "crc32": 347568038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914957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4,
    "pdg_main_pages_max": 124,
    "total_pages": 131,
    "total_pixels": 50099626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